

雨盃隨筆

錢唐梁晉竹著

在疚記

明忠莊朱公諱之憑，字德止，號勉齋，京師人，官中丞，殉甲申之難。著在疚記，中多粹語。有云：「隱惡揚善者，能人也；好善惡惡者，賢人也；分別善惡無當者，庸人也；顛倒善惡以快讒謗者，小人也。」

宗彝

思南石阡一帶山中，產獸曰「宗彝」，類獼猴，巢于樹。老者直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居下者出，得果即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先儒謂先王用以繪於尊者，取其孝也。

同姓

張獻忠亂蜀，焚燬城市祠廟。惟梓潼七曲山張亞子廟，盛有增飾，且追尊帝君為始祖。遇張桓侯廟，亦不敢毀。唐黃巢之亂，屠戮無算。然獨厚同姓，如黃姓之家，及黃岡黃梅等縣，皆以黃字得免盜賊之行，加出一轍。然今人之暴富貴而即忘其族里，殆盜賊之不若矣！

治中

官名「治中」中字多讀「如」字，非周禮天官。凡官府都鄉州及都鄙之制，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曰：「中者，要也；謂職治簿書之要也。」則中字宜與中傷、中酒等字同音。

脫十孃顧二孃

王阮亭先生詩云：「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孃。」（注：金陵舊院，有顧脫諸姓，皆元人，後沒入教坊者。江寧脫十孃者，年八十餘，尚在萬歷中北里之尤也。）陳句山先生詩云：「誰將幾滴梨花水，一灑泉臺顧二孃。」（注：顧二孃，吳門人，善製硯，住專諸巷。）

六女

廣州順德縣李氏，簡姑，定姑，介姑，潔姑，寅姑，璇姑，遭滇寇之亂，誓志同死，連臂投淵。見漁洋山人池北偶談。然廣郡六貞女，事不止此。康熙丙辰，逆周入寇，順德有伍某者，知陳村生員李朝宗，有同堂女六人，年及笄，皆殊色，因勒其家爲富戶，派助兵餉。使人謂李曰：「以六女歸伍，事必解。」六女知不免，一夕同赴水死。六屍浮出，面色如生，遂合葬于龜山之陰。事聞，下伍于獄，瘐死。又增城黃燦陽妻湯氏，及其弟一初之女，曰愼，曰志，曰愛，及庠生森然之妹，曰可，再，曰蝦。湯孀守，與五女共處樓中。崇禎戊辰，賊黃仲積攻樓，湯與五女墜樓死。邑令方大猷有詩紀之。順治癸巳，李定國攻新會，菱塘諸鄉，治戰艦應之。定敗國走，藩兵至，偵知李良宰富，認其通寇，使游檄索金卽免。李斬不與兵。

圍其居。李有六女，登樓自縊；良幸墜樓被殺。乾隆丙申三月，賊衆劫新會鄭佳偉家樓，時有女鄭爾孃、胡鶴孃、胡寅孃、胡帶孃、廖寬孃、鄒妹孃，懼辱墜樓。人呼墜樓六貞云。

躲破鼓

昔人有養二猿，牝者甚淫，一日失牡，叫號不已。主人偏覓不得。翼日乃出自破鼓中。故今人號之避內差者，曰：「躲破鼓。」

上舍

明初，一上舍任都掌院，羣屬忽之，約二三新差巡按者領教。掌院厲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歸來不可使人笑。」聞者凜然。

桂花新

蔣茗生太史空谷香傳奇，魯學連「移官」齣內，桂花新一支云：「山平水遠出桐江，柔艸聲中過富陽。塔影認錢唐，何處是故人門巷？」敝自嚴州至省城，光景歷歷如在目前。余久聽嶺表，夢繞家山，一再誦之，悠然神往矣！

聯輓

婁丈蘇子齋先生——釋——初入翰林，繼擢御史，請級捐復員外，補刑部湖廣司，轉郎中，出

爲山西朔平府知府。丁母艱起復，簡山東青州府知府，卒于官。家大人在粵，接訃命，任爲輓聯云：「侍直西清，珥筆西臺，又盡職西曹，出治懋勳猷，兩省春風思大守；耗傳東浙，心傷東魯，奈身羈東粵，招魂長歎息，一江秋水哭先生。」又同年徐秋厓孝廉廷煊會試場中得病，十四日而歿于邸舍。余代家叔小槎比部作輓聯云：「十四日病莫能興，幸喬梓相依，屬續尙能親舍玉；（令嗣訪齋，亦因會試在京）三千里沒而猶視，痛桑榆垂暮，倚閭空自盼泥金。」（太翁來若先生，年八十餘，猶在堂也。）

文莊奏語

先文莊公在政府，一時援引，如陳句山太僕——兆崙——孫虛船通議——灝——皆名宿。或有以公庇護同鄉，言于上。且召公謂曰：「人言爾庇護同鄉，自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公頓首對曰：「臣願皇上無則加勉之訓。」時服其有體。

孫徵君語

蘇門孫徵君鍾元先生——奇逢——嘗題壁云：「人生最繫戀者過去，最希冀者未來，最愆忽者現在。」此三語，真世人藥石也。

誌哀

先君疾終開平官舍時，不孝甫會試下第旋里，驚聞凶耗，匍匐南來，含殮未親，罪難擢髮。駕湖陸琴臺先生——咸高——時在幕中，掌書記賦臺城路，輓詞二闕云：「春殘忽爾維摩擾，林禽正呼歸去。」（君時有歸田之意，緣遭累未畢。至暮春疾作，鄉心更切。）逾重千鈞，載無片石，相對祇增愁緒。刀圭何補，恨秦緩來遲，玉樓先赴，（省醫至，已不及矣。）化鶴飛鳧，送君魂返古杭渡。甘棠歌，徧嶺嶠，看碑題墮淚，奚滅羊祜？甲第箕裘，宰官衣鉢，况有傳經小杜。（謂嗣君晉竹孝廉）真無憾處，盡撒手紅塵，游神紫府。滿目悲涼，彌留無半語。（君臨終與家人無一訣別之訓）知君一去無依戀，淒涼殯宮誰奉？下第劉蕡，思親仲子，可有夜來凶夢？（晉竹時赴試未回）關山阻絕，只寡鵠孤鸞，據牀啼湧，更是傷心，左家嬌女雪衣送，萍蹤飄散太促，想芙蓉幕捲，情緒千種。寄白堂閒，（蒼城暑廳之額曰「寄白堂」）拈紅會散，六十二句歡蹤，余尤誼重，感伯也當年榜花曾共。（大翁夫庵先生，與先胞伯戊申同榜）兩世科名，（君又與星槎家兄同年）撫棺增一慟。情真意摯，令人哀感，謹泣而誌之。

竹枝

嶺南竹枝詞多矣；余最愛彭羨門先生一首云：「妾家谿口小迴塘，茅屋藤扉蠟粉牆；記取榕陰最深處，閑時來坐喫檳榔。」風韻獨絕，綽有古音。

胸襟

陳同甫作忠臣論，以武庚爲忠臣孝子之首。此言必有爲而發。蓋譏高宗之緩於復仇也。又高宗定都臨安，同甫醉中睨視之曰：「決錢江之水，城可灌也。」明祖定都金陵，姚少師作詩曰：「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帝王創建，虎踞龍蟠，自以爲子孫歲世之業，而二人者直以草芥視之，其胸襟爲何等耶？

廢紙

蕭山蔡荆山茂才，出示冊頁一本。其中所漢裱者，乃成化時某縣呈狀一紙，萬曆時某科題名錄一紙，崇禎時某家房契一紙，隆慶時某年「春牛圖」一紙，宣德時某典當票一紙，宏治時某姓借券一紙，天啓時某地弓口圖帳一紙，景泰時某歲黃歷太歲方位圖一紙。數百年廢物，以類聚之，亦入賞鑒，可謂極文人好事矣！

父子異趣

曹操殺孔北海，禁其文。其子丕獨愛之；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蔡京立黨碑，禁蘇黃文字，子儵論議，專以蘇軾黃庭堅爲本。宣和五年，或言于上，奉旨落職。趙明誠、趙正夫——挺——之子也。正夫惡黨人，明誠撰金石錄，每遇蘇黃片紙隻字，必收藏，以此失愛于正夫。權姦之勢，可以

傾朝野，而不能得之于家庭，亦異矣哉！

兄弟異越

曹丕篡漢，陳思王植變服而哭。司馬炎篡魏，習陽亭侯順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名。」因遂悲泣，廢黜而卒。王荆公行新法，弟平甫頗不直之。一日，荆公見呂惠卿，平甫于內吹笛。公使人謂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使人答曰：「請相公遠佞人。」宋郊爲相，儉約自奉。弟祁爲學士，游譚奢豪，以十重錦幘覆屋，爲長夜之飲。郊使人謂曰：「寄語學士，記當日讀書某山，夜半啜冷粥時否？」祁答曰：「傳語相公，試問當日夜半啜冷粥，是爲甚的？」同氣之不同志，趣如此。

居官不聽子弟言

明耿定向先進遺風云：「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公問曰：「一路守令聞孰賢？」對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公曰：「云何？」曰：「卽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識之，卽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夫居位者，方以趨奉之勤，憎疏密，張我威福，其子弟卽藉父兄之勢，以嚇當路。而父兄卽聽子弟之言，以寄耳目。文定不私其子，反以此重其人，所以勵官方者在此，所以垂家法者亦在此。嗚呼，賢矣！

溫伊初

溫伊初——調——粵東嘉應州長樂縣人也。道光乙酉選拔貢生，壬辰舉于其鄉。是科先君

分校秋闈。房師某公，以其卷示先君。先君曰：「此必長樂溫某也。」揭曉果然。故伊初于先君有知己之感，執弟子之禮甚恭。著有登雲山房文集，純學昌黎。又悟溪書屋詩四卷，不屑作宋元以後語。有七古一篇，純用盲左，語頗奇恣。其題云：「余贈鐵孫雪庵詩，有『武庫森然排甲戈』句。今鐵孫贈余詩，純以兵喻。復效其體奉酬詩云：『徐君治詩如治兵，窮兵日日尋戰爭。兵連火結無時已，坐令兩國荒春耕。』（余與鐵孫皆以舌耕）」顯然大師復加我，畏君之威請行成。室如懸磬野無草，一任強敵來縱橫。焚舟濟河秦師銳，閉關塞竇晉國驚。悉索敵賦雖已罄，有死不甘城下盟。華元登牀見子反，析骸易子抒其情。請君退師三十里，哀憐敵邑許之平。湖惟首禍始何人，實我小國敢自矜。（余先有詩贈鐵孫）息侯伐鄭不量力，宋公廟伯徒虛名。漫云匹夫不可狃，豈知大國甯敢輕。竄皇蒲胥車劍及，組甲被練千百井。左廣右廣次第駕，上軍下軍迤邐行。莒縶紡績城可度，董父懸布縶再登。井湮木刊陳何酷，斬祀殺厲吳正勅。華泉取飲兩驂絳，炊鼻下車一足蹙。背城一戰吾倘能，休兵三駕君已贏。果然牛膏豚能債，始信雞關雄先鳴。嗟我與君匹楚晉，城濮報邲勝敗更。更欲效向戌弭兵，玉帛相見交于庭。止戈爲武釋古義，散厥馬牧之郊坰。卻憶南山射虎將，（來詩言訪雪庵）力能飲石譚抗衡。請君更張十萬弩，我從壁上瞪雙睛。月過上弦利行師，試執同律聽軍聲。」

柏相詩

柏鞠谿節相總制兩江，與河督陳公鳳翔意見不合，遂相傾軋。陳公奉旨革職，并荷校河干，旋以憤卒。一時不免物議沸騰。柏公作「感懷」詩四首云：「淮甸雲沈月上遲，夜寒獨坐夢醒時。霜壓短鬢愁低首，花放長檠笑展眉。碁局定能清黑白，蛙聲那復問公私。路人萬口驚相告，鼠穴牛車事亦奇。」「狂花滿眼閑沈醺，說鬼談禪異所聞；鏡裏無形難覓影，峯頭有石易生雲。服轅義馬愁前路，鍛羽秋鴻感舊羣；箕斗插簷天尺五，自扶筇杖看星文。」「膠漆雷陳託舊盟，相逢一笑素心傾；平生自詡汪汪度，宇宙曾垂矯矯名。海市幻成樓有象，并刀翦處水無聲；著書辨謗渾多事，付與千秋月旦評。」「懶從龜策問行藏，尺短何能較寸長；只恐身名終碌碌，空令歲月去堂堂。忘家久作離塵想，多病難尋辟穀方；作夢游仙心境朗，五雲樓閣氣蒼茫。」事雖不純，而詩則名貴可誦。

喜鵲

明東阿於慎行穀山筆塵云：「竇參爲相，其族子名申者，爲給事中，招權受賂。參每遷朝士，常與申議，申因先報其人，時以喜鵲目之。及參賜死，申亦杖殺。喜鵲亦自不吉如此。今之卿相子弟，爲喜鵲者，可以戒矣！」此語甚新。

魔禁

梁武帝斷酒肉文云：「酒是「魔漿。」可與「福水」二字的對。蓋一領一戒也。又諺謂酒曰「其益如毫，其損如刀。」旨哉斯言。

執袴傳

三原孫枝蔚豹人少年行云：「少年不讀書，父兄佩金印。子弟乘高車，少年不學稼。朝出烏衣巷，暮飲青樓下。豈知樹上花，委地不如蓬與麻。可憐樓中梯，枯爛誰論高與低。爾父爾兄歸黃土，爾今獨自當門戶。爾亦不辨畝東西，爾亦不能學商賈。時衰運去繁華歇，年年大水傷禾黍。舊時諸哥衣，散去知何所。簿吏忽升堂，催租聲最怒。相傳新使君，憐才顏重文。爾曾不識字，張口無所云。賣田田不售，哭上城東墳。昔日少年今如此，地下貴人聞不聞。」雲間孫鉉批曰：「此詩可為執袴子作傳。」

馬坡巷

馬坡巷，近東花園，為上馬坡；北抵清泰門，為下馬坡。舊名馬婆巷。元奉化戴帥切，戊戌清明，杭邸坐雪絕句云：「思鄉處處只愁生，正好春遊又不晴；雪似梨花雲似柳，馬坡巷口過清明。」蓋巷猶南宋時名也。見厲樊榭東城雜記。

私著

明程至善無顏錄云：「父母富，其子私蓄不可無。無者，非敗子，即駸人也。父母貧，其子私蓄不可有。有者，非逆子，即忍人也。」先大父夫庵公云：「親富而有私蓄，必能儉約自處，省縮贏餘。若假親名以謀非分之財，據爲私蓄，或至貽父母惡名，則其罪亦與逆子忍人等矣！」

帝王言動

宋藝祖夜半思食羊肝。左右曰：「何不言？」帝曰：「若言之，用太官必日殺一羊矣！」宋仁宗遊幸上苑，偶患渴，屢顧餽子不得，遂隱入宮，渴甚索飲。左右問：「何不言？」帝曰：「言之則必有得罪者矣！」明武宗在宮中，偶見黃葱，實氣促之，作聲爲戲。宦者遂以車載進御，葱價陡貴數月。明穆宗偶思食果餡餅，來日，御膳房起麵者，剝果者，製糖者，開支至五千金。帝笑曰：「只須銀五錢，便可。在東華門口買一大盒矣！」蓋帝在潛邸，早稔其價也。朝廷之一言一動，其不可忽如此。

難博學

杭蕘浦太史——世駿——記問淵博，鄉人難以俗字，竟無以對，傳爲話柄。考江行雜錄載鳴條山有餘慶寺。司馬溫公一日省墓至寺中，父老五六輩請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與諸生講，村人不及聽。今幸爲略說。」公即取孝經「庶人章」講之。既已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二句，此獨無何也？」公默然謝曰：「生平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父老出語人曰：「吾今日難倒。」

司馬端明矣。王漁洋云：「聞歌道見說古本，庶人章末有詩二句云：『晝爾於茅，宵爾索綯。』」又孫退谷古本孝經，與今本迥別。附記。

蒙古兒

蒙古兒市井以爲銀之隱語。按國書古蒙，原作銀解。蓋彼時與金國號爲對耳。一文錢傳奇，「羅夢」齣云：「蒙古兒，觀著他，幾多輕重。」謂元寶也。

清勤堂隨筆

先文莊公在朝日，蒙賜御書「清勤堂」額，敬懸里宅，昭示子孫。夫處家以清，則凡屋舍之僕，服御之儉，飲食之菲，燕會之薄，以至錐刀之利不爭，便宜之事不占，皆清也。處家以勤，則凡朝夕之省，祭饗之節，教誨之嚴，誦讀之密，以及交接之禮必周，奔走之事必任，皆勤也。居位之軌範在此，治家之楷模亦在此。昔高廟作「懷舊」詩，其「先臣」一首云：「奉職恪且勤，居家儉而省。」真知臣莫若君矣。公有「隨筆」五則，敬錄于左：「大司農趙恭毅云：『世著清操，衣冠儉素。下體不著寸絲尺執之飾，江南賢達往往效之，于俗有益。』」陶石簣云：「世族只爲「體面」二字，凡應酬日用，必須華瞻。因之日事典賣，使祖業蕩然；逢人乞貸，使親友畏避。居官則竊帑藏，腹閭闔；居鄉則事居閒，恣漁獵。身心勞瘁而弗辭，名行墮裂而不惜。己之體面，終不能顧，豈非大錯。」「從來蓄珍異

之物，未有不招尤買禍者。卽藏名人字畫以傳子孫，亦非貽謀之道。門祚少衰，往往世家求索，雖與佳者，輒疑非是。受累不一而足，可勿鑒哉？」粉墨登壇，所費不貲。致滋喧雜之煩，殊乏恬適之趣。且招盜賊誨淫，爲患不止一端。士大夫所當永戒也。」朱文端相國，自奉甚約。撫浙時，飭所部凡婚嫁喪葬，貧富各有品式，務崇樸實，勿事華麗。宴會則簋極於五而止。時翕然從之。」汪西昆云：「吾邑素風古樸。自陸比部多冠蓋交，豪華相炫，遂靡然一變。今冢宰王公，率先復古。往時宴客必盛饌，今以公教，雖三肴，客不怪也。往婚娶，樓船簫鼓，競以夸勝，自公不舉樂，不張紅，遂相率而改其舊習。公見人厚款，則靦然起；見人炫服，則愀然憂。每與人言，節儉一端，不但可以裕財惜福，寡欲清心，且免妄求橫取。人品賢否，每係乎此。」諄諄往復，士多承其教焉。」

黃蓉石

番禺黃蓉石孝廉——玉階——弱冠卽有聲庠序。四方名士，多與之游。道光壬辰舉于鄉。先君分校所得士也。貌溫雅，工詩古文詞。所著蓉石詩鈔，僅窺四卷，非全豹也。錄其「讀酈滿若亦雅有懷」三十三首之六云：「莫將遺俗笑狂奴，妙舞天魔興不孤。懷遠巴人空有淚，日南野女本無夫。山坳冷笑啼鵲，水面含沙怯短狐。麵代蠲腰椰釀酒，尙留時節祀盤弧。」憐他攻掠苦難休，鼓角頻看野戰稠。木客好吟新樂府，扶南原是古諸侯。奇兵出沒相思寨，明月笙歌獨脚樓。便上奇

雲亭上望，離人多少，軫鄉愁。『驚心齊指亂峯開，十去征夫九不還；黨日暗羅人鮮豔，陰風寒徹鬼門關。燭燼一夜游魂泣，石乳千秋怨血斑；指點蒼鷺啼碎後，蠻烟蛇霧有無閒。』『李白巖邊急亂流，昔時騷客此勾留；風前單舸蘅蕪怨，天末夫君翡翠愁。坡老舊維藤縣舫，謫仙曾作夜郎游；如今香草悲遲暮，淒斷哀猿咽上頭。』『絕頂河山舊有緣，閒雲鳥跡邊無邊；蘅皋荔浦騷人賦，蓮蕩松杉小有天。香冢上花沈玉笛，蠻溪陰雨暗銅船；時豐共唱昇平樂，競渡饒歌會五年。』『流落人間不易才，甘心蛇口事堪哀；無家張儉囊裝去，有恨靈均藹足來。百粵已從鳴缺老，諸蠻留取著書才；天南法物飄零盡，不見當年綠綺臺。』沈惟頓挫，綺麗辛綿，洵雨中之秀也。

狼巾

山舟學士舊藏「蟲窠」一枚，云：太翁護林緝修公，以圍碁決賭，得之嚴氏者。嚴氏何處來，未曉也。其色赭赤，狀之大小長短亦絕似。不鏤自雕，如細目之網，綠督爲經，又若小口之囊。一面附著樹枝處，痕深陷而直貫徹上下，以是知爲蟲所結也。少宗伯金海住先生——姓——曾有詩詠之。學士和詩云：『此蟲真合號雕蟲，蠹化猶驚織作工；轅雀結房嫌綴蜜，簿蠶成繭欠玲瓏。誰級越客千絲網，疑墮仙樵一翦風；六十餘年遺蛻在，那堪重問主人翁。』學士歿後，是物爲張岐山少尉——問萊——乞去，攜入川中矣。許周生繩部——宗彥——云：『是物名狼巾。』不如何據。

樂氏棗

羣芳譜山東新城有樂氏棗，豐肌細核，多膏肥美。舊傳樂毅自燕攜來之種，亦曰毅氏棗。見太平寰宇記。以對「哀家梨」甚工也。

嫁娶

胡安定公云：「娶婦當不如吾家，嫁女當勝于吾家。」程子云：「世人多謹于擇婿，而忽于擇婦。其實婿易見而婦難知，所關甚重，豈可忽哉？」袁民世絕云：「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婿，又須自量我家子女。我子庸癡愚下，若娶美婦，豈但不和，而且有他事。我女醜拙狠妒，若嫁佳婿，萬一不和，卒爲所棄。凡夫婦因非偶而不和者，皆父母不審之罪也。」此可爲嫁娶之法。

惜陰

黃山谷與駒父尺牘云：「尺璧之陰，當以三分之一治家，以其一讀書，以其一爲基酒，公私皆辨矣。」此猶自暇逸之論。明蓮池師竹窗二筆云：「古謂大禹聖人，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而佛言人命在于呼吸，夫分陰之中，有多少呼吸，則我輩何止當惜分陰，一剎那一彈指之陰，皆當惜也。」又伊庵權禪師，每日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地空過，未知來日工夫何如？」勵精若此，閱之竦然。

操北音

鍾儀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吳越王作鄉里之音，而長老盡歎，亦是此意。今南人喜操北音，世族之子尤甚。隨園老人「卮言」一首云：「衛侯效夷言，取笑自彌牟。南人操北音之，推代含羞。緣何窶人子，譎語偏呶呀。好學淫澤呼，不待楚人咻。滿口雜夷夏，唇齒皆王侯。未登拗項橋，先爲反舌鳩。終竟神不王，改字難改喉。大言雖炎炎，聞者搖其頭。侯音玄女笑，蠻語參軍愁。何不操土風，高師一楚囚。」讀此詩，亦當失笑而絀舌矣。按抱樸子譏惑篇云：「有轉易其聲以效北語，既不能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噬者。」則此陋習，由來已久。

無題詩

有人以無題詩，上下平韻三十首示余閱之，對仗工整，設色綺麗，而七寶樓臺，拆無片段。遂朗誦一過，卽行繳還。又有人以真孃墓一首示余，其詞云：「兒家生小住金閨，卻把金閨作故鄉。馬足殘花憐薄命，牛毛细雨送斜陽。碧苔多處生紅豆，青冢傍邊種白楊。一寸鞦韆一寸草，禁烟時節土猶香。」雜誦迴環，擊節靡已。一友見而謂余曰：「二君詩，子何軒輊之甚？」余答曰：「此梅禹金舊例也。」宣城邱華林嘗賦梅花詩百首，示禹金。禹金俱爲句讀而已。一日，閩人林初文以一絕句示梅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流到揚州第幾橋。」梅擊節歎賞，遂

字圖賢。邱見之愷曰：「林詩二十八字，正得二十八圈。吾詩二千八百字，至少豈不值得一得二十八圈乎？」聞者傳以爲笑。

下體

男子下體曰「陽具」，曰「人道」。夫人知之也。亦曰「馬藏」，見三昧經。亦曰「燈查」，見淮南子精神訓。亦曰「餘竅」，見列子仲尼篇。亦曰「穢穴」，見列子仲尼篇注。亦曰「勢峯」，見瑜珈師地論。亦曰「舉丸」，見素問經。

張南山

張南山——維屏——番禺人，道光壬午進士，湖南知縣，現官司馬，工古文。惲子居稱其文爲嶺南柳仲塗。尤留心於國朝人物，所撰「詩人徵略」一書，於尙論中寓闡幽意。又有聽松廬詩草十一卷。其詠史樂府，另爲一卷。直登西涯之堂，而入鐵厓之室。其他五言如「落葉」云：「有時兼雨點，無處著煙痕。」松滋城外云：「江抱孤城曲，天圍大野圓。」浮湘云：「霧因衡嶽重，月到洞庭多。」漢陽晚眺云：「西風吹漢水，秋色滿江城。」思歸云：「霜濃楓葉醉，水活荻苗肥。」七言如「獨坐」云：「縱無清露蟬終潔，果有名花蝶易癡。」感秋云：「名心淡似秋雲影，客夢清於古井波。」北程紀游云：「如何東下錢唐水，不入南條禹貢篇。」下第遺懷云：「戀岫雲容多黯澹，送春天

氣身悲涼。楚中懷古云：「臣里夢魂春樹外，君山眉黛夕陽中。」西裁曉行云：「一村曉霧白成海，表頃春苗綠到天。」問居雜詩云：「但留玉在何愁璞，莫待桐焦始辨琴。」柳色云：「霧影迷離天，遠近烟痕狼籍水西東。」城南野望云：「繞籬水暖蘆根活，穿樹風柔麥氣和。」百花墳云：「鶯花黃土埋音骨，盤墩青樓亭盛名。」

公孫

震澤任中甫——兆麟——讀經雜說云：「幽風「公孫碩膚，」「孫」當作「如」字。公爲季歷孫，周南文王子亦稱公族公姓也。」其說不知何本。

避諱

福大將軍，威震中外。屬吏有犯其祖父諱，及本身名者，必當面申飭，故其時稟啓改康爲泰。改安爲甯。按寇萊公作相，諸司公移諱其名，改爲准。又汴京舊有平準務，因蔡京父名，改爲平貨務。官私公移避京名，如京東京西，改畿左畿右。則此風由來久矣！

行路歌

「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只一看，又有挑脚漢。」言雖俚淺，足以醒世。

咏

杜工部有贈表姪王珣詩。珣音厲說文引論語曰：「深則珣。」謂履石而渡也。

缺文衍文

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上當有湯字。孟子第五篇下：「伊尹曰。」曰字衍。

返魂梅

真州城東十餘里進提庵，有古梅一株，大可蔽牛，五幹並出，相傳爲宋時物。康熙中樹忽死，垂四十年復活。枝幹益繁，花時光照一院。阮臺協揆題其名曰「返魂梅。」

贈酒資

沈嵇町先生，名景良，字敬履，北郭高士也，與陳丈二西——燦——奚丈鐵生——岡——交最密。所居土垣，圍荒畦數椽，藝花蒔菊，瓦屋二椽，蕭然四壁。嘗雨中著書，以繖縛椅後坐其下，蓋避屋漏也。工詩。老年詩本爲人竊去。歿後其人攘爲己作，刊之。有知之者，譁于衆。其人遂并板燬之，故其詩不傳。鮑澹飲詠物詩存，刻其夕陽二律。先生好飲，箸于杖頭。黃小松司馬自濟寧歸，贈以酒資。賦卽事詩一絕云：「故人歸訪故山樓，怪我葫蘆久不提；笑贈青蚨三百片，晚來依舊醉如泥。」其風趣如此。何春渚先生——琪——曾爲之作傳。

喪服

大祥後爲禫服，或曰三月，或曰一月，又喪服計閏不計閏，向未知確義。震澤任中甫爲之說云：「士虞禮中月而禫，鄭康成據中一以上釋之，謂中間一日。王肅據文王受命，惟中身釋之，愚謂中月，當如學記中年義。雜記期之期十五日而喪，汪文曰：「主二十七月者，據閏傳中月而禫之文也。主二十五月者，據三年間，二十五月而畢之文也。主三十六月者，據喪服四制三年而祥之文也。」惟鄭氏得其中，故歷代因之。且三年間，喪服四制二篇，朱子所定儀禮刪之，不可爲典要。朱子答胡伯量曰：「中月而禫，鄭注虞禮爲是。穀梁傳謂喪不數閏，公羊傳謂喪數閏，鄭志謂閏以月數者計閏，以年數者不計閏，是三年與期不計閏，大功以下計閏也。」何休云：「閏爲死月數，非死月不數。蓋數附前月，死之月不可移而下。」是父母死于閏月，未嘗不數。若閏當徐閏之月，則亦不數。此又不可不知也。」

詩與景合

余嘗暮游湖上，水色山光，深淺一碧，紅霞如火，岸桃俱作白色，欲寫之苦無好句，偶讀孫子瀟太史詩云：「水含山色難爲翠，花近霞光不取紅。」適與景合，真詩中畫也。又嘗夜登吳山，風月清皎，烟霧空濛，頗愜游騁。今讀屠修伯大使——乘——吳山夜眺句云：「江湖兩面共明月，樓閣半空橫斷烟。」亦恍如置身其間。

銘

銘之爲體，於詩詞外另具筆墨。冬心先生以古勝，板橋居士以峭勝，頻羅老人以趣勝，各鑱其妙。余未窺涯涘，間亦效顰。茲蒼其記憶者備錄之。自用硯銘——「石友石友，與爾南走，伴我詩，伴我酒，畫蚓塗鴉不我醜。告汝黑面知，共我白頭守。」葫蘆座銘——「豐下銳上，兩輪相盪，是之謂依樣。」方鏡銘——「輝光剛健，圭稜四見，照來誰有如田面？」獨眼硯銘——「有文字緣，有文字禍，爾具隻眼，可能覷破。」象牙算盤銘——「劈二五偶，分上下牀，焚身而猶近于賄，是真沒齒不忘。」竹臂擱銘——「有末乾之墨，無停綴之文，倚左右手惟此君，吾將爲爾策汗簡之勳。」碁奩銘——「知其白，守其黑，便便于腹，了了胸，旁觀不若爾能嘿。」枕銘——「甜鄉醉鄉溫柔鄉，三者之夢孰短長？仙人與我炊黃粱。」鴉片烟槍銘（爲雷君少石浼作）——「可以助茗戰，可以卻酒兵，可以破睡壁，可以攻愁城，故殺敵致果而以槍爲名。」（又爲陸琴臺作）——「蒼萋尺八勻而堅，可吸瑤草呼秋烟，誰其主者饜霞仙。」雁足鐙銘——「距非雞，掌非鳧，獨立一足秋風孤，假之光明玉雪鋪，不以爲傳書之使，而命爲守更之奴。」筆飲銘——「拜管城封錫湯沐邑，給以短假得休息，若夫潤澤之，無有枯渴筆。」筆牀銘——「貪墨者敗，藏鋒者待，中書之君甚矣，儻偃之息之將汝賴。」茶船銘——「酒有舟，飲防溺也，茶有舟，水防厄也，君子于此有戒心焉！」

匪徒以懼執熟也。『陽羨砂壺銘』——『上如斗，下如卣，鼈其足，螭其首，可以酌玉川之茶，可以辦金谷之酒。』眼鏡銘——『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有耀自他，我得其助。』錫暖酒壺銘（爲沈吉人作）——『先錫以湯泉，後錫以酒泉，惟醉翁中和其天。』砂印色盒銘——『居圖書府成印信，功寵以白沙之築，錫以紫泥之封。』梅花帳額銘——『學林和靖，以梅爲妻；學趙師雄，以梅爲姬。梅兮梅兮，吾亦與爾同夢兮。』又有友人買一竹絲鏡奩，製作精雅，乞余爲銘。余曰：『不若直書漁洋山人句：『浦裏青荷中婦鏡，江干其竹女人箱。』爲天然讚語也。』

不好玩物

呂蒙正爲相，有以古鑑獻者，云能照二百里。公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爲？』又有以古硯求售者，云：『一呵卽潤，無煩注水也。』公曰：『就使一日能呵一擔水，亦止直十文錢而已。』此與東坡駁古墨，同一諧謔。玩物之戒，直令賣骨董者氣沮。

縣令念佛

樓功媿集七十九卷，前輩有爲縣令者，公退以貫珠誦佛。其叔父見之云：『汝欲爲佛耶？』曰：『然！』叔曰：『汝旣做了知縣，尙想做佛耶？』言造業之多也。其人悚然。余謂此猶有悔過之意。若今之縣令，并不肯手捻貫珠，閉中懺悔矣！

醋瓶畫匣

程子曰：「貴姓子弟，于飲食玩好之物，直是一生將身服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噫！今之世家子弟，其不爲醋瓶畫匣辭矣！然樽蒲六博之好，倡樓妓館之游，往往破家蕩產，又豈止瓶匣而已哉？

識字

讀書必須識字。今人口習授受，漫不經心，說文玉篇等書，束之高閣矣！朱子云：「讀書須精韻學，要熟反切，莫致讀半邊字，不辨形聲。」嗚呼！讀半邊字之訣，千百年不失其傳，而字學之不講也久矣！皇甫湜與李生第二書曰：「書字未識偏旁，高譚稷契；讀書未知句讀，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又李濟翁師資錄云：「諺曰：『學識何如觀點畫？』點畫之難，不惟句讀義理，兼須知字之正音借音。」斯言是矣！

四忌銘

江邦申耳目日書四忌銘云：「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旨哉斯言。

段拂

段拂，字去塵，米元章之婿也。元章有潔癖，見其名字喜曰：「旣拂矣，又去塵，真吾婿也。」以子

妻之。拂南渡後，仕至參知政事。相攸之法甚奇。

欲富貴

明釋株宏直道錄云：「宜聖儒之宗主，所當朝夕禮拜而供養者，乃舍之而事文昌；六經論孟，所當朝夕信受而奉持者，乃舍之誦準提咒。事文昌，持準提，非不善也，而其心則在富貴。夫富貴在天，聖有諷訓，文昌準提何與哉？」又梁次公云：「欲富者，貧相也；欲貴者，賤相也；欲富貴者，天相也。」見楞齋慢錄。此言最砭人。

桐花閣詞

嶺南多詩人，而詞家絕少。嘉應吳石華廣文——關修——著桐花閣詞。郭頰伽先生以爲跌宕而婉，綺麗而不緇，有少游之神韻，而運以梅溪竹山之清真者也。黃金縷云：「柳絲細膩，烟如織，病過花朝，又是逢寒食。多少春懷拋不得，都來壓損眉峯窄，可憐生抱傷心癖。一味多愁，只恐非長策。蕊罷落花無氣力，小闌干外斜陽碧。」減蘭過秦淮云：「春衫乍換，幾日江頭風力軟。眉月三分，又聽簫聲過白門。紅樓十里，柳絮濛濛，氣不起。莫問南朝，燕子桃花舊板橋。」余酷愛誦之。

緩葬

杭人緩葬之弊，昔人以爲起于南宋，謂欲返骨汴梁，故設爲權厝之計，而實不盡然。緩葬者，惑

于風水之說也。司馬溫公著葬論，剴切詳明，因節錄之。論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賻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于古，而拘于陰陽禁忌，則甚焉。古人卜宅卜日，蓋謀人事之便耳。今之葬書，相山川岡賦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支，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係于此。非此地此時不可葬也。舉世信之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曰：「未有吉地也。」曰：「游宦未歸也。」曰：「貧無以辦具也。」夫人所貴于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者，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古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令王公以下三月而葬，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哀親之無所歸也。今人背違禮法，未葬除服，從宦四方，食稻衣錦，于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係于天，賢愚係于人，於葬何預？就使皆如葬師之言，子當哀窮之際，何忍暴露其親，自營福利耶？昔吾諸祖之葬也，家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下始有之。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錮鉢入壙。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何之，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僉曰：「近村張生，良師也。」兄乃招張生，許以錢二萬，曰：「汝能用吾言，吾畀爾，不則求他師。」張曰：「唯命是聽。」于是兄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皆取便于事者，使張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無違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

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殮，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一言及陰陽，迄今無他故。余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爲諫官時，乞奏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又儀封張孝先先生親喪不可久停說云：「古者三月而葬，謂死者入土爲安，非爲子孫之福蔭也。近世惑于風水之說，有停至數年數十年者。水火盜賊，皆足爲慮，而彼漠然弗恤也。夫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能忠者。今宜酌爲定例，童生生員親喪未葬者，不准應試；舉人進士親喪未葬者，不准入官。凡考試銓選，俱令地方官具印結，鄰里具甘結，方爲合例。庶停喪之風，可少息矣。」余嘗作綏葬說云：「杭人之死其親，以下風水者居多。而杭人之世其家，以長富貴者絕少。人亦可憬然悟其所自，而幡然改其所爲。乃方且羣有詞曰：「某家乏祠，某墓之失穴也；某氏式微，某墳之失向也。」于是待地之謀日益堅，綏葬之心日益固。地師淫瞽煽惑之術日益多，而不知百族之子孫，方奢望于世間，羣姓之祖宗，久環泣于地下也。悲夫！或曰：「擇地之說，富家有之，編氓筆戶，何亦浮攢淺厝之累累也。」曰：「是亦富家害之也。」富家挾重資以求善地，而地蛇山蠹，百出其術以相欺。遂使尺土寸田，槁壤珍如拱璧。彼貧戶者，其有買山之資耶？且習見夫士大夫之於式鄉里者，猶山積其祖若父弟若兄之柩，比比而不葬也。以爲吾儕之絀于力而格于勢者，固無責焉耳也。然則富家者自處於忍人逆子之數，而絕人以仁人孝子之路者也。鄉之善人，有集腋以營義冢者，彼富家且色喜。

而捐資焉，是亦知死者之以入土爲安也。而獨于其父母則異之。彼豈不曰：「吾將有待。」耶？人生百年，壽無金石。汝待時，時不待汝。汝子汝孫，幸而賢，幹汝蟲；不幸而不賢，行敗汝家。向之權厝于低垣淺屋中，假而暴露榛莽矣！假而蹂躪狐兔矣！假而受劫水火刀兵矣！人但知慎重之謀，長而不知邊延之禍烈也。吁！可畏哉！究之其故何也？曰：「緩葬之弊起，由族葬之禮廢；族葬之禮廢，由陸族之誼亡也。」曷言族葬廢而緩葬興也？古者葬不擇地。周禮墓大夫掌邦墓地域爲之圖，令民族葬，昭穆爲左右。晉有九京，漢有北邙，凡國家墓皆萃焉。後世擇地之術起，于是人卜一邱，邱卜一穴，穴卜一兩棺。雖有高陵平原，延袤數畝，而爲彼術所棄者，僅立石樹之木，以觀美焉耳！地愈佳，則愈盡，人愈亡，則愈多。無怪售地之價日益昂，求地之事日益難也。曷言陸族亡而族葬廢也？假如父母既歿，兄弟數人，或獨斷以主謀，或和衷以共事，準古制踰月三月之條，循聖人稱家有無之訓，奉而耐之，翫盤，至不難也。乃今昆季之雍睦者寡矣！其親既死，相視不謀，窳窳者無論，有矯矯者出，不徇羣議，獨任鉅艱，亦至善矣！然而既葬之後，或數年或數十年，舉家平平無恙，尙翕然無異詞。若夫科第之發，襄判焉，家業之苑枯分焉，壽數分修短異焉，則舉而歸谷，當年營墓之人，曰：「戰是故也。」其更不貧者，至竊疑其弟若兄之自謀福蔭，而移禍他人者也。嗚呼！此等逆憶之心，施之行道且不忍，而忍施之手足耶？是真可爲痛哭，可爲流涕者矣！然則堪輿不足憑乎？非也！白鶴之示靈也，青鳥之集

異也。鳥在其不足憑也。顧不觀從來之得善地者乎。有得之神靈者焉。有得之夢寐者焉。得之不得已而葬焉。陰德耳鳴。所以致地之由者。在此不在彼也。然則若何。曰：「生養死葬。人子事也。卜其地。無有無水焉足矣。啓其穴。無風無蟻焉足矣。營其墳。以堅以固焉足矣。度其地。容拜容奠焉足矣。備分以盡禮。留餘以予人。竭力以安親。修德以俟命。」夫人苟夙夜捫心。俯仰無媿。果足以載福致祥。而祖父之魂魄既安。有不陰佑其雲礽者。吾不信也。無希冀之妄念。無侵奪之陰謀。而溟溟之中。有不隱報夫忠厚者。吾更不信也。彼豁刻其心。儻薄其行。斷其才力心思。而欲以朽骨卜佳城。爲後來者富貴壽考之左券。而造物乃如其意以予之者。吾尤不信也。」

魏野

宋山人魏野。隱居陝州。寇萊公訪之。謝以詩云：「晝睡方濃向竹齋。柴門日午尙備開。驚回一覺游仙夢。村裏傳呼宰相來。」逸則逸矣。而未高也。故其侍寇公游陝郊寺詩云：「願得常加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則其處烟霞而不忘軒冕可知。申和孟——涵光——隱居廣羊山中。有達官自京師寄書。申報以詩云：「日日秋陰命筭輿。故人天上落雙魚。荷花未老新醪熟。爲道無關作報書。」簡傲似更出魏上。

次皂莢

聞中女兒，以筆管吸旱莢水，吹五色泡爲戲。此事未有人詠者。葉雨軒先生——以信——賦
 敘頭風一闕云：「春歸悶眠難穩，閒來吹箇團圓暈。虛空界，圓光藹，窗邊纔過，又飛簾外，快快快。朱唇吮，香泉潤，笑拈湘管，郎肩噴。風前擺，兒曹侍，明珠無數，霎時何在，再再再。」雨軒先生，先君同年友也，著有洗心書屋詩餘。醉春風無題云：「偷眼窺人俊，私語從他問。點頭絕不一沈吟，肯肯肯。明月懷中，明珠掌上，十分圓穩。來去何憑準，好夢難重省。收燈換過又清明，等等等。燕子誰家，柳花無定，一天春恨。」一翦梅「虛溝道中」云：「城角拖雲淡不收，天做新秋，人做新愁。一官了我十年游，來也虛溝，去也虛溝。晚店琵琶撥不休，曲似涼州，淚似江州。長空瑟瑟思悠悠，月挂眉頭，人挂心頭。」

紹興

紹興酒，各省通行，吾鄉之呼之者，直曰紹興，而不繫酒字。以人而比，則昌黎少陵；以物而比，則險糜朱提，俱以地名，可謂大矣。

餛飩湯注硯

清異錄，金陵士大夫家，餅可映字，餛飩湯可注硯。餅固宜以薄爲主，若湯可注硯，則其乏味可知，今京師致美齋清湯餛飩，是其遺製。

王澹音

婁縣揚子拔室人王澹音——韞徽——紫宇觀察之女也。著環許閣詩稿。古風極佳，不能備錄。近體如「荊州道中懷古」云：「千古詞章開屈宋，三分事業創孫劉。」「秋風」云：「尊鄉歸興輸張翰，茅屋悲歌感杜陵。」「秋葉」云：「寒柳抱處棲難穩，老蠶書成字半歇。」「病中述懷」云：「愁如碧草逢春長，身似黃楊厄閏頻。」頗見風骨。

孟子逸句

楊子載孟子云：「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爲無意而至者矣！」王仲任曰：「孟子性善篇云：『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又『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矣。』見梁武帝答臣下神滅論。『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平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爲本。』見蕭子良與孔中丞書。按漢書藝文志曰：『孟子十一篇。』又應仲遠曰：『孟子絕糧于鄒薛，作中外書十一篇。』今所存止七篇，或有散佚，亦未可知。然語氣多不類。

素淚江山

乾隆己卯春，江西豐谿浯村，山水暴漲，隄決，獲石碑，泥滓模糊。灑繡花讀之，有素淚江山四字，筆力遒古，似率更，無翹暑。先是村多練姓，明副都御史子甯裔也。按明紀子甯，江西新淦人。淦，即豐

不遠，或緣瓜蔓鈔，避難遷徙于斯，未可知也。此碑必其遺蹟。或云「祠額」或云「墓碣」莫可考究，詳見豐谿徐白舫編修——謙——悟雪樓詩初集。先生詩多五言律。「春晚舟望」云：「斜帘花外市，遠火雨中樓。」「夜侍霞塘渡」云：「路古石樓瘦，月高人影微。」「過友山居」云：「雲親常入闥，鶴不做迎人。」「夜雨」云：「暗泉趨沼合，斜雨逼燈昏。」「地僻」云：「雨微蕉獨覺，風遠竹先聲。」「快心」云：「深葦合溪色，遠風遲雁聲。」「晚步郭外」云：「未月水先白，無風松自寒。」「秋旅」云：「蟬去有餘響，松高無靜柯。」「山中夜寂」云：「風聲移水近，月勢趁雲飛。」「舟行暴風」云：「風驕驅峽走，龍怒挾江飛。」「入仙巖寺」云：「花對佛微笑，雲隨人入來。」

岳忠武視

硯田紫，體方而長，背鐫「持堅守白，不磷不淄」八字，無款。又鐫曰「枋得家藏岳忠武墨蹟，與銘字相若。此蓋忠武故物也。枋得記。」又曰：「岳忠武端州石硯，向爲君直同年所藏，咸淳九年十二月十有三日，寄贈天祥，銘之曰：「硯雖非鐵磨難穿，心雖非石如其堅，守之弗失道自全。」八字行書，謝真書，文章書，皆迥古。嗚呼！二公者，後先死南宋，毅然克踐所言矣。復有小方刷曰：「宋氏珍藏。」竹垞題識曰：「康熙壬子二月四日朱彝尊，觀於西陂主人齋中。」西陂者，宋牧仲——

梨——居也。另一行云：「雍正八年夏六月十有九日，良常王澍拜觀。道光元年，東波令陳海樓——履和——于都門市上得之。」

異產

產之異者，禽獸妖怪夜叉肉毬肉帶，種種不一，大抵皆由邪氣所感。最奇者，續太平廣記載萬歷丁未，吳縣石胡氏，陳妻許氏，懷妊過期不產。一日，請洽平僧誦經祈佑。其夕，腹痛急，忽產下一胞。剖而視之，乃一秤銀銅法馬子也。權之重十兩，背有鐫成字樣，爲「萬歷二十二年置」七字。鄰里傳玩之。此物入胎，其理殊不可解。又載徐州吳氏，產子五十四日，小兒忽嘔出三角物，洗之得大錢七十二文。輪郭周正，皆有年號。更奇。

楚姑

楚姑，義帝女也，帝爲項羽所弑。姑年十四，遂自殺。楚人立祠以祀。在盱眙縣署後山，相傳卽姑葬處。見縣志。

怙惡

王處仲誤食廁糞，是小世面。王介甫誤食的餌，是大蠢回。其怙惡之心，卽小可見矣。

張胡子

類雜庵集雜言云：「滄池之魚，得寸水而不死。江湖之魚，逃不過張胡子。」有人以張胡子問者，余無以應。或曰：「網也。」詢無出處，則亦臆揣之詞。偶閱太平廣記，言張胡子者，漁人。一日于江頭網得大魚，腹有朱書云：「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盡張胡子。」始知其來歷。又小說載楊壽子者，漁人，宮澤熙中於南城縣章山支港，網一大魚，重百斤，額有紅字云：「三度入潮門，四度當大水，下稍卻逢楊壽子。」與此事絕相類。

侵宅詩

宋楊尙書——玠——致仕歸，舊宅爲鄰至侵佔，子弟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葦絮秋風衰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又楊尙書——翥——住宅旁地，爲人所占一二尺，或以告公，公作詩云：「餘地無多莫較量，一條分作兩家牆。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其人愧服。二楊之度相似，可以風矣！

潮州樂府

粵俗以潮州爲最壞。黃霽青太守作樂府十首。一曰「翻金罐」，戒遷葬也。（潮俗，溺于風水，妄思趨吉避凶，既葬其親，復出諸土，水之火之兵之，瘞骨以禱，名曰「金罐」。易其處曰「翻」。）甚有屢遷而卒暴露者，是宜戒也。二曰「翻金罐」，何其愚，風水不知有與無，爾祖爾父生何辜，死後歸壤。

不得安其居，百益延堪輿，千金買山地，坏土猶未乾，掉頭旋復棄，發邱斲棺析骸骨，何異狐狸更狐增。子孫忍爲盜賊行，富貴焉能界凶悖，美哉金縷藏諸幽，夜來鬼哭聽啾啾，牛眠吉壤如可求，又有觀鏡人巧偷。（潮民往往有以吉地盜換埋骨者）二曰「螟蛉子」，斥亂宗也。（潮俗人家以丁多爲強，乞養他人子，非獨單門然也。其有貌爲鞠育，包藏禍心者，更多故矣！異姓亂宗，顯有功令，是宜斥也！）螟蛉子，多奚爲？曰以螟族撐門楣，老無兒，嗣厥後，吁可怪！九子母傷人抵罪，李代桃，平時豢養同豕牢，給貨行商涉洪濤，割蜜飼蠟酬其勞，性命謬相託，思義是已薄。一朝反唇乃交惡，此孽由來君自作。」（凡認養子不肖者稱螟孽）三曰「女兒布」，傷乖離也。（潮俗婦嫁女以葛布辦裝，稱家多寡。其極精細者，名女兒布，所以遺稿砧者。昏姻道衰，夫相棄，布乎布乎！非以結綢繆者乎！是可傷也！）「女兒布，產棉陽，采葛澡絲凝雪霜，細如鮫綃薄蟬翼，非煙非霧含風涼。富家嫁女多越好，貧家婦女一匹少。爲郎製衣穩稱身，服之無數期偕老。可憐一朝恩義疎，夫棄婦兮婦背夫。猶是箱中一匹布，誰道新人不如故。」四曰「打怨家」，懲械鬪也。（潮俗強悍，負氣輕生，小不相能，動輒鬪殺，名曰「打怨家」。非條教能禁，口舌能諭，勢已積重，官則權輕，威克充濟，區區補救奚爲乎？是宜如何懲也！）「打怨家，有何怨，有怨何不訴官衙，匪賊輒鬪兵相加，壯丁在前老弱後，藤牌烏鎗卒然湊。今日鬪，明日鬪，彼洞胸，此絕頭，一閩紛紛如怒獸，殺人者誰莫窮究，官來彈壓空案

逃。祠堂屋宇點火燒，出此下策真無聊。亦有調停兩和懌，反覆無常旋搆隙。小懲大戒終何益，嗚呼安得十萬糗梁三千兵，制事許以便宜行。三月以往，可使蠻村偃伏民無爭。」五曰「買輪服」被哀誣也。（潮俗，非命死者，其家每置凶徒于不問，輒指告懼而富者，為素錢計。欲壑既滿大難亦忘，否則剔剔不已。出錢者為買輪服。弱肉強食，傾家有之。為問司讞而保富者誰歟？是可哀也。）「買輪服，鬼頭銀，錙銖積累多艱辛；乃甘跪獻控訴鬪殺之家人。殺人是甲不是乙，甲乃窮子乙富室。擇肥而噬奇貨居，一棺肯蓋千金驅。慳囊破出無奈何，強者歡娛弱者賀。岸上餓虎飽，水中饑鯨餓。可憐有冤屈曲不自直，口中石闕碑長衡。」六曰「宰白鴨」憫頂兇也。（潮俗，殺人真犯，輒匿不出而被誣者，又恇怯不自申理，率買無業愚氓，送官頂替。貪利者，羅法網焉，名曰「宰白鴨」。是可憫也。）「宰白鴨，鴨羽何難搵，出生入死鴨不知，竟爾宰。累累死囚又何辜，甘伏籠中延頸待。殺人者死無所冤，有口不肯波瀾翻。爰書已定如鐵堅，由來只為香燈錢。（頂兇類多孤子，所得身價，彼謂之香燈錢。以死後，旁人為之接嗣，繼續香火也。）官避處分圖結案，明知非辜莫區判。銜頭血漉三尺刀，哀哉性命輕於毛。勸君牘尾慎畫押，就中亦有能言鴨。」七曰「速弔放」惡擄贖也。（潮俗，不逞之徒，每結黨擄人，關禁索賄，甚有凌虐至死者。被害訴牒必顯曰速弔放。以人為貨，甚于盜賊，是可惡也。而能惡之者誰也？）速弔放，情詞哀；叩頭向縣官，火急鄉間來。老爹如不來，阿總

亦可使；（潮俗，稱官爲老爹，阜役曰阿總）速弔則生遲則死。贖還者多，弔釋者少，忍氣復吞聲，羣兇婪肚飽。窮魚脫網驚鳥嬉，不加誅殛官何爲？試看被擄人，鳩形鵠面生理摧，虎狼之穴，木鵝成堆。』（擄人者每以堅木鑿兩穴，錯其足，名曰木鵝）八曰「阿官崽」，諷游冶也。（潮俗，富家子弟，習于浮薄，好弄鬪靡，爭妍取憐，恬不爲怪。土人目之爲「阿官崽」，俗以物之小者曰「崽」。「阿官者，少不更事之謂，是可諷也。」「阿官崽，荒於嬉，趙先生，難爲師，搔頭弄姿兀自喜，柳巷穿來又花市，千金結交游俠兒，六簾密昵嬋娟子，香囊紫袴褶紅，金環飾耳搖玲瓏，危哉呼孃復呼妹，（潮俗，小名率以某孃某妹相呼，若忘其爲男也）或色寡人防抱背。」九曰「打花會」，儆賭博也。（潮俗，賭風莫盛於花會，厲禁雖嚴，旋革旋復，蓋誘以厚利，趨之者多，往往敗家喪身，曾莫之悔，是宜儆也。）」打花會，花門三十六，三日又翻覆，空花待從何處捉。一錢之利十倍三，奸巧設餌愚夫貪。一人偶得衆人慕，坑盡長平那復悟。夜乞夢，朝求神，神肯佑汝，夢若告汝，不知厥中餓死多少人。初一，三十止，送汝棺臉一張紙。（打花會者，寫批投廠，並按日存記廠中，有開名目，故贖，有紙棺材之語，謂好之者必自斃也。）十曰「鴛粟瘴」，歎鴉片也。向由西洋來，本取鴛粟花，脂熬膏而成。近內地亦有種以射利者，流毒日廣。有識者，目爲鴛粟瘴，是可歎也。」「鴛粟瘴，難醫治，黃茅青草衆避之，中此毒者甘如飴。牀頭熒熒一燈小，竹笛呼吸連昏曉。渴可代飲飢可飽，塊土價值數萬錢。終

歲但供一口烟，久之薰黑雙兩肩。眼垂淚，鼻出涕，一息奄奄死相繼。嗚呼！田中鶩粟尙可拔，番舶來時那得遇？采風者可以觀矣！

湖膠

太湖冰，土人謂之湖膠。其中洪波之凝者，如銀山，如玉柱，名曰「冰梗」。湖凍之夜，常有紅燈千百聚散冰上，洵奇景也。包山蔡薌城——九齡——有詩記其事。

秦檜鏊

吾杭藩署之東偏，有射堂三楹，庭坎古鐵鏊。廣上銳下，口徑四尺，深可二尺餘，向有蓋，今亡。傳是秦檜之鏊，以烹人者。烹人之說，不見紀載。嗟乎！下流歸天下之惡。况檜之蛇蝎其心，虎狼其性者哉！不必爲之辯也。

重建始興文廟碑記

先君向不喜作詩古文詞，凡有爲者，輒命壬代構。惟始興文廟碑記，是手定之藁，無集可歸，敬爲錄而存之。其文云：「原夫文運出于天文，文才產于地，文學成于人。朝廷崇儒重道，胥郡縣而立之學。而誕敷之教，有盛有衰，豈鍾毓之偶偏歟？抑師儒之不講歟？將所以妥神靈而肅廟貌者，相度失其宜歟？未可知也。始興縣學，宋嘉定朝創建於白石岡。一時人文蔚起，譚煥、劉藻諸公，後先炳美。

迨元天曆中，一遷郭頭，再遷縣西。前明嘉靖己丑，知縣鍾世彥，遷于東門街。萬曆中，知縣蔣時楷復遷于西。萬曆辛亥，知縣楊大順，精世興學，仍遷白石岡，宋舊學地。立癸山丁向。自是而後，迨我國朝，登科甲者十有七人。至乾隆辛丑，知縣衛克培，誤聽形家者言，拆毀舊學，更立子山午向。迄今四十餘年，科第之衰，巨家之落，仕宦之寂寥，邑之人惻焉傷之。今天子御極之七年，桂林陽君耀祖來宰于斯。邑人呈請改建，捐廉創修。延南海孝廉梁君大選格定之。卜地之吉，無過舊基。惟嫌山向有礙，且奎樓之建，與龍氣乖方，難以鍾靈毓秀。於是轉改舊向。經始之日，凌土尺餘，果得舊礎殿基。前後一揆，不差累黍。噫，異矣！越一年，余承乏是邑，朔望瞻拜，見殿檣廡礎，以次鼎新，傑閣崇祠，並皆革故。潮丁亥季冬至今，凡二十三閱月，而大功以竣。卜之天時，揆之地理，靡不宜矣。自今以往，右志之士，亦修其在人者可耳。廟成屬記於余，余不能經營其始，而乃得聿觀厥成，何其幸歟！爰次頌末而書之，以誌前邑侯倦倦愛士之誠，以彰鄉人士殷殷崇學之篤，行以下我國家駿駸得人之盛也。時道光九年，歲在己丑仲冬之月。知始興縣事錢唐梁祖恩謹記。時乘鐸茲土者，教諭與甯陳德香，訓導香山趙允菁也，例得備書。」

家教

寄魯封鮒，千古豔稱。劉球之弟，此令莆田。寄球一夏布。球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

尤前人，他非所望於弟者。」又新城耿華平——庭柏——之母徐氏，寄子詩云：「家內平，報汝知。田園歲入有餘資，絲毫不用南中物，好做清官答聖時。」家教之正古人不得專美于前矣。

古輓

仁和明經趙寬夫先生——坦——好聚古輓。於斷垣敗甃間，極意搜討，前後共得凡六十有

一。為孫吳紀元者二，為兩晉紀元者二十一。始吳主亮太平元年，迄晉孝武帝太元四年，為吉利語者四。曰「吉利叶宜」，曰「萬歲不敗」，曰「壽吉」，曰「造」，曰「六月黃吉」。為題識姓氏者六。曰「褚調者」，曰「陳叔惟」，曰「賀慎」，曰「章氏所作」，曰「章先作記」，曰「噲壁」。為古錢文者二十一，率多六朝厭勝之品。為方勝者二，為人形者四，為雙魚者一。其字有篆有隸，悉方整古勁，畫亦奇愕有致。先生珍此，因自號曰保雙居士。

友漁齋詩

嘉善黃浪庵先生——凱鈞——霽青太守尊人也，著友漁齋詩。詩以清潔為主，七律最長。「花朝白營生壙」云：「鶴歸華表知何日，牛上荒郊會有時。」「秋郊」云：「未霜高柳尚多態，將雨行雲慣逆風。」「除夕」云：「老僕關門先酌酒，羣兒入座便團樂。」「秋熱靜坐」云：「風高卻得雙桐引，池小難教一柳增。」「新秋即事」云：「袁將鞭筍饒風味，按得絲蘿帶雨香。」「中

秋對月，寄安濤京師。云：「始信人間有離別，不知天上可高寒。」「冬齋」云：「瘦竹偃花相媚，凝雲釀雪費商量。」「仲夏小山園遣興」云：「深林聽鳥有新語，僻徑敲門惟故知。」一和劍南夏日閒居韻。云：「荷承疏滴圓融走，梅長新梢自在橫。」「小山園看菊卽事」云：「風吹客鬢何妨短，霜逼花頭未肯低。」「初夏園居」云：「服盆蘭舊香猶烈，出水荷新葉尙尖。」「消寒雜詠」云：「梅蕊藏春圓似豆，霜華殺草利於鎌。」「烟雨樓偶題」云：「水欺沙草全平岸，柳趁春陰欲化烟。」「枕上喜晴」云：「雲可歸山無變態，鳥先得氣有歡聲。」

漁洋山人詩

阮亭先生詩，風流絕代，而隨園之論之也，多微詞。蓋一則文深于情，一則才餘於學，故不能十分沉澁。其實靜躁之致，迥不侔矣。至趙宮贊談龍錄，刻意雌黃阮翁，則又因私怨，無當公評。惟「朱貪多，王愛好」六字，恐二公亦無以辨也。

同人集姓氏

如皋冒辟疆同人集，自勝朝至國初名士，斯爲極盛。先君宰開平，松柏司巡檢，冒芬是其裔孫。特假而手鈔姓氏一帙，始蓋其昌，終蔡啓博，共四百五十有六人。

無題詩

無題詩與香奩詩，界若鴻溝。李義山之詩，無題詩也；韓冬郎之詩，香奩詩也。蓋無題之什，不必盡寫情懷；而香奩之篇，則竟專作膩語。至閒情風懷，則指實事矣！客有以無題詩示余者，余曰：「此香奩體也。」因作無題十六首和之。其詞云：「十二屏山夢不通，自將閒恨訴東風；亮無海鳥能衝石，但有杯蛇慣誤弓。密意迷離猜豈惹，孤心容易怨梧桐。金鑲信息全無準，腸斷零烟曠雨中。」一種纏綿百番癡，怕提前事惹相思；風懷俊似江珧柱，情味甘于蜀荔枝。湘竹多愁偏忍淚，海棠無語俱垂絲；落花總被封姨妒，不許金鈴好護持。」徐拍紅牙唱綠腰，來時玉笛去時簫；簫從教北里迎中婦，肯令東風鎖小喬。楊柳簾頭無賴月，枇杷門巷可憐宵；何當選夢疏窗下，甲煎名香細細燒。」「不愁地遠恨情癡，眼底紅牆卽絳河；東宿昇張西宿角，南山有鳥北山羅。蕊宮環佩依稀聽，桂府樓臺曲折多；手把芙蓉憶芳澤，不知何處託微波。」疑雲認雨了無痕，多少廬詞託夢魂；黃絹心思猜石碣，紅綃手語報岷峩。早看玉兔開奩鏡，只恐仙眉吠洞門；爲告重來劉阮道，桃花零落易黃昏。」飛燕何能遇伯勞，空懷瓊珮泣江皋；詠歌子夜新團扇，可有并州快剪刀。舊字烏絲紙未滅，新名碧玉記能牢；青溪白石通門路，認取他時泛小舫。」秋風吹送玉河槎，重疊紅樓認欲差；願作蟾蜍吞北斗，化爲蝴蝶夢南華。九疑山曲渾無路，三折江橫半是沙；空對遙天憶芳草，灘前閒殺白蘋花。」莫把無郎問小姑，陌桑曾爲唱羅敷；死央自是頭相責，烏鵲空憐尾畢迴；已冷情腸

寒水玉，未灰心字博山鏡；蠻箋百幅都題遍，脈脈愁懷訴得無。『天香飄處月娟娟，證到拈花未了禪；洛女神光離合後，嫦娥心事缺中圓。生香蕙葉因蘭誤，出水荷根被藕纏；安得重磨雙慧劍，斬除舊業與所緣。』『十分將息愛花心，春在冥濛底許尋；出谷烏新苦瑣碎，聽冰狐小意沈吟。將詞又默三眠起，欲語還羞七縱擒；便使微風吹皺水，已看情比綠波深。』『半泓清淺卽蓬瀛，玉佩明珠未可憑；縱許畫簾飛紫燕，那堪叢棘惹青蠅。六萌車走雷千道，三里花迷霧數層；隔水盈盈誰駕鶴，黃姑欲渡竟無能。』『話到憐儂倍可憐，定情詩作斷腸篇；一九冷月狐能拜，十面罡風鳥不前。草草短緣駒易過，漫漫長恨鶴難填；空餘一掬靈均淚，灑向西風黃葉天。』『已向考提證懺除，何堪綺障又繁紆；三千芥子藏愁孔，百八牟尼記恨珠；絮早沾泥難捉摸，花因墮瀾太黏濡；此身總被籠牢誤，慚對鴛鴦前結網蛛。』『巫雲只在第三峯，從此蓬山一萬重；細雨階前開芍藥，輕雷塘外見芙蓉。惱公裁句詩情幻，歸妹占爻易兆凶；好情秋鴻傳信息，青箋紅淚一齊封。』『迢迢兩地已參商，况有中閒鳩鳥翔；蓮子倒垂愁愈結，柳枝橫種恨難償。龍飛出骨難成藥，麝死留膺總抱香；一曲琵琶三弄笛，尊前爭不斷人腸。』『回首桃源路已差，空將餘恨譜紅牙；多情惜別憐芳草，有淚無名哭落花。』

寫榜吏

半闕新詞金縷曲，一條心路玉鉤斜；幽懷欲寫終難寫，惆悵江天日暮霞。

錢文端公乾隆庚午典試江西。寫榜吏陳巨儒，年七十矣！自言手寫文武三十二榜，求公書以爲榮。公贈詩云：「桂籍憑伊腕力傳，白頭從事地行仙；自言作吏中書省，曾侍朱衣四十年。」至十月復寫武榜，解首唱名，則其孫騰蛟也。掀髯一笑，筆墮于地。中丞大喜，索方伯彭公家屏作詩，時蔣若生先生在幕府，代作一絕云：「榜頭題處笑開眉，七十來鬢若絲；官燭兩行人第一，夜闌回憶抱孫時。」真佳話也。

周槐

華山槐相傳爲周時樹，附柏而生，俗呼商柏抱周槐。一夕雷擊其半。華竹樓舅氏——文桓——自華陰陽，攜其一片，贈邵東籬姨丈——廣鑑——因徧徵同人詠之，此可與韻雨樵太史、南山松皮並傳。南山松皮者，北口外物也，太史謫戍攜歸者。

碩人

左傳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謂賦碩人也。沈彤果堂偶云：「美之說，詳于次章。至無子之云，以傳義考之，未有所見。竊嘗反覆末章，而得其說焉。夫所謂庶姜孽孽者，謂娣姪之生子，如木芽之旁出孽孽然也。庶士有媿者，謂衆子中有媿然健以武者也。言衆妾多士，而莊姜之無子自見。」其說甚新。

逸書

洪容齋筆記云：「說文於「述」字下引虞書，「旁述儻功。」又曰「怨匹曰仇。」然則出于虞書，今亡矣！案旁述方鳩，或古人通用，今其語明明在也。至下句則竟逸書矣！然亦見于左氏桓二年傳，惟匹偶字異耳。」

宋主荒淫

宜和遺事載徽宗幸李師師家。師師，妓名也。又理宗于元夕，召妓唐安安入禁中，見東坡雜記。孫祖荒淫，後先一轍，欲不亡，得乎？

通

服虔曰：「旁淫曰「通」。」然牆有茨，庶頑通于君，母，左傳孔慳之母，與其豎溲良夫通，是「上淫」亦可曰「通」也。齊莊公通于崔杼之妻，蔡景公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是「下淫」亦可曰「通」也。愚按晉祁勝與鄔藏通室，此通字用得最切。

詩品

司空圖詩品，何等超妙！隨園老人，仿而作續詩品，然只是論，非品也。郭類伽先生作詞品，其微至處，獨可步塵表望。許玉年明府又有畫品。

雷異

嘉慶壬申，廣京新甯某材，兄弟二人，有妹已適人。兄四十未娶。弟曰：「兄不娶，將絕嗣，盍鬻弟以娶婦。」兄曰：「得婦而失弟，不可以爲人，不如其無婦也。」村富戶聞而義之，說其兄曰：「吾正需傭，今予若三十金，若弟爲我傭，而當其息。弟得食，若得婦，不兩利乎？他日有金可贖也。」從之。婦歸，竊疑夫故有弟，今何在也？夫泣語以故。婦曰：「得婦而失弟，不可以爲人，不如其無婦也。」歸謀諸父，展轉得三十金，藏諸笥。既而索之亡矣！憤而自縊。葬日，小姑哭送之，忽雷震棺開，婦活而小姑死，金擲于地。蓋小姑婦傭，知嫂藏金處，陰竊之而婦不疑也。遂以棺葬小姑，而以金贖其弟。事見鶴山吳鴻來孝廉——應達——雁山文集。

高懷

方正學借葉夷仲輩，夜登山絕頂，飲酒望月，劇談千古，曰：「昔蘇子瞻與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踏月而歸，以爲太白死後三百年，無此樂矣！斯又子瞻死後三百年，無此樂也。」余嘗游金山，見洪稗存太史題壁詩云：「玉帶風流五百年，今朝重醉此山巔；再從以上追前輩，采石磯頭李謫仙。」其高懷正復相似。

講易

易同人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張邨解曰：「莽，皇帝名。升高陵，謂高陵侯子霍義也。見王莽傳。」如此解經，可以噴飯。

聖相師王

秦會之人尊爲聖相；韓平原人尊之爲師王。二名可作對。

任忠勇神道碑

袁簡齋先生任忠勇公神道碑，起四句云：「山西出將，應運生祁父之才；巴蜀從軍，從古落大星之地。」一起已將生平揭盡，是何等魄力！

朱註作小講

曾見明人某省某科題，爲「子在川上曰一節。」解元文起講云：「今夫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夫子于此發之。」全鈔朱註一字不移。不知當時未行朱註耶？抑主司忘之耶？然以此註作講，實屬超妙。亦可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矣！

安南表

康熙中，安南國進貢其表文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不過中國飛埃；異域之勺水蹄涔，原屬天

家雨露，語極恭順得體。且措詞燭濁，中國亦無有能過之者。其謂偏隅無才也。

麗人行

虞山孫子瀟太史，有麗人行一篇，不知何指，余最愛誦之。有酒易醉花下人，有金難買花前春。美人十五瓜未破，夜夜微酣抱花臥。春風學得柳妖嬈，鄰家女兒羞舞腰。長安貴人初賜第，高簾層臺貯小喬。綠波一朵紅蓮起，豔李穠桃盡休矣。啼笑俱能博主憐，徹夜歡聲朝不止。天生尤物不福人，用盡黃金貴人死。貴人死去美人逃，胸前帶得金錯刀。和煙和月築樓住，開窗自弄秦時簫。美人門前五陵騎，裘馬翩翩稱人意。使君有婦羅無夫，相逢何必還相避。君不見梁綠珠，花飛玉碎何其愚。季倫得罪金谷改，胡不善保千金軀。又不見關盼盼，紅藕香消都夢幻。尙書劍鳥已成塵，及早開簾召雙燕。貴人之富，富不如石崇；貴人之官，官不如建封。生前黃金鑄嬌女，死後他人對歌。劉伶愛酒酒爲生，潘岳種花花對語。至今花不開，潘岳墓前春，酒不澆劉伶墳上土。

酒祀典

明袁右公——宏道——傷政八之祭云：「飲必祭始，禮也。孔子惟酒無量不及，亂酒之聖也。祀爲飲宗。四配曰：阮嗣宗、陶淵明、王無功、邵堯夫。十哲曰：鄭文淵、徐景山、稽叔夜、劉伯倫、向子期、阮仲容、謝幼輿、孟萬年、周伯年、阮宣子。而山巨源、胡母彥、陸舉茂、張季鷹、何次道、李元忠、賀知章、李太

白以下，則祀兩廡。至若儀狄、杜康、劉白、墮蕉、革，皆以醞法得名，無關飲徒，祀之門垣，亦猶校宮之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藍也。愚謂以宣尼為飲宗，終覺侮聖。不若推靖節先生為尊，而諸子中再另選一人祀之，較為允協。

人心不死

唐朱泚逼樊系草詔，詔成，明日仰藥死；明永樂令樓璉草詔，草歸，遂巡自縊死。忠義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長安石工安民，不肯鑄司馬君實名字；九江石工仲甯，不肯鑄東坡山谷名字。公道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宋周大理聞岳飛獄下而去職，明林祭酒因陸監上書而挂冠。名教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司馬孚因弟昭弑君而痛哭，朱全昱因弟溫謀逆而大罵。名分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

詩人工對

滑稽，詼諧也；亦吸酒曲器也。見清吳錄。故蘇頌詩曰：「自知伯起難庸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蓋庸峭，訓挺拔，而又為承梁小木，可見古人適興屬對之工。宜荆公見銀海玉樓之對，而歎絕也。

黨姦之尤

李贊極稱武后，馮道丁謂曹操司馬懿為聖人，王安石力辨劇秦美新之為谷永作，而以揚雄為大賢；夏竦贊美李林甫相業，漁洋山人稱邱某謂秦檜謀國，遠勝岳忠武，本朝李穆堂力爭嚴嵩

不常入奸臣傳。是皆黨姦之尤者也。

廁詩對

魏善伯徵士題范觀公中丞廁上對云：「文成自古稱三上，作賦而今過十年。」典雅穩切之至。

小人

小人之稱，自古有之。「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穎考叔稱之于君；「願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閻沒女寬稱之于相，後乃為廝役下賤之稱矣！宋錢世召錢氏私誌，載宣和中有遼右金吾衛上將軍韓王，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即稱小人；中人以下稱我家。每日念天童經數十遍，忽曰：「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以下，悉改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日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為小人，亦未免太可笑也。

蝦蟆給事

宋紹興中大旱，禁屠宰。諫議大夫綽需上言曰：「自來屠宰，但禁豬羊而不及鵝鴨，請并禁止。」時因呼為鵝鴨諫。明給事沈公亦因天旱，上言禁捕蝦蟆。若士曰：為蝦蟆給事。人謂湯曰：「得不傷輕薄乎？」湯曰：「吾正欲為此公垂不朽，與鵝鴨諫，作切對耳。」上見聞，常談，下見萬。

歷野獲編。

弟婦

弟之妻萬不可稱婦。載記大傳曰：「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駁得最痛快。今杭人大呼弟婦，且爲之諺曰：「長嫂爲孃。」顯背禮經，可怪也。

彘

人在水上曰彘，人在水下曰次（沈去聲）。此皆土人臆造之字，非有典要也。有以彘字問人者，其人不知。沈吟良久曰：「據字義，或是水旁加一去字，于理爲合。」座各皆稱善。有頃，忽問者歛容起謝曰：「怪底某前日于某寺中，見一經題曰：『妙彘蓮花經』也。」于是諸客均大悟而撫掌。

綴綴

以手量物輕重曰綴綴，見莊子註。或曰「顛篤」音義同也。今各處口談，尙有此語。又以一心權事之是否，亦用此二字。

丁拐兒

衙門向呼官親曰「火腿繩子」，以其高而無氏，兼有脍削脂膏之意也。今易其名曰「丁拐兒」。叩義所在曰：「丁拐，依二四則其分爲至；且居二四之左，大無外也。若離二四則么四，二三得

而乘之矣。刻麟之至。

笑柄有本

朱二泉孝廉——瀚——仁和人，性蘊藉而諧謔。一夕，京邸小飲，座皆杭人，以笑話爲令。二

泉有樹竿曝衣而插于木礫者，衣重風緊，屢屢吹倒。一人曰：「須用石礫，方可不動。」一人曰：「石不動乎？何以染坊元寶石，吾見其自朝動至夕也？」曰：「彼自有人腳踏故耳。」曰：「城隍山紫陽山，每日千萬人腳踏，何又不見其動也？」曰：「彼乃大而實心，故難動耳。」曰：「然則城河橋梁，皆小而空心者，何亦日踏而不見其動也？」按此律語，亦有所本。東坡先生艾子雜說曰：「營邱士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及囊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物大且多，夜行狹路相逢，難于迴避，以聲相聞，使得預備耳。』營邱士曰：『佛塔之下，亦懸鈴鐸，豈塔亦夜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乃至如此。凡鳥鵲多託高以巢，糞穢狼藉，故塔鈴所以警鳥鵲也。』營邱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其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子之不通也。天鷹隼繫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縉線，偶爲木之所結，則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營邱士曰：『吾嘗見挽郎乘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爲木枝所結，而便于尋索也。但不知挽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線乎？』艾子僂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結難，故敲鐸以樂其尸耳。』與此戲語正相類。

代寫書

代巾幗寫家書，虐政也。余幼時曾爲一親串寫寄夫書。口授云：「孩兒們俱利聰，猶言解事也。」新買小丫頭，倒是個活腳蟾兒，作事且是溜黠。（猶言快）惟僱工某人，係原來頭，（初到也）週身價爬兒風。（左右不是也）余曰：「可改竄乎？」曰：「依我寫。」于是只好連篇別字，信手塗抹。近閱呂君仁軒渠載二則，極相似，錄之以併作一笑。陳氏寓嚴州，諸子宦遊未歸。有族姪大琮過之，嬉令作寄子書，因口授云：「孩兒要劣孀子，又閱閱霍霍地，且買一柄小翦子來，要翦脚上骨出。（上聲）兒肱（音胖）胈（音支）兒也。」大琮不能下筆。又京師有營婦，其夫出戍，以數十錢，請一教學秀才，寫書寄夫云：「窟賴兒娘，傳說窟賴兒爺。窟賴兒自爺去後，直是忔（音忤）憎。每日恨（入聲）特特地笑，勃騰騰地跳，天色汪（去）囊不要喫，溫吞蟻脫底物事。」秀才沈思久之，以錢還云：「你且別情人寫去。」蓋二子不肯寫者，生恐落筆別字，不若余之無恥也。

治眼齒

宋張文潛曰：「日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

奚鐵生

奚鐵生徵君——岡——號蒙泉外史，杭之仁和人也。工畫山水花卉，兼善大隸，精篆刻。詩才清絕，俱爲畫所掩。與山舟學士善。里中凡有求學士書扇者，則一面必徵君畫也。於余家爲羣紀交。先伯叔祖先大父並相結契，斯夕過從。先生姓嗜酒，而尤喜劇談。半酣以往，或多所白眼者，故人恆忌之。晚年遭回祿，三子先公歿，遂無嗣，以兄子伯玉茂才——潤——爲嗣。歿後十餘年，其友顧西樸先生——洛——爲之追摹遺像，極其神似，裝冊徵詩。余附七古一篇，伯玉曰：「是詩可以爲先子小傳。」遂錄而存之。『蒙泉先生老故鄉，在昔爲我大父行。大父之歿歲癸丑，又十載後公云亡。其時壬也尙童穉，未獲杖履親輝光。公之風流及文采，我父詔我言之詳。先生之貌清且雅，寒如秋水，和春陽。先生之品峻且滋，皎如孤鶴雲中翔。先生之詩妙天趣，冬心焚榭有瓣香。先生之畫擅衆美，衣鉢徐（立山）華（秋岳）兼陳（玉几）方（環山）。先生鐵筆恣奇古，後先了叟（硯林）伯仲黃（小松）。先生大隸脫凡近，上法漢魏兼宗唐。先生酒懷更磊落，一飲往往傾百觴。泉明歌嘯伯倫哭，嗣宗瀟灑元龍狂。從來名宿主多壽，矧有閒福供徜徉。何期反遭造物妒，竭來變局成滄桑。某年吾郡染喉疾，城闔市舍俱罹殃。先生三子並蔚起，鳳毛麟角森先芒。一時玉樹共摧折，西河老淚空盈眶。繼以嬌女亦蘭萎，遺書莫授悲中郎。逾年又被祝融虐，燼化籤軸兼縹緗。移家方遂卜居願，又悲老母終萱堂。嗚呼！人生匪金石，那禁連働摧肝腸！一朝淚盡骨髓竭，公亦相繼歸北邱。

其才何豐，遇何奇！此意吾亦疑穹蒼。公歿距今廿餘載，墓門草宿松杉長。虎頭居士公老友，追思遺像摹形相。公之嗣子竹林彥，謹守此冊池新書。攜冊示我索我詠，展視佳什紛琳琅。羸庵（諫庵伯祖）旋園（接山叔祖）兩老人，其上各有留題章。六七年來並殂謝，對此那不心盡傷。諫所聞具如右，作歌繼事書其旁。歌成我尙有餘感，祖庭追憶空徬徨。伯玉年逾四十，猶困一衿，現就幕廣東。

些

楚詞些字，沈存中以爲梵語「薩婆訶」三合之音。夫其時佛教未入中國，豈梵音先及荆楚耶？且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酈風也。椒聊且，遠條且，唐風也。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既曰歸止，曷又懷止，齊風也。各各不同，又將何解？蓋列國並有方音，此是其卒語之詞耳！

路化王

許亭史孝廉——心坦——仁和人，官慶元學博，性嗜飲而好談諧。一日，座中忽舉問曰：「戲劇中八大王，余嘗考之，已得其人。昨閱五虎平西小說，有所謂路化王者，稱李國舅云。」是李太后之弟，自民間訪來者。其人可有考否？一客曰：「先生亦太好古矣！此不過因狄太后有姪封王，被謫言此人以作陪襯耳！何足深究耶？」余并五虎平西小說，亦未之見，更不敢胡緣。後閱宋魏素

東軒筆錄首條即記云：「李太后始入掖庭，纔十餘歲，惟一弟七齡。太后臨別，手刻刻終，繫囊與之，拊背泣曰：『汝雖淪落顛沛，不可失此囊。異時我若遺遇，必索汝，以此爲物色也。』」後其弟備于鑿紙錢家，然常以囊懸胸臆，未嘗斯須去身也。一日，苦下痢，勢將不救，爲紙家棄棄遁左。有人內院子者，見而收養之。怪其視服百結，而胸帶鑿囊，問之，具以告。院子怒然驚異，蓋嘗奉太后旨，令物色訪其弟也。遂解其囊，入示太后，具道本末。是時太后封宸妯，真宗已生仁宗矣，聞之悲喜，遂以其事白真宗，遂官之爲右班殿直郎，即李用和也。及仁宗立，召用和，擢以顯官。後至殿前都指揮使，領節鉞，贈隴西郡王。世所謂李國舅者是也。」據此則其人並非杜撰。

物性之異

石入水則沈，而泗濱有浮水之磬；材木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沈水之烏木。水類出水死，風類入水即死。而鵝鳧龜蟹，則出入于水而皆不死。牛順風而行速，馬逆風而行速，皆物性之異也。

陽明

陽明之學，譽之者半，毀之者亦半；甚有醜詆之，比于王安石者，此則太過。然愚謂公亦有自取之處。公嘗詆朱子，以爲禍不下於洪水猛獸。今天下皆紫陽之徒也，無怪千夫之集指矣。

問家鄉詩

陶淵明問來使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王粲詩云：「客從故鄉來，端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王荆公詩云：「道入北山來，問松我東崗。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三詩機軸相同，而各有意致。

糖霜

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古人只有餚，乃煎米麩而成者。見三禮註。宋玉招魂：「臚魚鱉羔，有蔗漿些。」是以漿代糖用也。後漢書顯宗紀，以糖作浚貌曰：「糖貌。」此熬糖爲膏耳。吳志孫皓使中藏吏取交州所獻蔗餚，則稍鍊矣。至唐太宗遣使至摩竭陀國，取熬糖法，詔揚州取蔗作瀋，則其色味優西域遠甚。然只是今沙糖摭之技。惟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國寶云：「涪江與中冷，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以糖霜美？」又山谷在戎州作頌，答梓州雍熙長老寄糖霜詩云：「遠寄糖霜知有味，勝于崔子水晶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糖霜之見于文字者，惟此二詩。然蘇所詠者，尙紅糖霜；而黃所賦者，始是白糖霜也。宋遂寧王灼有糖霜譜，大歷中有鄒和尚者，來小溪之嫩山，結茅以居，跨白驢。須鹽米薪菜之屬，卽書寸紙，系錢驢背負之。市人知爲鄒也，取平直挂物于鞍，縱驢歸。一日，驢犯山下黃氏蔗苗，黃訴于鄒。鄒曰：「汝未知以蔗糖爲霜，利可十倍；吾語汝以塞責可乎？」試之果然。自是流傳其法。鄒末年，走通泉縣靈鷲山龕中。其徒追及之，但見

一文殊石像。始知菩薩化身，而白驢乃獅子也。

詩書次序

變風終以周公，變雅終以召公，周開王化之始，召贊王化之成，思之深，故望之切也。毛詩終商頌，尚書終秦誓，商以啓周之先，秦以繼周之後，其旨微，故其文顯也。

武后

則天朝，張薛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上書切諫，中有「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寶，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陽道壯偉，過于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云云。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其言雖出忠悃，然穢語竟入奏章，可乎？

讀書

宋裴暉，有太康字。宣宗曰：「太康失邦，何以此謂我？」宰執奏符平帝改元太康曰：「天子須博覽，不然，幾錯罪暉。」由是耽味經史，中夜不休。宮中目上爲老博士。見宋令狐澄大中遺事。太祖嘗謂趙普曰：「卿苦不讀書。今文臣角立，舊軌高駕，卿得毋愧乎？」普由是手不釋卷。見宋釋文黎玉壺清話。古君臣交相責難，真如師友切磋。又涑水記聞，太祖嘗謂秦王侍講曰：「帝王之子，當

務讀經書，知治亂之大體，不必學作文章，無益也。」至載斯言。隋帝李主足爲殷鑒。若唐文百之聖學淵深，宏文肅括，則天縱之姿，又當別論也。

聖人

左傳御叔曰：「焉用聖人？」杜注云：「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人。」看聖字身分本不高，疏證極其明白。而何休乃曰：「春秋之志，非聖人誰能脩之？」言夫子聖人，乃能脩之。御叔謂臧武仲爲聖人，是非獨孔子。其言殊屬夢呓。鄭箴膏肓，以爲武仲者，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武仲述聖。」亦復何據？陸稼書先生三魚堂臆言云：「此聖字與周禮「知仁聖義忠和」尚書「惟狂克念作聖」，「睿作聖」，「詩人之齊聖，皇父孔聖」諸聖字一例看。」又先大父左通補釋云：「抱朴子辨問篇云：「善園碁之無比者曰「碁聖」，嚴子卿馬綏明有碁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時者曰「書聖」，衛協張墨有書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曰「木聖」，張衡馬忠有木聖之名焉。」又鄉飲酒義云：「俎豆有數曰聖。」足知聖爲通譽，可旁證也。以較鄭說，于義爲長。

字分

曲阜孔谷園先生，以書名家。歿後所存墨蹟，子姪分藏之。其遠族人無所得，乃從本家乞得一巨幅，碎裁而均分其字。焚琴斲杖，情屬可嗤。然考米襄陽志林所載，有人收得虞世南與圓機書一

紙，剪開字字賣之，至「樊卿」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硯一枚；「房邨」二字，得芋千頭。則古人已先有爲之者矣！

端硯

端硯之辨最難，非生長斯土，悉心窮究者，不能知也。嘉應吳石華學博——蘭脩——從事於斯，著說硯六則，茲並節錄之：「水巖亦名老坑，明萬歷後所開，內分四洞：曰大西洞，曰小西洞，曰正洞，曰東洞。按趙希鵠洞天青錄，下巖有舊坑，無新坑。上中二巖，則皆分新舊。此宋所稱舊坑也。陳子升硯書，明成宏間，端石有老新之名，卽宣德朝天諸巖之石。水巖開于近日，此明季所稱老坑也。高兆端溪硯考，正洞，東西洞，土人皆名老坑。景日畛巖坑述，老坑有中洞，東洞，西洞之分。此康熙後所稱老坑也。」周氏硯坑志，治平坑，土人又稱巖子坑。據此則巖子坑，又卽宋之下巖也。宋下巖，塞自崇觀前，今水巖，開自萬歷後。地越四五里，作譜者混而一之矣！「水巖大西洞，猶宋之下巖北壁，皆稱絕品。次小西洞，次正洞，東洞爲下。廣語云：「東洞尤美。」端溪硯考云：「正洞爲上，東洞次之，西洞又次之。」皆不足據。」「端石之美，五：一，青花，欲細不欲麤，欲活不欲枯，欲沈不欲露，欲暈不欲結。如淄塵翳於明鏡，如墨滯著於溼紙，新絕品矣！二，魚腦，青如晴雲，吹之欲散，鬆如團絮，觸之欲起者，是無上品。亦名魚腦，凍者，水肪之所凝也。白而嫩者次之，灰而紅，下矣！三，蕉白，如焦葉初

展，含露欲滴者，上也；素潔者次之；黃而焦，藍而灰，下矣！四、天青。如秋雨乍晴，蔚藍無祭者，上也；陰而晦，下矣！青花者，石之榮；魚腦蕉白者，石之髓；天青者，石之肉。榮無質，必傅他質而著之。傅于天青者，上品；傅于魚腦蕉白者，無上品。惟大西洞有之。五、冰紋凍。白暈縱橫，有痕無迹，罅如蜘蛛網，輕若藕絲，是謂異品，亦出大西洞。他洞白紋如線，適損毫墨。雖曰冰紋，非所尚矣！『唐詢硯錄云：「眼生墨池外者，曰高眼；內曰低眼。高眼尤尚，以不爲墨掩，常可睹也。一按硯心，必不宜有眼，水巖石，眼外層有淡墨暈，眼嵌石中，甚圓如珠。初磨見淡墨圓暈，即眼皮也。愈磨愈大，層亦愈多，睛見而眼適中矣！再磨則眼去，愈磨愈大，層亦愈少，皮見而眼去矣！故宜眼處見睛而止，不宜眼處見皮而止。毋再磨也。』石工治硯成，鍛以火，傅以蠟，飾外而戕其中，甚矣其害也！凡硯積墨之下，其石易泐，正由火攻傷其水質耳！』宋明俱有硯貢，我朝悉除去之。每歲端午，督撫但以端硯九方，隨葵扇葛布香珠進之。皆新坑純淨之石。嘉慶中用麻子坑，近用茶坑，其第四則形容石質妙處，不減毛西河觀石二錄。

瓜子夢

無錫鄒子度——忠倚——幼祈夢于忠肅祠，夢公倚其身，授瓜子一握，敷之得五十四枚，因名忠倚。後閒居，其夫人戲以瓜子，排作狀元二字，壬辰會試中式五十四名，殿試一甲第一，除符夢

光

鼎甲同榜

順治戊子，順天鄉試，第四名張永祺，壬辰榜眼；第五名戴王綸，丙未榜眼；第八名熊伯龍，己丑榜眼。一榜三榜眼，奇矣！後熊典試浙江，一榜得三狀元：乙未史大成，甲辰嚴我斯，庚戌蔡啓傳，更奇。

半邊紅

康熙時，吳逆叛，兵逼建城，鎮帥怯欲降。其屬張遊擊者，請戰，數却賊。張好著羊絨絳袍，單馬入陣；戰酣，輒袒露半袖，軍中因號曰「半邊紅」。鎮帥忌之，誣陷以死，一軍皆哭。後人弔以詩云：「楚歌千古怨蘭叢，漢將空餘一騎雄；何事茅檐諸父老，負暄閒說半邊紅。」

唐子畏墓詩

商邱宋杜仲先生——筆——撫江蘇時，曾為唐六如修墓。韓文懿公題詩云：「在昔唐衢嘗慟哭，祇今宋玉與招魂。」用典恰切。

陳恪勤詩

陳恪勤公——鵬年——文章事業，彪嘖一代。而詩極瀟灑，絕句云：「隔簾幽韻上焦桐，一曲湘靈奏未終；略記年時春雨後，海棠初試小熏籠。」抑何旖旎也！

河豚贖本

米元章好摹擬他人字畫。楊次翁守丹陽。元章過郡。楊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爲君作河豚。」元章遂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其實他魚。公可無疑。此贖本耳。」其詼諧特妙。

目出

左傳荀偃癩疽生瘍于頭。及著雍。病目出。錢唐汪季懷——瑜——曰：「靈樞經寒熱疾篇云：『足太陽有通項入於腦者。正屬目本。名曰眼系。瘍生而傷其脈絡。目無所系而突出矣。』」

琵琶亭

九江潯陽江琵琶亭。題詠甚多。乾隆中唐蝸寄——英——權九江。置紙筆於亭上。令過客賦詩。開列姓名。交關吏投進。唐讀其詩。分高下以酬之。投贈無虛日。坐是虧累。變產以償。怡然絕不介意。去官後。過客思之。爲建太白傳祠。肖唐像祀其邊。

司成受拜

祭酒受鼎甲拜。戒不得動。相傳頭動則害狀元。左右手動則傷榜探。嘉慶辛未。天門蔣丹林副憲——祥擢——爲祭酒。一甲一名爲蔣陔笙。修撰。即祭酒子也。有朝士贈以詩云：「回憶趨廷學禮時。國恩家慶喜難支。阿翁不敢掀髯笑。怪底郎君起跪遲。」父子行此大典。一時傳爲佳話。

牡丹鸚鵡

粵東黎美周客揚州鄭氏影園與詞人卽席分賦黃牡丹七律十章已糊名殿最錢虞山拔美周第一鄭氏以書報曰：「君已錄牡丹狀頭矣！」以二金贖寶之後美周過吳下人皆呼牡丹狀元其詩有曰：「月華蘸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又曰：「燕銜落蕊成金屋鳳蝕殘釵化寶胎。」皆麗句也時鄭滿若亦賦赤鸚鵡七律十章有句云：「舞愛玉環低翠袖歌憐樊素囀朱櫻。」又曰：「飛瓊閨苑乘朱霧小玉璇宮化紫烟。」一時傳誦有黎牡丹鄭鸚鵡之稱。

到

廣東順德人謂欺曰「到」。案史西張儀曰：「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隱曰：「到，欺也。」猶俗云：「張到。」謂張網得禽獸也。到，得也。張儀善欺人故謂欺人曰「張到」也。

兩相對聯

桐城張文和公七十壽辰高宗賜對聯云：「潞國晚年猶矍鑠，呂端大事不糊塗。」常州程文恭公薨賜對云：「執笏無慚真宰相，蓋棺還是老書生。」可謂備極榮哀矣！

先臣告養

乾隆中先文莊公乞假養親賜「紫衣畫永」四字扁額；又賜詩云：「翻祝還朝晚，卿家慶更

深。』天語旖旎，可謂極矣！又稽文恭贈封聯云：『花宴瓊林，溫和舒由大魁秉政；堂開畫錦，王文獻以宰相養親，』亦堂皇有體。

唐公韻事

吳縣城西北有桃花隴，舊志稱爲宋章棗別業。唐解元寅築居于此。有夢墨亭。有祠，祀六如居上，及祝京兆文待詔。天啓中，楊端孝——大濠——改爲準提庵。國初，宋中丞——榮——重加修葺，增建才子亭。百年以來，墮廢靡遺。嘉慶八年，善化唐陶山觀察——仲冕——知吳縣事，因拓庵東別室，移祀唐祝文三君像。顏其室曰「桃花仙館」。且訪得六如居士墓，在胥門外橫塘王家村，栽植而題識焉。并賦七律八首云：『綺羅絃管總成塵，一種才華閱世新。縱酒地爲澆酒地，看花人是種花人。可憐謝客無遺宅，何必逋仙有後身。燕麥盈莢艾剔盡，絳桃依舊占芳春。』「第一風流自愛名，祥狂獨得聖之清。奏書不遜嚴夫子，搥鼓真同禰正平。半偈悟彈空電逝，小樓讀畫尙花明。饒他文酒求餘韻，三百年來識此生。」吾宗衢後數尤奇，牢落悲深曠代知。司馬青衫同灑淚，尙書紅杏舊題詞。——謂商邱宋中丞——銜碑土近要離冢，拾翠人歸短簿祠。千古英豪齊下馬，况傳華胄備官司。』「荒烟蔓草賸寒燈，仙館重開問寺僧。五十步分樵采路，三千界掃辟支乘。乞花好句留題帖，（近得居士真蹟一聯，劍之祠楹）夢墨遺編付刻藤。表墓式闡吾豈敢，名流好事寫韓陵。

「白玉樓成隔雨塵，水村山郭幾番新；未知若個眠雲處，想見當年荷錯人。關若舊藏題後碼，菰蘆雅稱夢中身；橫塘十里秋舊館，合與芳園一例春。」荒邱冥漠不書名，訪到山橋澗水清；指點青燐孤月出，侵尋黃壤亂雲平。一坏馬鬣新封大，三尺雞碑小記明；過客莫歌蒿里曲，早臨兜率悟無生。」菱茨重重鼎俎奇，橫阡設祭暮鴉知；唐風賸有毛萇傳，楚些會無宋玉詞。（崇禎甲申，毛子晉嘗封表之，置墓田丙舍，紀以碑。今蕩然無存。惜商邱中丞時，未曾議及。）地以滄桑沈斷礎，人於伏臘走叢祠；秋來雁稅從新占，憑仗村翁社媪司。」文人慧業照元燈，墓碑仍題「明唐解元」；烟穗前生記老僧；花隔吟樽延客賣，石湖釣艇許吾乘。城開更注千年漆，松茂長峯百八藤；疑冢却媿銅雀妓，空教賣履望西陵。」事既風流，詩亦雋雅，可謂韻矣！

指爪

唐開元錢，以面有半月痕者爲貴。相傳鑄錢時呈樣，貴妃指甲誤觸其模，冶吏不敢擅易。此半月痕，卽貴妃爪印也。又禾中橋朱有半月痕，相傳是西施爪印。二美人俱以指爪傳，甚奇。

粵歌

粵俗好歌。凡歌以不露題中一字，語多雙關，而中有挂折者爲善。挂折者，挂一人名于中，字相連而意不相連者也。歌辭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觀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節長聲，

自遇自復，詞必極豔，情必極至，使人喜悅悲酸而不能已者，乃爲極善。長者名「摸魚歌」，三緘合之，蓋大蕪調也。其短調踏歌者，不用絃索，往往引物連類，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如曰「中閩日出四邊雨，記得有情人在心。」曰「一樹石榴全著雨，誰憐粒粒淚珠紅。」曰「妹相思，不作風流到幾時？只見風吹花落地，那見風吹花上枝。」「蜘蛛曲」曰「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又曰「妹相思，蜘蛛結網恨無絲。花不年年在樹上，娘不年年作女兒。」「素馨曲」曰「素馨棚下梳橫髻，只爲貪花不上頭。十月大禾未入米，問娘花浪幾時收？」梳橫髻者，未笄也。官笄不笄，是猶不肯在花棚上也。十月熟者，名大禾。歲宴而米不入，花浪不收，是過時無實也。此刺游女，亦以喻士之不及時修德，流蕩而至老也。有曰「官人騎馬到林池，斬竿筍竹纖管篴。管篴載綠豆，綠豆饒相思。相思有翼飛開去，只賸空籠挂樹枝。」刺負恩也。有曰「一更鷄啼鷄拍翼，二更鷄啼鷄拍胸。三更鷄啼郎去廣，鷄冠沾得淚花紅。」有云「歲晚天寒郎未回，廚中烟冷雪成堆。竹篙燒火長長炭，炭到天明半作灰。」有曰「柚子批皮瓤有心，小時則劇剉。如今頭髮條條梳到尾，死央怎得不相尋？」有云「大頭竹筍作三極，敢好後生無置家。敢好早禾無入米，敢好攀枝無晾花。」（敢好，言如此好也。）諸如此類，情深調豔，深得風人之遺。又粵西祠女，亦喜踏歌。其歌皆七言，或二三句，或十餘句不等。如云「黃蜂細小蠶人痛，油麻細小炒仁香。」又云「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

思娘留半牀。」又云「與娘同行江邊路，却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要憑江水作媒人。」布格命意，另是一種。以此推之，則苗人跳月之歌，當亦有可觀，惜無人譯之者。

射潮

廉州海中，常有浪三口連珠而起，聲若雷轟，名「三口浪」。相傳舊有九口，馬伏波射滅其六。屈翁山先生有「射潮」歌云：「后羿射日落其九，伏波射潮滅六口。海水至今不敢駭，三口連珠若雷吼。」人知錢王射潮，而伏波射潮，罕有知者。

媒竹

賭婦潭，在廣東龍門縣，蓼溪水口。相傳有二童男女戲賭，各持竹一片，從上流擲下，云：「兩竹相合，卽成夫婦。」俄而果合，遂成伉儷。故名潭曰「賭婦潭」。潭上竹曰「媒竹」。翁山有詩云：「兩邊生竹合無痕，生竹能成夫婦恩。潭上至今媒竹美，枝枝慈孝更多孫。」媒竹二字甚新。

迷坑

廣東廣甯縣北五十里，有圓嶺山，多坑，凡九十有九。坑坑相似，失道必三日乃出，采筍者，一識其處，稱曰迷坑。山歌云：「莫采廣甯圓嶺筍，迷人九十九條坑。」其山橫互十五里。

祥酒帘

長白祥樂園——龜——乾隆丙戌進士，由工部主事累官至布政使。嘗作酒帘詩云：「送客船停楓葉岸，詩春人指杏花樓。」都下盛傳，呼爲「祥酒帘」。

綠郎紅孃

廣東女子，多有犯綠郎以死；男子多有犯紅孃以死者。諺曰：「女忌綠男，郎忌紅孃。」翁山屈氏解之曰：「咸之象，二少憧憧，則朋從其思。少女之思往，則綠郎之朋來。少男之思往，則綠郎之朋來。皆婚姻不及其時，情欲之感所致也。」

集詩襲詩

魯哀公誅孔子曰：「昊天不弔。」節南山詩句也。「不慙遺一老。」十月之交詩句也。「孃孃在疚。」閔予小子詩句也。說見路史發揮五。此當是集詩之祖。又「母逝我梁」四句，谷風小弁凡兩見。可見詩人亦相蹈襲。則曹孟德之「呦呦鹿鳴」四句，其生吞活剝，有以藉口矣。

隋鏡

友人得隋宮鏡索詩。余賦二絕云：「六代繁華影事徂，菱花鮮豔總模糊；不知大業深宮裏，曾見君王好頸無。」「當年粉黛此泥沙，尙指團圓說帝家；便使隋隄明月在，可能還照玉鈎斜？」

蠅異

嘉靖間，御史三水何推柏，按閩，疏論嚴嵩被逮。閩人哀號攀送，有無數小蠅，朋飛羣，如江如訴，止于輿，止于桎梏，止于梭人之衣，出郭十餘里，乃散。抵京入獄，蠅集如前。見屈翁山廣東新語。夫以蠅之可惡，詩人譏之，而示異如此。可見嵩之讒譖，并蠅不若矣！

小峨帽

錢唐楊西明——星耀——於市購得一石，高尺有半，徑倍之，質白而潤且堅，起二十四峯，形如束筍，邱壑畢具。識者曰：「此蜀產雪精石也。」蓋峨帽之積雪凝結而成，因名之曰「小峨帽」。楊君右詩，答王淑亭云：「我欲游五岳，欲去不去心忡忡。雖無負郭之田石，尤婦却有奇書萬卷詩千筒。手植海棠二十載，年來作花百萬嬌。春紅疏花細草各有態，紙窗竹屋交相通。往往夢游峨帽與天姥，焉能舍却布被陟險支枯筇。峨帽之神，嘉余頗癡散，特遣一峯縮入長房之壺中。壺中靈氣不可測，幻出二十四朶青芙蓉。昨在西蜀今吳東，欲與鸞嶺爭雌雄。山神或恐兩損失，不如及早歸宏農。主人得之大喜歡，置之廣徑傍古松。恍疑來自龍王宮，水氣沁入雲濛濛。又疑三代以前古積雪，雖有扶桑烈日鍊不融。偏身苔蘚非三冬，獨有一峯不染如禿翁。其餘衆峯環抱如屏風。一峯蜿蜒起伏如游龍，一峯微露圭角無尋蹤。疑是徘徊石，羅列埋荒叢。又疑吼山觀魚之奇境，中央臨水萬頃涵清空。此乃峨帽分支，徘徊吼山之變態，奇妙只可歸天工。雲間王子亦好事，走馬出郭遠過

從相與合掌各拜倒，白謂如此奇石真難逢。明日寄詩煩奚童，磊磊落落與頗濃。我豈海嶽君坡公。君家飛泉之石，我昔寓目殊玲瓏。（叔亭有英石名飛泉，余昔賦詩）自昔宋人實燕石，只可譬之綠珠歸石崇。世俗茫然不顧等萱蓬，石兮石兮吾將與汝成始終。詩頗恣橫。

二劉妃圖

宋高宗有二劉妃圖。潘悅題詩云：「秋風落盡故宮槐，江上芙蓉並蒂開；留得君王不歸去，鳳凰山下起樓臺。」語含諷刺，而詩特清婉。

沒字碑

謝太傅墓碑無字，偉績豐功，不勝記也。秦太師墓碑無字，穢德醜行，不屑書也。（檜死，詔撰神道碑，士大夫無一執筆者，見俞德鄰佩章齋集及彭大翼山堂肆考）同一事而相隔天淵若此，又秦檜墓地，今俗名「狗葬村」。

集慶寺

寺在靈隱寺之東，宋理宗闕貴妃香火院也。初建時，貴妃父良臣欲伐材，靈隱以供屋材。僧元肇號淮海，作詩曰：「不爲栽松種茯苓，祇緣山色四時青；老僧不許移松去，留與西湖作畫屏。」詩徽于上，遂命勿伐。寺自宋至本朝，香火極盛。與雲林相埒。相傳二十八諸天首中，各有寶珠一粒，乾

隆中爲一海寧人取去。自是山門頓衰。今惟斷垣四面，古佛一龕而已。

十五魁巷

十五魁巷，宋名「石烏龜」巷，舊有寶奎鎮。宋相喬行簡故第，後捨爲寺。喬自嘉熙末，拜平章軍國重事，年已八旬。治第作上梁文云：「有園有沼，聊爲卒歲之謀；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見齊東野語。

夢中反切

唐張鎰爲工部尚書，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累旬無耗。忽夜夢有人云：「任調拜相。」寤面尋繹不解。外甥李通禮賀曰：「舅作相矣！任調反語是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卽舅名是也。」俄而白麻果下，見薛本弱集異記。此等圓夢，真是匪夷所思。

一把雪一把連

韓世宗在軍中，獨騎馳馬，使一把雪執信字旗。一把雪者，矯捷善走之人也。見斬王神道碑。一把連，明宮中近御太監。凡入侍，則抹布小刀，一一佩帶，以備上用，名一把連。見葉某明宮詞注。

軟玉珪

李鹿萃協揆，舊藏軟玉珪一事，可以屈伸，如玳瑁明角者然。協揆開府粵東。一夕，署不戒于火，

珍寶悉爲煨燼。此珪恩促取出，因觸物碰去一角。嘗考杜陽雜編，唐代宗子與慶宮復壁，得軟玉鞭。蓋天寶中異國所獻，光可鑑物，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雖以斧鑽鍛斫，終不傷缺。據此則觸而碎者，尙非寶物也。

奸雄喜怒

秦檜子嘉狀元及第，李文肅賀以啓云：「一經教子，素欽丞相之賢；累月苔兒，敢起鄰翁之羨。」檜大喜。見楊困道雲莊四六餘話。汪彥章賀以啓云：「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檜父子大怒。彥章自此得罪，羈置湖湘。見沈作喆寓簡。同一頌揚而言對仗，則汪尤勝于李也。奸雄喜怒，其不可測如此。

妒女泉

劉氏妒婦，津人人知之。唐張泌妝樓記云：「并州有妒女泉，婦人靚妝彩服，至其地必與鬻雨。云是介之推妹。」則真無稽之談矣！

三敬仲

齊高傒諡敬仲，公子完諡敬仲，管夷吾諡敬仲。三人同諡，蓋皆小心謹慎，不矜才使氣者。然而卒成伯業，九合一匡。術葛自比管仲，其出師表云：「先帝以臣謹慎，故託臣以大事。」蓋古來成大

事者，未有不本於謹慎。

公在袂候

左氏解經，惟「鄭伯克段于鄆」數語，此老吏斷獄，字字風霜。其他則長於敘事，而略于詮義。至「公在乾侯」兩傳，尤屬差謬。昭公由齊而居鄆，鄆潰而適乾侯。鄆，魯地也。於鄆言居者，明不安其居也。此逼君之勢也。乾侯，非魯地也。於乾侯言在者，明以爲如不在也。此無君之心也。誰尸其位，誰奪其權，一字之誅，嚴於斧鉞。而左氏乃曲爲之解。一則曰：「非公。且徵過也。」再則曰：「言不能外內也。」三則曰：「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於魯侯苛三尺之條，爲季孫開一面之網，長亂蔑倫，孰大於是？且安見三十二年之公在乾侯，爲不能外內；三十三年之公在乾侯，爲不能用其人乎？然則左氏之說，第回護其所作之傳而已。烏足以言處經也哉！

生壙死軒

古今人多有營生壙者。余曰：「可對死軒。」宋筆少董，名良史，名所居之室曰「死軒」。以所服用，皆上古壙中之物也。見研北雜志。

古今異俗

成化杭州府志，言「杭城餘杭門在北，不得出居人之樽，今則移而至于候潮門矣。」又言「

居人多于天竺祈夢，求功名者尤甚。今則移而至于忠肅廟矣！（案餘杭門卽武林門也。）

鐵槍

王彥章，號王鐵槍，今其蹟猶存。又舊五代史王敬堯傳，能用鐵槍，重三十斤，是另一王鐵槍也。
宋史紀事，李全能運鐵槍，號李鐵鎗。嘉慶中阮芸臺協揆撫浙時，海氛不靖，有張永祥者，英勇過人，號張鐵槍。協揆之治盜也，多資其力。後屠琴隴太守——倬——李鏗，協揆以此人薦之。故太守之緝捕，有聲于江南。

詩家

陶篔村先生自訂詩稿畢，其不入選者，以石匣藏而瘞之，名曰「詩冢」。索人題詠。山舟學士有句云：「未見投皆苦海公，然藏拙亦名山。」

以宋比周

陳孚勿軒集：「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
香山黃宗大——畿——論學云：「前之三代，由夏歷殷而文成于周；後之三代，由漢歷唐而文成于宋。名理醇粹，周宋其齊軌乎？」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以宋比周，三公之見略同。

黎女

黎人婦女，面涅花卉蟲蝶之屬，號「繡面女」。其繡面非以爲美。凡黎女將欲字人，各諒己妍媸而擇配，心各悅服，男始爲女紋面，一如其祖所刺之式，毫不敢訛，自謂死後恐祖宗不認也。又先受聘則繡手，臨嫁先一夕乃繡面。其花樣皆男家所與，以爲記號，使之不得再嫁。古所謂「雕題」是也。

廚孃

廖瑩中江行雜錄，言京都中下戶，生女長成，隨其姿質，教以技藝，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家人供過人，鉞綫人，堂前人，劇雜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孃等級。就中廚孃最爲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蓋以其糜費也。大約此風後來不行于浙江，而行于江南。明季曹辟疆大宴天下名士于水繪園。先期延一有名廚孃。至問所需，曰：「席有三等，主人將何是從？」問其所以異，曰：「席之上者，須羊五百隻，中席三百隻，下席一百隻，他物稱是。」主人曰：「上太費，下太簡，中可也。」如言備物以待，顧觀其如何處分。及期廚孃至，從者以百十計。已則珠圍翠繞，高座指揮。諸人奔走刀砧，悉仰其頤氣，先取三百之羊，每隻割下脣肉一斤備用，餘皆棄置。叩之曰：「羊之美，全萃於此，其他腥臊，不足用也。」聞者錯愕。其奢濫如此。

骨董鬼

凡作骨董之業，吾杭人目之爲鬼，以其將假作真，化賤爲貴，而又依權附勢，必憑藉乎貴人。蓋以鬼賊之謀，行其鬼狐之技者也。姑就其大者言之。宋徽宗立「花石綱」，而以朱覲統之。凡民間之一草一石，悉輩歸內府。故江南士庶，以家藏異物爲不祥。（見宋稗類鈔）則朱覲者，道君之鬼也。高宗好搜訪古玩，恨未辨真僞。畢少董——良史——載古器書畫赴行在。帝大悅，月給俸二千。後權知東明縣，又搜求古書畫載赴行在。人呼爲畢骨董。（見三朝北盟會編）則良史者，思陵之鬼也。賈相當軸，收古銅器法寶。所鑒畫有悅生堂小印，皆譚玉辨驗。（見三朝野史）其書籍，則門客廖瑩中爲之刊校。（見癸辛雜識及居易錄）案鬻書者，人亦目之爲鬼。則譚廖二公者，秋壑之鬼也。韓侂胄建閱古堂于臨安，其圖書皆向若水所定。若水卽以蘭亭殉葬者也。（見癸辛雜識及硯北雜志）則若水者，平原之鬼也。嚴世蕃建聽雨樓于京師，半截胡同，歲弄珍玩書畫，其門下湧動實鑿別之。卽戲劇所謂湯裱梢者，是則湯勤者，東樓之鬼也。其他比比指不勝屈。此輩炫人，往往創爲不經之論，而言彙彙則必商周，言磚瓦則必秦漢，言字畫則必晉唐。喪志耗財，莫此爲甚。謂之曰鬼，其實并鬼不若也。或曰：「若輩所售，皆前代手筆，及邱壠中物，非人器也，鬼器也，故謂之鬼。」於義亦通。

蟲 達 印

昨歲游湖上，汪小米攜示小玉印一方，上鐫「蟲達」二字，云：「揚州人藏之，奇案題詠者。」案蟲達，係漢高功臣，亦封列候。然漢書一見而外，他無可考。自來名士鉅公，其手澤流傳，或贗或真，業已充棟。因尋此極間極冷之人，造爲古蹟，以誘重價，使人諒其萬萬無作僞之理，而不知其正以作僞也。山鬼伏餽，一何可笑！

高穎樓

憶在塾時，錢清高穎樓先生——第——以自輓詩及告存詩，寄椒先君題詠，蓋訪隨園老人例也。業師何星橋夫子——煊——謂余曰：「穎樓殆將死矣！」余作而對曰：「此等風流，本不可有二。矧文人游戲，厥事正多，何必作此印板文字，以唐突先輩耶？若竟以此卜修短，或恐未必。」然夫子曰：「子未讀禮乎？王制云：『八十告存。』簡齋先生，年臻耄耋，教用此二字。今穎樓年未盈四十，而亦爲此，是趙孟矣！其能久乎？」俄而果卒。

相似

曹孟德之「橫槊江上」，似溫太真之「擊楫中流」，頗有義勇氣。韓平原之「定議伐金」，似周公瑾之「力排降魏」，頗有英雄氣。秦繆醜之「自操箋奏」，似陸宣忠之「手繕諸章疏」，頗有忠盡氣。賈秋壑之「幅巾鶴氅」，似諸葛公之「羽扇綸巾」，頗有瀟灑氣。桓元子之「挂袍

石上」似羊太傅之「流涕山頭」頗有名貴氣。嚴介溪之「讀書山堂」似范文正之「斷齋僧寺」頗有苦節氣。王村甫之「囚垢詩書」似朱晦翁之「寢饋章句」頗有道學氣。馬貴陽之「半壁笙歌」似文信國之「故鄉聲伎」頗有豪邁氣。然而非其人，則謬以千里矣！

加高

今杭俗飲于酒肆，令當墟換酒，率曰「加高」。案耐翁都城紀勝，酒樓名爲山一山二山三。牌額寫過山，謂酒力高遠也。

問宅詩

余因先人官事，羈滯嶺南，夢繞家山，益生惆悵。故鄉人之流寓于此者，酒邊談次，以余住宅爲問。因成七絕答之云：「花市營邊井字樓，竹竿長巷巷西頭；到門卻請君回首，湖上青山點點秋。」

「當日先臣綠野堂，（文莊既貴，始卜居于此）而今零落賸荒莊；試從和合橋頭望，望見儂家碎荔牆。」（宅中牆四面皆荔，近更蔓延，垂出牆外）

「木瓜香過木塲生，（堂前後有木瓜樹一株，老桂七株，皆百餘年物也）花草平泉舊有名；閒說玉山堂外事，對門有客淚柴荆。」（玉山草堂，顧瑛讀書處也。余家爲廡且菴，侍御舊宅。今其裔孫適安先生，尙住對門）

「酒社詩壇蹟已虛，當年裙屐樂何如；瓶花繁竹都無恙，幾個兒孫讀舊書。」（余家書屋，顏曰「兩般秋雨齋」。先高

伯祖護林編修，嘗借陳太僕句山，厲徵君樊樹，吳尺鳧，棹，丁龍泓，敬，金壽門，農諸先生月課詩社。不則集瓶花齋，或繁竹山房。瓶花齋，尺鳧先生齋名。繁竹山房，句山先生齋名也。『花記籤名樹記牌，雲林斤石辭痕埋。』山舟學士，姓極愛花。凡蘭菊諸品，悉手自標題，以待來年識認。所居曰『假山館』，其山乃一張性名手所堆者。至今門外行人過，猶指襄陽寶晉齋。『海棠庭院極清幽，我祖當年著作樓，插架尙餘殘稿在，何人更續魯春秋。』先祖父庵府君著左通一書，未竟而歿。共分八門。今所刊者，補釋一門耳。青杏三徑最情牽，北撤南帆絕可憐。爲語故鄉知己道，江湖憔悴十三年。』屋後猶餘園一區，有松有竹有粉榆，這回歸臥柴門去，添種梅花一百株。」

卿試命題

吾浙鄉試例不出大學題，以其不利也。廣東亦然。或有犯者，非貢院被火則主司有禍，而尤忌聖經一章。其理有不可解者。

會點

檀弓季武子之喪，會點倚其門而歌，會點係聖門高弟，豈無故而發此狂興？必當時居喪無哀戚之容，喪多僭越之禮，故爲此諷諭，亦主文譏諷之流也。王青蘿云：『孔門多樂道，然顏子之樂實會點之權虛。』可謂名言。

仆碑

仆韓愈准西碑而用段文昌，韓遂以仆碑得名。仆鄭絳南園碑而用陸務觀，鄭反以仆碑免禍。人之有幸有不幸，亦文之有幸有不幸也。案南園記：韓本以屬楊萬里，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韓恚，楊遂臥家十五年，見餘冬序錄。據此則楊之高見勝陸遠矣。

招牌對

紀文達公營集京師招牌，爲對甚夥。如「誠意高香，細心堅燭」，學（經蒙並授）店（僧道俱全）之類，俱極工整。案老學菴筆記：載臨安扁勝對，「乾溼腳氣四斤丸，偏正頭風一字散」。「三朝御裏陳忠翊，四代儒醫陸大丞」。「東京石朝議女壻樂駐泊藥鋪，西蜀費先生弟子寇保義卦肆」，可謂無獨有偶。

西江古蹟

都督閻公壻滕王閣序，是其宿構。得王子安作，遂匿而不出。可見古人服善，意其文亦佳作也。惜稿不傳。潯陽江琵琶一曲，千古豔稱。然此婦姓名莫攷。蔣若生太史四絃秋傳奇，以爲花退紅。想亦寓言十九。余過西江，作二絕云：「落霞孤鶩歎奇才，紫蓋青旗暗奪胎；可惜當年佳摺稿，不曾留付後人來。」「夜半琵琶發曼聽，青衫有客淚縱橫；空江一個商人婦，傳到而今沒姓名。」

稱壽

世之稱壽者，率以十爲數。吾杭有以九爲數者。嶺南及江西甯都，則以十之一爲禱。魏數謂前之十年，必加一而成；後之十年，必從一而生。此大易「貞」「元」之義也，于禮爲宜。

桃金孃

「桃金孃」，粵中花草也。花似梅而微銳，色似桃而倍赤；中莖純紫，絲綴深黃；八九月實熟，青紺若牛乳狀，味甘可養血。粵歌曰：「攜手南山陽，采花香滿筐；妾愛留求子，郎愛桃金孃。」案「留求子」，卽「使君子」也。

書地

今人詩文酬答於名上書地，往往好用古稱，此大謬也。屈翁山廣東新語一則云：「近人種廣東爲嶺南。攷唐分天下爲十道，其曰「嶺南道」，合粵東西及安南國而言。宋則分廣東爲「廣南東路」，廣西爲「廣南西路」。今概曰嶺南，則未知其爲東乎爲西乎？且昭代亦分廣東爲「廣南三道」，專言嶺而不及海焉。廉雷二州，爲海北道，瓊州爲海南道矣。專言海而不及嶺焉。今徒曰嶺南，則一分巡使者所轄已耳。日廣東之地，天下嘗以嶺海兼稱。今言嶺則遺海，言海則遺嶺，將稱陶唐之南交乎？周之南粵乎？漢之南越乎？吳、晉之交廣乎？是皆非今日四封之所至也。凡爲書，必明乎書

法。生乎唐則書嶺南；生乎宋，則書廣南東路；生乎昭代，則書廣東。此著述之體也。尊制正名以合乎國史，道端在是。」此言可以爲法。

女侯

漢陰安侯高帝伯兄妻邱嫂也。臨光侯樊伉母呂襲也。婦人封侯始見於此。

九折臂

左傳曰：「三折肱，知爲良醫。」楚詞惜誦章，「九折臂而成醫兮！」蓋文異而義則同也。

少君

左傳：「從我而朝少君。」外祖汪秋御先生——繩祖——曰：「少君卽小君，猶小卿爲少卿（昭十三）小寢爲少寢（哀廿六）之類。杜氏世族譜以少君爲南子號，非也。（案蒯賁有殺母之心，故輒有拒父之事，亦業報也）」

丁鶴年

宏治中四川周洪謨泊舟邗江，夜夢一人曰：「吾子前身也，姓丁，號友鶴山人，家維揚。」後周官南京時，以詩寄揚州太守王恕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王得詩，集耆老問之，方知丁鶴年卽友鶴山人，元末隱居，建文時沒於成都。王以此

復周。見堯山堂外紀。夫從來前身之說，或由自悟，或由人指點，未有以已告己者。豈佛家所謂身外身耶！

縣郡

漢書地理志：「始皇變封建而爲郡縣。」顧氏曰：知緣，歷引左傳國策史記以駁之，謂郡縣不始于始皇。不知當時諸侯私立郡縣，大國有之，小國則否。至胥天下而爲郡縣，何嘗不始于始皇？不過其名不自秦始耳。不然，班氏豈未讀古書者耶？春秋縣大而郡小，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郡大而縣小，魏惠王後七年，上郡十五縣是也。見大事記。又逸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據此，則郡縣之名，自周初已然矣！

老伯

今人於父執率稱爺伯。舅氏華春濤先生——岑松——則必比較年齡。長於父者曰「老伯」，少于父者曰「老叔」。截然不可紊也。昔米元章與人一帖，云：「承借贖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爲人父之兄；若爲大叔猶可也。記此以博一哂。」

左氏錯簡

左傳二十五年傳，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

好且及苜平也。晉候問原守于寺人物。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晉侯以下二十八字，當在衛人平莒于我之前。其曰故使處原，正說趙衰當爲原太夫之由也。錯簡在下耳。見高郵王伯申師經義述聞。

左氏創解

桓五年傳，「王亦能軍。」杜注，「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師解曰：「王已傷矣，尙安能殿？」亦「當爲「不」字，形相似而誤。言王之餘師，不復能成軍耳。宣十二年傳，「晉之餘師，不能軍。」正與此同。若作亦字，於上下文義皆隔閡矣。」莊十四年傳，「寡人出，伯父無裏言。」杜注，「裏言，無納我之言。」師述庭訓曰：「裏言，請不通內言于外也。襄二十六年傳，衛獻公使讓太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寡人怨矣！」對曰：「臣不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也。」不通內外之言，卽所謂無裏言。」僖九年傳，「以是藐諸孤。」杜注曰：「言其幼稚，與諸子懸藐。」顧寧人杜解補正曰：「藐，大也。」惠定宇補注曰：「呂忱字林曰：「藐，小兒笑也。」師解之曰：「杜以藐爲懸藐，諸爲諸子。以是懸藐諸子，孤斯爲不詞矣。文選寡婦賦：「孤女藐焉始孩。」李善注：「廣雅，藐，小也。孩，小兒笑也。」俗本脫一孩字，惠遂以藐爲小兒笑，其失甚矣。顧訓藐爲小是也，但未解諸字。今案諸，卽者字也。諸者，古字通。郊特牲曰：

「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或諸，即或者。爾雅釋魚，「前弁諸果，後弁諸鱗。」諸亦者也。藐諸孤，猶言羸者陽耳。（周語，此羸者，陽耳。）僖二十二年傳，「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杜注，「以其深險故。」師解之曰，「此非傳意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者，「汝必在此間戰死，不可在他處，死有定所，乃可收爾骨也。」公羊傳，「百里子與蹇叔子，哭而送其子，戒之曰：『爾即死，必于穀之嶽巖，吾將尸爾焉。』」呂氏春秋悔過篇，蹇叔謂其子曰，「女死不于南方之岸，必于北方之岸，爲吾尸汝之易。」皆其證也。宣十二年傳，逢大夫指木請其二子曰，「尸汝於是。」事與相類。宣十一年傳，「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杜注，「楚大夫縣尹，皆僭稱公。」師解之曰，「縣公猶縣尹，與公侯之公不同。如楚楚僭稱王，其臣僭稱公，則楚貴官無如令尹司馬，何皆不僭而僭者，反在縣大夫乎？」襄二十五年傳，「齊棠公之妻。」杜注棠公，齊棠邑大夫。齊縣大夫亦稱公，則非僭可知也。不然，則公尊于侯。齊君但稱侯，而臣乃僭公乎？」成三年傳，「苟營之在楚也，鄭商人有將諸褚中以出。」注疏不言褚爲何物。師解曰，「褚，裝衣也。」玉篇，「褚，視之囊也。」說文，「繫傳，褚，囊也。」集韻，「襄三十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注曰，「褚，畜也。」呂氏春秋樂成篇，「作子產貯之褚，可裝衣，亦可裝物。說文，『貯，幘也。』」又曰，「幘，載米貯也。」繫傳曰，「貯，囊也。」莊子至樂篇，「褚小者，不可以懷大。賈子春秋篇曰，『囊漏貯中通。』」俗文曰，「裝衣曰貯。」則褚貯貯貯，並字異義。

同，襜可裝物。亦可裝人。故商人欲置襜中以出也。哀六年公羊傳：「陳乞以巨囊載公子陽生。」事與此類。」成十六年傳：「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杜注：「林父奔走，不得故道。」釋文從徐子容反，或如字。」師述庭訓曰：「杜言不復故道，故讀為蹤蹟之蹤。若讀如字，則不復從之下，須加故道二字，義始明白。且林父兵敗而歸，未必不由故道也。從蓋徒字之誤。邲之敗，舟中之指可掬，則徒衆之不反者多矣。故曰不復徒。三句相對為文。晉語作邲之役，三軍不整旅，亦指徒衆而言。」此以上七則，並詳經義述聞。竊愛其創解，謹節錄而恭識之。

梅花詩

山谷云：「歐陽公極賞林和靖『梅花』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不知和靖別有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何以棄此賞彼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惡，止繫于人。說見茗溪漁隱叢話細玩二聯，各有妙處。然今人但膾炙前二句，而不及後二句，何也？」

詠鹽詩

曾見「詠鹽」詩二句云：「調成天上中和鼎，煮出人間富貴家。」甚新。惜不知爲人所作。

胎生

世傳鶴胎生，其實鶴有卵，非胎生也。惟鷓鴣却是胎生，見抱朴子及本草。

秋香

唐解元竊婢秋香事，小說家多醜稱之。案南京舊院妓，有秋香，後從良。有舊相識求見，以扇畫柳題詩拒之云：「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舊枝條；如今寫入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搖。」見梅馮金青泥蓮花記。祝枝山有頌秋香「便面」詩云：「晃玉搖銀小扇圖，五雲樓閣女仙居；行間著過秋香字，知是成都薛校書。」是蓋又一秋香也。

苗夫人王夫人

唐張泌妝樓記云：「苗夫人，其父太師，其舅張河東，其夫張延賞，其子宏靖，其婿章皋。」婦人之貴，無如此者。然碧驢郎君，延賞不識，而夫人獨識之。則其卓鑒，又有愈絕千古者，非尋常巾幗可比也。又元載敗事，其妻王夫人博聞強記，朝廷欲令爲宮中女史，夫人曰：「十六年太原節度使女，二十年宰相妻，誰能更記得長信昭陽之事？」主司上聞，俄亦賜死。其氣節，亦高出乃夫上矣！

蔡氏兩狀元

蔡宗怕升元「傳臚」詩云：「入對彤廷策萬言，傳臚高唱帝臨軒；君恩獨被臣家渥，十二年間兩狀元。」蓋一謂蔡公啓儔也。一時傳誦焉。

摸龍阿太

仁和姚少宰——三辰——之祖，業醫。嘗采藥墮溪，手摸石滑而蟻動。負姚上，兩目如鏡，照見鬚角，委姚地上，騰雲去，始知為龍也。手觸涎處，香累月不散。以手撮藥，病立愈，人呼之謂「摸龍阿太」。

人隔天河

乾隆乙未，朝考詩題，「賦得因風想玉瑤」，其韻考此三句云：「聲疑來禁苑，人似隔天河。」閱卷者以語涉不莊，將擯之。尹文端公力爭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于是衆議始定。先生館選後，乞假歸娶，朝士贈詩絡繹。昆陵程文恭公——景伊——一絕曰：「金燈花下湧笙歌，寶帳流香散綺羅；此日革姑逢織女，漫云人似隔天河。」蓋調之也。

洗福祿

常州風俗，臘月二十六日浴，曰「洗福祿」。二十七日浴，曰「洗啾啾」。啾啾，即被除之意也。

響鈴墳

嘉禾梅里，俗傳南宋王妃時雲卿墓。人上其冢，有鈴聲，名響鈴墳。趙味司馬——懷玉——有詩云：「執扇珠簾一夕捐，松楸今屬野人田；可憐委骨埋香日，已是殘山臘水年。」玉鈞一様

怨秋螢，此地猶傳有響鈴；絕勝寒瓊拾幽草，西陵夜夜哭冬青。

溫銅刀

漆其以銅飾之，銅其莖以銀鑲之，莖得周尺七寸六分弱，身長三其莖而微不逮焉。冬月握莖不寒，故名「溫銅」。傳爲明戎政尙書陸公——完學——遺物，思陵賜也。汝南許大令——元基——藏之。

蝴蝶會

今同人攜酒一壺，肴二碟釀飲，名之曰「蝴蝶會」。匪僅諧聲，亦以象形也。頗雅，可入吟詠。

朱錦山

錦山，烏程人。能陳二十四種樂器于前，以手口及頭足動之，皆中節。又能奏各種曲，間以搏戰等聲，亦臻其妙。自言嘗給事故相邸中，敗後辭去，復還吳中，以素業糊口焉。近廣東亦有所謂鑼鼓三者，可謂與之相類。

李笠翁墓

笠翁晚年卜築于杭州雲居山東麓，綠山構屋，名曰層園。卒，葬方家峪九曜山之陽。錢唐令梁允植題其碣曰：「湖上笠翁之墓。」日久就圯。仁和趙寬夫——坦——命守冢人沈德昭修築之。

復樹故碣，且俾爲勞藏于家，可謂風雅好事者矣！

燕臺小樂府

京師奢靡，甲于天下，而詐僞亦甲于天下。余嘗作燕臺小樂府五首。「梨園伶」云：「軟紅十丈春風酣，不重美女重美男。宛轉歌喉鼻金縷，美男妝成如美女。樓臺十二醉春風，過午花梢日影紅。此際香車來陌巷，此時脆管出簾櫳。簾櫳掩映嬌妝束，場屋頻頻滾絃索。須臾花枝照眼明，飛上九天歌一聲。歌聲未罷歡聲滿，就中誰得秋波轉。曲罷翩然下坐旁，猶留粉暈與脂香。憑整眉語通心語，好把歌場換酒場。酒樓攜得人如玉，自占藏春最高閣。閒泛鵝兒弄翠尊，不容鸚母窺簾幙。承顏伺色再聰明，射覆藏鉤靡不精。欲卽偏離拋又近，若無情處動人情。情多不及黃金貴，幾束吳綾謀一醉。夢裏溫柔鏡裏人，甘心竟爲他憔悴。憔悴青衫興已闌，一鞭又跨別人鞍。試看花底秦宮活，誰念車傍范叔寒？」「賈骨董」云：「世間何者爲古物？尺五青天一明月。世間何者爲真靈？日星河嶽賢聖經。彼食肉者何僧父，以假作真新作古。遂使市井售利徒，窮極妝點相欺誣。先秦銅鼎漢玉罍，阿房宮甌未央瓦。李斯古篆右軍書，戴嵩老牛韓幹馬。湘簾棊几清絕塵，一一帖妥而橫陳。若者商周若虞夏，平視羣材高索價。吁嗟乎我生已後三千年，眼光那及前人前。矧乃寶物出非偶，鬼護神呵妖魅守。書官用器惟求新，當王者貴物最珍。羲皇以前瓦與石，縱在人間何足惜？君不見貧

兒乞食善解嘲，原憲之杖顏回瓢。又不見奇珍從古無世壽，玉璽而今已非舊。「跑熟車」云：「雷聲素素長一街，九達大路揚塵羅。忽然到眼疾如駛，奇肱之車飛而來。車中之人美如玉，錦帶吳鉤新結束。車旁之僕秀且明，窄襟禿袖雙貂纓。執鞭者如齊越石，意氣驕人殊自得。此時可有闔門妻，窺見夫郎好顏色。試問輪蹄爲底忙，來從何處去何方。卻離羅綺開筵地，曾向氍毹選色場。色圍香陣銷魂劇，鎮日笙歌喧不絕。錦上繁花火裏蛾，此車亦復因人熱。熱場熱客自營營，冷眼看他縱橫行。直爲炎官效奔走，非關汗馬博功名。緇塵我亦驅馳客，敵車代步聊棲息。相看肥馬氣揚揚，自笑蹇驢行得得。若風從，若雲從，聘而先者毛羽豐，真不愧車如流水馬如龍。爲雞口爲牛後，跋而及者牛馬走，未免歎車如雞棲馬如狗。」「花局子」云：「李桃應候開無差，烘而出之名唐花。先時者珍後時寶，開在當時轉如草。挽回造化保有之，斲削元氣良由斯。同根相煎何太急，阿奴火攻出下策。不須翦綵方隋宮，不須羯鼓搗春風。頃刻千紅兼萬紫，雲羅霞錦開重重。京師女兒美如玉，最妙芳齡十五六。眼波秋水黛春山，灼灼花枝耀耀日。頗有羅縵夜橫陳，暖炕薰籠熨體頻。人亦如花嬌養法，蕊珠烘透十分春。容顏轉眼渾非舊，玉骨香腮可憐瘦。自是英華早殫舒，而痕容易觀何皺。矧茲弱力植無多，雨妒霜欺可奈何。縱有十重金步障，難留隔歲玉枝柯。世人看花惜花少，花若有知應亦惱。不若移根冷處栽，自開自落年年好。豈知好景發年年，爭得非時競逞妍。若使名花都有

壽何人肯費買春錢？」八角鼓」云：「十棒花奴罷歌舞，新聲乃有八角鼓。一木一扇一氍毹，演說亡是兼子虛。虛中生實無生有，別是人間一談藪。操成北地土風音，生就東風滑稽口。有時按曲蘇崑生，有時說書柳敬亭。有時郝隆作蠻語，有時公冶通鳥聲。有時雙盤旋空際，公孫大孃舞劍器。有時累丸擲空中，病癯丈人承蠅攻。須臾座中響絃索，引上雛兒一雙玉。不習梨園舊譜聲，自調菊部新翻曲。曲邊人物盡風流，燕樣身材鶯樣喉。入局先輸錢買笑，當筵又費錦纏頭。眼波眉語通消息，別有溫柔描不得。巧謔新諧倍有情，穩歌豔舞都無色。由來此戲五方同，不及京師技最工。此輩亦須官樣好，馬伶無怪客嚴公。」

管杏花

史文靖公館課庶常，以春日卽事命題。管水初——清——詩中一聯云：「兩三點雨逢寒食，廿四番風到杏花。」史公擊節。人因呼之曰「管杏花。」

鐵馬

簾鐵曰「鐵馬，」向不解馬字之義。偶閱唐馮贄南部烟花記，「臨池觀竹既枯，后每思其響。帝爲作薄玉龍數十片，以縷綫懸于簾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與竹無異。民間效之，不敢用龍，以什駿代，故曰「馬。」

家書署姓

山舟學士嘗見諸城劉文清相國，與其父文正公家書，末署款云：「塘百拜。」謂賦辛司馬會見明王文成與父太宰公書，名上亦書姓。蓋當時風尚使然。今若效之，便譁然矣！

馬闌子

今人以皮爲交牀，名「馬闌子」。官長多以自隨，以便於取擊也。按唐明皇作逍遙座，遠行携之如摺疊椅，蓋卽此之權輿乎？

陽明公之學

王文成公，功業彪炳，卓然爲一代之冠，惟以良知揭天下，稍累高明，而議者極意詆訶。至謂有明之天下，不亡于流賊，而亡于陽明，是何言歟？黃梨洲云：「今之敢于罵象山陽明者，以晦翁爲之主。是猶豪奴之慢賓客，獬犬之逐行人。」斯言真刻酷矣！

笙磬同音

沈无咎，字子慕，烏程人。少工詩，性疏傲，嘗以鬻魚爲業。所居有漁莊畝許，得魚則跣足入市，需值不二言。又善結綵珠爲燈，挾燈赴廣陵求售。一日過某商門，商素聞其名，遺其燈以白金一盞爲贈。无咎大怒，委金於地曰：「若較價值，吾不怪牧豬奴何知，而令我受腥羶物耶？」毀其燈不顧而

去客武進，一時士夫多與之交。其詩名夢花集。女子湯朝武進呂氏侍兒也，字蕙雲，亦能詩。見无咎詩而好之，因題四律以示无咎。遂聘爲妻。於是朝詩益進，遂以所酬唱者合刻之，名曰「笙馨同音」。

活孟子

明陳白沙以學爲舉倡。其學一宗廉洛。姜進士鱗者，始見白沙曰：「吾聞人多矣！如陳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殆非人也。」人間之輒曰：「活孟子，活孟子……」白沙初應聘至省，觀者數千萬人，圖其貌者以百數計。井市婦孺，皆稱爲陳道統。入京授翰林院檢討，以養母還山不仕。憲廟升遐，哀詔至，先生賦詩云：「三旬白布裹烏紗，六載君恩許臥家。」家居嘗戴玉臺巾，（玉臺，山名，巾象之也）扶青玉杖，插花帽簷，往來山水之間。有詩云：「惟有白頭溪裏影，至今猶帶玉臺巾。」又云：「拄地撐天吾亦有一莖，青玉過眉長。」又云：「兩鬢馨香齊插了，賽蘭花間木犀花。」其風流如此。白沙弟子六百餘人，以林緝熙——光——爲最。白沙歿後，湛文簡——露——祝之於衡山，嶽麓精舍。其後文簡卒，因以配享焉。

不倒翁

趙雲松觀察作不倒翁詩，欲用「黃胖春游」四字，而未得其對。明日方浴，忽憶「白題胡蝶」。

「真絕對也。喜而一躍，浴盆頓破。」

不能詩

世傳曾子固不能詩，非不能也，不過稍遜于文耳。唐張道古，名睨，博學，善古文，讀書萬卷，而不好爲詩。曾在張楚夢座上，時久旱，忽大雨，衆賓詠之，道古最後方成絕句，曰：「亢陽今已久，喜雨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此則真不能詩者矣。事見唐張鷟耳目記。

六和塔

吾杭州于開化寺塔，曰六和塔，開寶三年，智覺禪師延壽，始於錢氏南果園開山建塔。後廢。宋紹興二十六年，僧智曇重建。案四朝聞見錄，衛涇字清叔，自僉幕奉召而不入國門，翱翔于江上六合塔。又宋藝圃集，李沆有六合塔詩，然則和者，合之轉音，今北人口呼合如和字。俗傳六和塔，係元僧楊璉，真伽真宋陵骨而成，實非也。真骨之塔曰鎮南塔，俗呼一瓶塔，又曰白塔。吳僧白塔寺詩，所謂「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卽此詩也。案清江集穆陵行云：「江頭白塔今不見。」則鎮南塔自明初已剝去之矣。又江月松風集「白塔」詩，「宋宮傳自唐朝寺，白塔崔嵬寢殿前。」則在大內，是又一白塔也。

姬姜被難

宋其姬待媵不至而死于火，楚貞姜待符不至而死于水。婦人之義，守禮大於避害。二夫人之事相同，皆能人之所難能者也。後之議者，謂其知守經，面不知達權，誤矣！

名之顯晦不同

郭翼雲履齋筆記，張俊有愛姬張禮，乃錢唐妓，頗涉書史。拓皋之役，俊發書牘以家事。姬引蠶去病趙雲以堅其心。俊以其書繳奏，上親書獎諭。張韓皆中興名將，皆有奇女子，又皆出微賤，亦奇矣。施彥執北窗炙課，「錢唐兩處士，林和靖居孤山，徐冲晦居萬松嶺，夾湖相望。徐之孫忉，猶守故廬，語人曰：「先祖有言，子孫世世勿離錢唐，永無兵燹。」」（先生名爽，賜號冲晦）今人但知林和靖，而不及冲晦，盛稱梁紅玉，而不及張禮，亦有幸有不幸也。

王墳豆

九曜山下有隙地焉，相傳是明昌化伯邵林墓域。林爲孝惠太后之父，舊稱邵皇親墳，杭人語爲邵王墳。其產地蠶豆甚佳，俗呼王墳豆。此可與東陵瓜，同作邵氏典故。

鷓鴣米

漁洋山人居易錄，「戈陽汪少宰——偉——赴一中官，請設飯，止半盂而香滑異常。問米所從出。云：「四川以箴例進貢者，米生于鷓鴣尾，尾止二粒，取出散去，來年則更取之。」其事甚異。

先伯祖諫庵先生有「鷓鴣米」歌云：「鷓鴣鷓鴣吾問爾，爾何不學雄鷄自斷屠。胡爲苦喚行不得，猶護尾中二粒米。鷓鴣向我鳴鈎轉，請對以臆知是不。白鷺縷，青鳳裘，鶴髦翠翎雄雉頭。徵取羽毛助文采，山林搜捕遭危殆。可憐更有觸網羅，燔灸煎烹調鼎鼎。豈若米自尾中生，不勞播穀頻催耕。各以二粒充玉食，香淨突過長腰杭。但使年年來去無羈縛，子尾脩脩子亦樂。」

諱

書傳之論諱，亦有不可通者。先伯祖有與廬抱經學士論諱書，及書諱辯後二篇，極賅博精核，爰敬錄之。書云：「佗來辱書，是前月十日所發。昆陵至杭僅六百里，奚遲滯如此？承示古人生不辟名，卒哭乃諱，引據精核。先生之論詳矣！然竊有疑焉。卽以天子諸侯言之。周襄王名鄭，而不開鄭國改封。魯廢具敖二山，而有公孫敖。衛襄公名惡，而其後有大夫齊惡。何以不諱齊有昭公而其兄孝公名昭，宋有成公，其孫平公名成。舉諱則犯名，諱名則廢諱，宜如何諱？且有子孫與其先世同名者。黃圉之父名辟方，而孝王名辟方；厲王名胡，而僖王名胡；晉惠公名夷吾，而靈公名夷皋；鄭武公名掘突，而厲公名突；蔡文侯名申，而昭侯名申；杞桓公名姑容，而文公名益姑；莒渠邱公名朱，而犁比公名買朱鉏。若夫武王，一代之宗也，而衛有公叔發，鄭有公子發，伯禽不祧之君也，而有柳下惠展禽。茲與期，莒之祖也，而後世有茲平公及展與庚與。季勝，趙之祖也，而春秋有趙勝，戰國有公子勝。

平原君，亦名勝。陳完，田齊之始祖也。而陳成子有兄曰完。凡此豈得援舍故諱新之例，以爲詞耶？又有以祖父之名爲氏，如杜世族譜鄭氏族略所載者。則祖宗之名，世世不可復諱，亦不必入門而問矣。是皆愚昧所未解。顧先生再諱之。書後云：『舊唐書譏退之自辨紕謬，豈以李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耶？王觀國學林引唐人康駢劇談錄曰：『元帶之以明經擢第，願結交李賀，執贊造門。賀覽刺不答，徵之慚憤而退。後登要路，因指賀祖名進，不合應舉進士，遂致撼軻。』乃知毀賀者，徵之也。惟稱祖諱，進與言父晉肅異。然退之頗有誤處。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適。』裴氏集解：『車通避漢武帝。』則不諱轍之說恐非。杜上聲，度去聲。杜度二字，不同音。（杜度見晉書衛恆傳，非杜操字伯度者也。）治天下之治，平聲。非去聲，且犯高宗正諱。卽憲宗時，高廟已祧，不諱而諱，辨中似不宜見此字。曾子父名點，不名皙。子文化及送黨孟乘，隋書煬帝紀，唐書竇建德傳，並非孟景。以乘與昺同音而改之。李林甫上御定月令表，璿璣玉衡，以璣與基同音而改之。則不諱潛勢乘機之語，殊未盡然。蓋唐俗重諱，自天子迄士大夫家，雖二名嫌名亦避之。其弊至于父名樂，終身不要絲竹，不淤嵩岱。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踐。退之此辨，殆借以諷世歟？至周密齊東野語引諱辨云：『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公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布帛爲布皓，腎腸爲腎修。』今文無之。此乃顏氏家訓風操篇語，弁陽老人誤以爲諱文也。』

解經可噱

羣儒羽翼經傳，而間有極可笑者。桓六年經書「實來。」杜注謂「承上五年冬，公如曹，故曰實來。」此解原屬牽強。蓋從關文之說爲是。而家氏鉉翁引子皮實來，鞏伯實來爲證。以爲天王使人下聘，毋論聖人不作此諛詞隱語；且作經未成，而反引未來之傳以爲註解。有是理乎？襄二年「葬小君齊姜。」九年「葬小君穆姜。」左氏以齊姜爲成公夫人，穆姜爲宣公夫人，傳文甚明。公羊獨疑其詞，曰：「齊姜與穆姜。」則未知其爲成夫人歟？宣夫人歟？而何休直以齊姜爲宣夫人，疏申之云：「何氏以齊姜先薨，多見爲姑；穆姜後卒，理宜爲婦。」夫姑後婦歿，婦先姑逝，亦修短之數，有何定例耶？此二段解經，殊屬可笑。又魯定公母不書薨，遂引仙傳以爲服「五加皮」致不死。羊舌大夫以盜獻羊埋頭，事發掘舌爲證，因而得姓，可謂不經之談。

封神傳

封神演義一書，可謂誕且妄矣！然亦有所本。舊唐書禮樂志引六韜云：「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案五車二馬，乃四海之神；祝融，句芒，顓頊，蓐收，河伯，風伯，雨師也。又史記封禪書，「八神將太公以來作之。」則俗傳不盡誣矣。今凡人家門戶上多貼「姜太公在此，諸神迴避，

「亦由此也。」

眞字

十三經無眞字，蓋正字，卽古眞字也。正鶴，正月雨，無正皆是。今廣東各藝招牌，如教識正銀，正山水，皆不作眞字，尙有古風。又經書中假字，皆可假借解。蓋真假二字，古悉用誠僞也。

書卒異詞

凡人死曰卒，曰病終，曰溘逝，曰厭世，曰棄養，曰長逝，曰捐館舍，此夫人知之也。又曰「棄堂帳」。顏里公徐府君神道碑，「夫人春秋六十有八，棄堂帳于相州之安陽。」又曰「啓手足」。獨狐及獨狐夫人韋氏墓誌，「啓手足之日，長幼號咷。」權德輿杜岐公誌銘，「十一月辛巳，啓手足京師安仁魯。」梁肅星甫縣尉誌銘，「啓手足於嘉興縣私第。」宋李宗諤石保吉碑，「啓手足於豐義坊之私第。」又曰「隱化」。陳子昂爲其父元敬誌銘，「隱化于私宮。」又曰「遷神」。柳宗元崔敬誌銘，「遷神于舟。」又道士卒曰「解駕」。見唐許長史舊館壇碑，曰「遁化」。見顏魯公李元靖先生碑，尼卒曰「遷神」。見李志陳唐興聖尼法澄銘，曰「遷化」。見唐紅化寺尼見行塔銘，曰「捨壽」。見唐濟度寺尼法願誌銘，僧卒曰「遷形」。亦曰「遷化」。見禪道安禪師塔記，及僧羅新等經幢，曰「示滅」。見劉禹錫牛頭山融大師新塔記。

徒法無益

周書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飲酒之禁，何至其嚴如此；蓋其時朝歌化紂之俗，醜酒太甚，故特設厲禁以止之。所謂刑亂國用重法也。明洪武初定例，凡吸烟者殺無赦。烟草本出于外域，可見當日亦以此爲鴆毒，故立法如此之峻，而今則人易葉而戶杭奇矣！竊謂鴉片之禁，近日愈嚴而行愈廣。余謂不及十年，必至人人吸之，如水菸旱菰而後止。地日產其戕生之物，而天亦不能不傷其好生之心，哀哉！

孔子刪詩

阮亭司寇池北偶談，謂孔子正樂而並未刪詩。其論云：「論語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家論對哀公問郊，亦曰：『臣聞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知古詩本有三百，非孔子手定也。又左氏列國卿大夫燕饗賦詩，率皆三百篇中，多在孔子之前。其非夫子刪定，了然可見。然其說亦有未可盡通者。如茅鷗、河水、新宮、鸞之桑矣等篇，獨非賦詩也乎？今則全篇逸去。其他「素以爲絢兮」一句，「唐棣之華」四句，見于論語。「兆云詢多」二句，「周道挺挺」四句，「祈招之愔愔」六句，見於左傳。「昔吾有先正」五句，見于小戴記。緇衣篇「魚在于藻」六句，見于大戴記。用兵篇「國有大命」三句，見于荀子臣道篇。至「南陔」等六空，有笙無詞，「狸首」亦然。

則謂三百篇外絕無刪勳，亦未見其允當。大約或篇或章，均係舊逸，而單詞駢句，尙錯雜于簡端。孔子定詩時，則竟刪去，以成三百五篇完好之作，亦述而不作之意也。如謂古詩三千，而刪存止于三百，則馬遷傳聞之誤，前人辨之詳矣！其說殊不足信。惟墨子公盆篇有云：『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諸子之說，固不足盡信，然鑿鑿言之，不知卽此三百篇耶？抑別有所謂三百者耶？

摩蚤

禮記不麀蚤，舊注訓麀爲快，謂祭不以蚤爲快也。其說殊屬晦澀。杭堯浦太史一世駿續禮記集說，引歸安鄭氏曰：『此言臨祭之時，極其誠敬，不敢指麀，不敢搔爬，所謂手容恭也。蚤與搔，古字通耳。』似較舊說，于義爲長。

韓公怕蘇公笠

廣東潮州婦女出行，則以皂布丈餘蒙頭，自首以下，雙垂至膝。時或兩手翕張其布，以視人狀，甚可怖。名曰文公帕，昌黎遺製也。惠州嘉應婦女多戴笠。笠周圍綴以綢帛，以避風日，名曰蘇公笠，眉山遺製也。二物甚韻。

毛詩酒令

向在友人家小飲，行一酒令，須四言毛詩二句，合成一花，要並頭並蒂連理。如「宜爾子孫，男
子之祥」，隱宜男，此並頭花也。「駕彼四牡，顏如渥丹」，隱牡丹，此並蒂花也。「不以其長，春日遲
遲」，隱長春，此連理花也。此令甚新。

孟子始尊伊尹

孟子稱伊尹之任，辨伊尹之志，論伊尹之出處，明伊尹之見道，統七篇之中，屢屢言之。而孔子
口中絕未論及牧野之師，桐宮之放，事爲其叛，功罪俱難言之也。聖人之意深矣！

水晶

古人之言，有未可盡信者。格古要論，及劉貢父俱云：「水晶爲千年老冰。」然此物出于廣東
潮州，潮州烏得有冰？且有黃晶、紫晶、綠晶、茶晶、墨晶、髮晶之別，其非冰也明矣！考鐵圍山叢談載：「
政和間，伊陽太和山崩，裂出水晶。」則是石中所產無疑。又案劉貢父與一弁員同座，偶言及水晶，
係是何物。貢父曰：「不過多年老冰耳！」冰兵同音，蓋戲語也。本不可以爲據。

市井食單

豬耳朵名曰「俏冤家」，豬大腸名曰「佛扒牆」，皆蘇人市井食單名色。

殿寺新名

殿名多取堂皇冠冕字樣，而光武洛陽有「御飛殿」，見七修類稿。寺名多取安禪祈福字樣，而蜀中成都都有「相思寺」，見香祖筆記。

念珠鐘聲

念珠名「牟尼珠」。庶物異名疏：「梵語鉢塞。」此名數珠，乃引接下根牽果修業之具也。瓦釜漫記：「念珠凡一百零八枚。」蓋取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準一歲之義。其曰「天罡地煞」者，荒唐之言也。鐘聲一百零八下者，亦取此義。而擊之法，各處小有不同。杭州歌云：「前發三十六，後發三十六，中發三十六，聲急，通共一百八聲息。」紹興歌云：「緊十八，慢十八，六徧湊成一百八。」台州歌云：「前擊七，後擊八，中間十八徐徐發，更兼臨後擊三聲，三通共成一百八。」

和尚破葷

人餽得心大師雞子若干枚，師大吞咽，作偈曰：「混沌乾坤一穀包，也無皮骨也無毛；老僧帶爾西天去，免在人間受一刀。」是大慈悲，大解脫。張獻忠攻渝，見破山和尚，強之食肉。師曰：「公不屠城，我便開戒。」獻忠允之。師乃食肉，說偈曰：「酒肉穿腸過，佛在當中坐。」是大功德，大作用。若唐僧人某：「但願鵝生四脚，鼈著兩裙。」人以爲俊語。又某僧，劈伽藍作薪煮狗肉，有句云：「狗肉鍋中還未爛，伽藍再取一尊來。」人以爲灑脫。余謂此不但魔道，直是餓鬼道，畜生道矣！

任翼聖

任翼聖憲副——啓運——九歲讀孟子終，飲泣不食。乃祖問其故曰：「豈有讀『然而無有乎爾』二語而不悲者乎？」後晚年學易，研思極慮，忽神遊乾坤圖內，身如委蛻。一霎八卦劃然開朗始甦。蓋如臥如死者，已旬有七日矣！奇哉！見震澤任心齋——兆麟——有竹齋集。

武弁臨終詩

明杭吳東昇，武弁也，年八十卒。臨終詩曰：「囑咐兒孫送我終，衣衾棺槨莫豐隆；停喪只好經旬外，出殯須行徑路中。念我行藏無大過，請僧超度有何功？掘坑埋了平生事，休信山家吉與凶。」
杭人奢于喪而緩于葬者，當奉此詩爲金圭玉臬。

膽異

諸物之膽，皆附肝不動。蚺蛇之膽，隨日而轉，分上中下三句。熊膽隨時而轉，分春夏秋冬。象膽隨月而轉，分十二建；蓋象具十二肖肉，如正月建寅，膽在其虎肉是也。

聚珍版

沈存中云：「慶曆中有畢昇爲活字版，用膠泥燒成。」武英殿聚珍版，自易銅爲木之後，近聞亦多散失。頃廣東新製活字版一付，以黃楊堅木爲之，現已有二萬餘字，隨時增益，大約至五六萬。

字，可以足用。吳石華——蘭修——曾勉士——釗——兩學博，儀墨農孝廉——緒中——主司其事，將來可成一鉅觀也。

優劇

宋時大內中，許優伶以時事入科譚，作為戲笑。蓋兼以廣察輿情也。秦檜當國，和議既成，無迎還二聖意。又檜一日于朝堂候寐，誤墜其中，都察院吳某立置曲柄荷葉，托首安于椅後，遂名曰「大師椅」。有二優因戲于上前，一人捧大師椅，安排坐位；一人盛服緩步而出，耳後帶大金環二，垂至前肩，一人問曰：「汝所帶是何物？」曰：「此名「二勝鑽」。」一人直前將隻鑽擲諸其背，曰：「汝但坐大師交椅，受用足矣！二勝之鑽，置之腦後可也。」韓侂胄當國恃功，妄作諸事，皆矯旨行之。偶值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之事，正如客人賣傘，不油裏面。」史彌遠當國，威福日盛，凡有貧賤者，必奔走其門。一日，伶人于上前演劇，一人扮顏夫子，喟然而嘆。子貢在旁曰：「子何憂之深也？」顏子曰：「夫子之道，仰彌高，鑽彌堅，未知何日望見，是以嘆耳。」子貢曰：「子誤矣！今日之事，鑽彌堅，何益？只須鑽彌遠足矣！」余謂伶人之慧心壯膽，固屬可嘉；而諸帝之側聞譎諫，如贖如擊，何也？

鮮魚生道

東坡仇池筆記，以徐問真喚鮮魚生蔥爲異人。古人蓋未知食鮮之說。所謂鮮者，特乾魚片子耳。今則南中以鮮鮓爲佳品矣！至生蔥之味美，實過于熟。北方蔥人人啖之，南人亦十有五、六，尤不足奇也！

戴記

讀戴記刪喪服，本無此法。必不得已，檀弓三年問二篇，不可刪也。

富貴詩

作富貴詩，而用金玉珠璆字樣，此大忌也。宋李旣方句云：「書標卷數金泥字，樹記花名玉篆牌。」寒乞之相，反令人不可耐。

三十而立

一夕話載「三十而立」破頰云：「兩個十五之年，雖有椅杌而不坐焉！」又釵釧記傳奇中，亦有此科譚。而不知確有此典也。北夢瑣言：「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麤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甚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爲政篇，明日謂諸從政曰：「僕近知古人淳樸，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無不絕倒。但不知此公善悟，別具會心，抑孝廉口授時，卽出此秘解也？」

三陣

員半千，本名餘慶。師王義方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遂改名半千。初應天科舉，授武陟尉。又應岳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半千越次對曰：「臣觀載籍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也；地陣，山川向背也；人陣，偏伍彌縫也。』以臣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利，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織，得地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去此三者，其何以戰？」高宗深加歎賞，對策上第。見唐劉肅大唐新語。愚謂此數語，不但詞理正大，兼有以消其握奇逞譎之謀，而動其休養仁愛之念也。

急急如律令

急急如律令，道家敕語也。解之者曰：「律令，雷部之獸，其行最速，故以爲比。」然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一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幕府文書，上郡屬國都尉二千石守丞廷義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發夫討畔羌，急急如律令。馬四十四，驢二百頭，給內侍。」此檄梁師成得之以入石，然則急急如律令，乃漢之公移常語。張天師漢人，故沿用五字，道家得其祖述耳。

逼人太甚

「卿宗與崔杼遠近，如明公之于陳恆，天生此一對彘賊；卿宗與蕭何遠近，如明公之于曹參，

天生此同時相國。此不過一時相諠之詞耳。若陸機入朝，盧志問曰：「陸遜陸抗於君遠近？」
 云：「如君子慮毓盧珽。」此則逼人太甚矣！宜其買禍也。南史王儉傳，政府見一選人姓譚，戲曰：「齊侯滅譚，那得有卿？」對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可謂捷給矣！

燒尾宴

燒尾之義，向但知「鱷魚將化龍，過龍門惟尾不化，天火自後燒之，乃成龍去。」又一說云：「燒尾者，虎貂化人，惟尾不化，必以火燒之，乃成人。」見葉夢得石林燕語。二說不同。又燒尾宴，唐書大臣拜官，獻食于天子，名曰「燒尾宴。」而小說所載，乃云：「凡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置酒饌音樂，名曰「燒尾宴。」」二說亦不同。

輓聯

輓聯不知起于何時，古但有輓詞而已。卽或有脍炙二句者，亦其項腹聯耳。石林燕語載韓康公得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人。後爲相四遷，皆在熙寧中。蘇子容輓云：「三登臺歷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中。」此則的是輓聯之體矣！

硬記

小兒讀書，勉強背誦，名曰「硬記。」亦可謂之「熱記。」見葉夢得避暑錄話。

縮骨癆

葛洪生姙丈，以病癆卒，身首漸小。醫者云：「此名縮骨癆。」其病罕聞。按宋彭乘墨客揮犀載：「呂縮叔以知制誥知穎州，忽得疾，但縮小，隨終僅如小兒。」此其是歟？

燒香

尚書：「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又柴望大告武成。」柴雖祭名，攷之禮焚柴，秦壇周禮升燔燔牲首，則是祭前燔柴升烟，皆是求神定儀，初無所謂燒香之說也。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近人崇釋氏，多好用香。蓋西方出香，釋氏動輒焚香以示潔淨，道家亦然。」今人祀社稷，祭夫子，于迎神之後，奠幣之前，行三上香禮，郡邑或有之，朝廷則無是。宋時猶存古也，今則又不然矣！」

王荆公

公久居樞要，有諫官言：「公宅枕乾剛，貌類堯祖。」公上疏請罪云：「宅枕乾剛，乃朝廷所賜，貌類堯祖，乃父母所生。」仁廟嘉納，此官直是沒得說。夫安石弊政，何不可劾，而乃言及此耶？

蔑

隱元平公及姚儀父盟于蔑。惠棟春秋左傳補注云：「蔑本姑蔑，定十二年敗諸姑蔑是也。隱公名息姑，當時史官爲之諱，猶定公名宋，哀二十四年傳，孝惠娶于商，不云宋也。古人舍故諱新，故

哀爲定諱，定不爲隱諱。汲郡古文云：「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魏史不爲魯諱，則此爲隱諱明矣。」愚按此說不然。諱有改文而無刪文，况爲地名，尤無筆削之理。且歷考春秋，莊公名同，而十六年書「同盟于幽」；二十七年書「同盟于幽」。僖公名申，而五年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七年書「鄭殺其大夫申侯」；十六年書「戊申，隕石于宋五」；「壬申，公子季友卒」；「丙申，鄭季姬卒」。二十一年書「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二十八年書「壬申，公朝于王所」。成公名黑肱，而十年書「魏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襄公名午，而六年書「壬午，杞伯姑容卒」；十年書「甲午，遂滅偃陽」；十七年書「庚午，邾子輕卒」；十八年書「楚公子午帥師伐鄭」；二十六年書「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壬午，許男甯卒于楚」；二十九年書「庚午，衛侯衍卒」；三十年書「甲午，宋災」。定公名宋，而元年書「晉人執宋仲幾」；四年書「公會劉子晉侯宋公某某于召陵」；六年書「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十年書「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奔陳」；宋公之弟辰暨仲陀石彊出奔陳；十一年書「宋公之弟辰及仲陀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十四年「衛趙陽出奔禁」；「齊侯宋公會于洮」；「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十五年書「鄭罕達帥師伐宋」。俱直書不諱，何獨于隱而異之？若云隱爲首公，亦諱始祖之意。則紀載之文，宜歸一例。閔元年書「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襄六年「杞伯姑容卒」；昭六年「杞伯益

姑卒。哀三年，齊國夏石曼姑帥師侵我。何又不諱也？杜注云：「蔑，姑蔑，一地而二名。」何必更爲穿鑿耶？

古今人比擬

明穆文簡——孔暉——以繇比王安石。其論曰：「繇名重，安石亦名重，繇圯族，安石亦圯族。繇湮汨，安石亦湮汨；繇志在平水土而有害無利，安石志在謀富庶而亦有害無利。」袁簡齋大令以劉後主比齊桓公。其論曰：「桓公庸主也，禪亦庸主也。然桓公雖嬰易牙豎刁等，而獨信任管仲；後主雖寵中官黃皓等，而獨信任武侯。卒不使二人爲羣小所撓也。」先伯祖諫菴公以周宣王比唐元宗。論曰：「宣王之與元宗皆兩截人。宣王中興，元宗亦中興，而末路皆不振。宣王軍攻以下，皆頌揚之詩；祈父以下，皆諷刺之作。元宗開元以前，姚宋相而治；天寶以後，楊李相而亂。蓋有與武之才以劫其始，而無沈厚之德以持其終也。」此等比擬，俱極貼切。

陳三元

桂林相國陳文恭公，世居橫山邨，築培遠堂。嘉慶丙子，相第不戒于火。五世孫喆臣——守叡——癸酉解元，嘗夢狀元名繼昌，遂改名。以庚辰領會狀，年甫三十。前明正德二年，有雲南按察司副使包裕，遊還珠岩詩云：「岩中石合狀元徵，此語分明自昔聞；巢鳳山鍾王世則，飛鸞峯毓趙觀。」

文。應知奎聚開昌運，會見臚傳現慶雲；天子聖神賢赫出，廟廊繼步寵華勳。後四句陳公名字悉見，亦一奇也。相傳伏坡岩下有石如柱，向離岩二尺許，識云：「岩連石，出狀元。」近則竟相連矣！狀元夫人爲李侍郎宗翰女姪。李寄詩云：「矯矯文公五世孫，南交科第奪中原；三頭掌故今雙絕，千佛名經有幾尊？獨秀高驚天極柱，一枝青出桂林邨；相期位業齊王宋，培遠貽謀屬相門。」臚傳大宋已更名，世美家聲叶鳳鳴；剛道珠岩浮柱合，又傳石刻滿城驚。七千里外荒真破，三百年前識早成；聖代得人方共慶，肯教溫飽負生平。」剝復天心未易量，祝融掃蕩亦嘉祥；重新上界神仙府，依舊平泉宰相莊。人羨唐夫年始壯，我懷君子澤彌長；泥金漫說門楣喜，白叟黃童盡若狂。先是廣西貢院前大樓久圯，形家謂宜改建，甫落成而陳遂捷三元，制軍阮宮保詩云：「文運原因天運開，一枝真自桂林來；聖朝得十三元盛，賢相傳家五世才。史奏慶雲合名字，人占佳氣說樓臺；若從師友掄魁鼎，門下門生已六回。」注：近科狀元，吳信中，洪瑩，蔣立鏞，吳其濬，陳沅及陳繼昌，皆子門生門下之門生也。陳會試卷，在第一房，王摺堂比部——廷紹——所薦；薦之夜，總裁黃左田宗伯——鈔——夢有人持阮元名帖來拜。及定元，竟以廣西卷書勝，知得兩元。大司農盧南石先生謂黃曰：「夢合矣！」楷堂札述其備細于阮宮保。宮保答詩云：「第一房中蓉鏡開，薦賢我亦夢中來；事從天定必成瑞，喜入人心真是才。魁首早知掄桂嶺，姓名爛合借雲臺；憑君入格非常事，應

有朱衣暗裏回。』真一則玉堂佳話也。

思歸詩

方坦庵宮詹詩云：『老妻書至勸歸家，爲數鄉園樂事賒；彭澤鯉魚無錫酒，宣州粟子覆山茶。牽蘿已補牀頭漏，扁豆獨開屋角花；舊布衣裳新米粥，爲誰留滯在天涯。』想見其性情之恬逸矣！

土司妻

廣西雲貴，多有土司；雖有降爵處分，例不革職。其廢弛不法者，奏革後，擇其子襲之，故俗謂土司曰「鐵紗帽」。土官娶妻，以五色瓔珞盛印爲聘；過門時乃懸之頂下，謂之挂印夫人。娶後印卽掌于其妻，呼爲「護印夫人」。築高樓以居之，曰「印樓」。民間稅契者，例價千錢之外，另折錢一百五十文，名印色錢；卽護印夫人之花紛錢也。

太白小像

通州齊春帆進士——元發——官崖州牧。封翁星垣老先生迎養在署，襟懷坦蕩，嘗遊骨董市，得竹刻李太白小像，以龜供之，旁鐫小楷一聯云：『謝宣城何許人，只江上五言詩；令先生低首，韓荆州差解事，放階前盈尺地，讓國士揚眉。』可謂風雅好事者矣！

義髻

天寶末童謠云：「義髻拋河內，黃裾逐水流。」因貴妃以假髻作首飾，而好服黃裙故也。見太真外傳。假髻曰義髻，二字甚新。

重拜花燭

馮潛齋先生——成修——廣東人，幼牛，夢有持扇爲障日者，扇上有「貴州學政」四字，因發奮讀書。年三十四，始遊庠。逾年登賢書，聯捷點庶常，改部曹，與蜀試。又典閩試，得藍生彩元作解首。先是爲王安國尙書典試所賞，必欲中元，因與正主試不合，爭之不得。尙書曰：「姑置之，此人中元，吾不信也。」閱二十年果發解，尙書喜極而藍老矣！先生嗣出貴州學差，果符夢兆，旋罷歸。好論文，有馮八股之目。年九十餘始卒。乾隆壬寅八表，與夫人同庚，康健無恙。屆結褵周甲之期，親友門生，駢集稱慶，重行花燭交拜之禮。自署其門云：「子未必肖，孫未必賢，屢忝科名，只爲老年娛晚景；夫豈能剛，婦豈能順，重燒花燭，幸邀天眷，錫遐齡。」至乾隆壬子重赴鹿鳴，洵美談也。

振振

「鑫斯振振兮」振振，多也；麟趾振振，公子振振，仁厚也；殷其雷振振，君子振振，信實也。公羊葵邱之會「桓公振振然」振振，矜誇也；左傳「均量振振」振振，盛也。一字五解。

郝陽竹枝詞

方秋白——希文——南海布衣也。祁陽竹枝詞云：「鷓鴣塘下水生波，郎住塘西妾在河，恨殺兩邊行不得，斷腸聲裏喚哥哥。」風致絕佳。

醋溜魚

西河「醋溜魚」相傳是宋五嫂遺製。近則工料簡濇，直不見其佳處，然名留刀匕，四遠皆知。番禺方椽坪孝廉——恆素——西湖詞云：「小泊湖邊五柳居，當筵舉網得鮮魚，味酸最愛銀刀鱸，河鯉河魴總不如。」讀此詩，覺此魚頓然生色。甚矣文人之筆，足以移情也。

徐聞縣

雷州徐聞縣，其始縣城逼近海墻，每潮汛洶湧，聞者震恐。後徙築縣城，居民喜曰：「海邊潮至，庶徐徐聞乎！」因改名徐聞縣。方椽坪曰：「取對「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可謂巧對。」

三垂岡

烏程嚴松齡進士——遂成——著海珊詩鈔。三垂岡云：「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隻手難扶唐社稷，連城且擁晉山河。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垂岡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格高調響，逼近唐音。集中「風通花氣全歸枕，月轉樓陰倒入池。鷓鴣盤大漠寒無影，冰裂黃河夜有聲。涼笛生於無月夜，曉鶯啼及未花天。」皆可傳之句也。

出關詩

山海關詩，不難于雄壯悲涼，而難于工穩熨貼。長白貴夢奠侍郎——慶——句云：「羣山帶作窺旁勢，大海能銷出塞聲。」力健舉。又某公謫戍出關詩云：「馬後桃花馬前雪，教人那得不回頭？」淒涼之語，出以蘊藉之筆，更佳。

黑蝶

熱河東砂石坂地，產「黑蝶」，大者五六寸，土人呼爲「黑蛾」；蒙古人呼爲「額爾伯克伊」。

桃源詩

福建莆田黃桐石，著戰古堂詩：「桃源」云：「草木自生無稅地，子孫長讀未燒書。」極新穎。

下第詩

下第詩，忌牢騷怒罵。趙甌北先生壬申下第，三首之一云：「也知得失等鴻毛，舍此將何術改操？親老何難人壽俟，詩清星散少微高。長鳴棧馬還思豆，未解庖牛忍善刀。回首短檠殘燭在，搬薑自笑鼠徒勞。」和乎中正，宜其掇巍科，享盛名，臻耆耇也。

太太

漢哀帝尊祖母定陶恭王太后傅氏爲帝太后；後又尊爲皇太后。此婦人稱太太之始也。古者婦人稱太太最重，故列侯夫人，非子復爲列侯，不得稱太夫人。見漢書文帝紀注。今則無貴賤，皆稱太太矣！太太二字，未有入詩者。近廣東某洋商黃埔竹枝詞云：「丈量看到中艙貨，太太今年稅較多。」初不知所謂。後閱粵海關報稅單，開載「某船太太一十二名，該稅九十六元之數。」始知外夷因中國婦人尊稱太太，故帶來夷婦皆呼太太，以示矜貴也。

詩中之時

「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及半開時。」此不可或失之時也。「絕頂樓臺人散候，滿場袍笏戲關時。」此無可何之時也。

夫已氏

左文十六年傳曰「夫已氏。」餘杭邵學士晉涵解云：「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懿公母密姬，位次在六，故以甲乙之數名之，適當己字。」然以傳攷之，密姬第五，非第六也。不若亭林顧氏引「彼己之子」作證爲確。

大連少連

見子戴記，少連又見論語，他無考焉。德清嚴九能——元照——曾購日本所刻七經孟子攷

文補遺一書，前列物茂卿序，其圖記有「大連苗哥」四字。知賢澤之流傳，久而遠矣！

珠江竹枝詞

李環浦——珠——新會人，著珠江竹枝詞二十首。錄其四云：「古墓爲田長素馨，素馨斜外草青青；採茶人唱花田曲，舟泊橋邊隔樹聽。」
 「夢回斜日透窗紗，新試盤頭顧渚茶，岸上不如船上樂，青山綠水是兒家。」
 「船泊沙頭莫便開，卯潮纔退午潮來，請看魚藻門前水，流到滙洲也却回。」
 「黃木灣深粉蝶飛，白鵝潭漲錦鱗肥，今朝正好游花埭，玫瑰花開夾紫微。」

瞽人填詞

陳孟周，瞽人也，聞鄭板橋填詞，問其調，爲誦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闕。不數日，卽填憶秦娥詞，
 「光陰瀉，春花記得花開夜，花開夜，明珠雙贈，相逢未嫁。舊時明月如鉤挂，只今提起心還怕，心還怕，漏聲初定，玉樓人下。」

羊賢羹

彭文勤跋龍洲道人集云：「龍洲常在辛稼軒席上賦「羊賢羹」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胃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詩甚風趣。按「羊賢羹」可對「牛心炙」。

參商

不睦曰「參商」。按左傳「遷闕伯于商邱」、「遷實沈于大夏」、「一主辰星，一主參星。參辰乃星名，夏商乃地名也。故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蘇武詩云：『昔爲鴛與鴛，今爲參與辰。』後人有用參商者，蓋錯舉之以成文耳。

土炕

北人以土爲牀，而空其下以置火，名之曰「炕」。古無其製。左傳寺人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新序宛春謂衛靈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奧隅有竈。」漢書蘇武傳：「鑿地爲坎，置燼火。」是皆近之而非也。舊唐書遼東高麗傳：「冬月皆作長炕，下然燼火以取暖。」此則土炕之始，但炕作坑字耳。

余椒雲

余椒雲司馬——潮——山陰人，官廣東，由縣丞歷知縣。有吏才好談詩。卽事云：「平生心力半消磨，無限烟雲眼底過。昨夜月明今夜雨，來宵情事更如何？」宦海升沈，人情冷暖，蓋有愧乎其言之。

閔子弟

閔子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二子何人？經傳罕見。有人至山東，謁閔子祠，見正像旁立二主，乃閔子兩弟也。一名蒙，一名革。家廟所奉，必有可據，況以卦命名，尤不謬也。

青

青與黑殊色，今北人往往謂黑爲青。案戴記郊特性，「或素或青，夏造殷囚。」此蓋青字之所助。又禹貢「厥土青黎。」王肅云：「青，黑色。」

文字

古人言文不言字。左傳「於文止戈爲武」，「故文反正爲乏」，「於文皿蟲爲蠱」，又有「文現其手」及論語「史闕文」，中庸「書同文」，並不言字也。周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牛羊腓字之」，左傳「其僚無子，使字敬叔」，皆訓爲乳。書康誥「于父不能字厥子」，左傳「樂王鮒字而敬」，孟子「以大字小者」，亦取愛養之義。惟儀禮士冠禮「賓字之」，禮記曲禮「冠而字」，「笄而字」，郊特性「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與文字之義稍近，然卒不以文爲字也。以文爲字，始于秦始皇。琅琊臺石刻曰：「同書文字」，說文序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儀禮聘禮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則字之名由秦而立，自漢而顯也。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

斯邀出，文降而爲字矣！三代以上言音不言韻，禹約出，音降而爲韻矣。（李斯、程邈、周、沈約。）

平山堂

揚州平山堂，余曾兩遊：第一次尙有園亭邱壑之勝，然已大半傾頽；二次則衰草斜陽，愈增寥寂矣。因憶陶篁邨先生，有「由紅橋至平山堂」三絕云：「遙聞天半起笙歌，面面雕空瞰碧波，若計揚州二分月，紅橋應占一分多。」亞字牆圍萬柳條，梨花簾北酒旗飄，不教尺地清閒過，更遣長廊接畫橋。」平山堂接古名藍，太守遺蹤仔細探，山色有無何處領，一簾烟雨望江南。」想見當日文酒笙歌之盛。又平山楹聯，「隔江諸山，在此堂下；太守之飲，與衆賓歡。」伊墨卿太守——秉綬——所題也。

江西

江有南北而無東西。况豫省轄地，並在江南，西何以稱焉？考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並有秦郡（今六合）歷陽（今和州）廬江（今廬州）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魏武帝紀，「進軍屯江西。」吳主傳，「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斬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桓伊傳，「淮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事。」昔之所謂江西，今之所謂江北也。故晉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淝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今則以饒洪吉諸州爲江西。是因唐貞觀

十年分天下爲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開元二十年，又分天下爲十五道，而江南爲東西兩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稱江東江西耳。亦猶廣南東路，廣南西路，今但稱廣東廣西也。

五大夫

秦分泰山松爲五大夫，桂未谷曰：『五大夫，秦爵之第九級。史記曹參由七大夫遷五大夫是也。』唐宋人詩云：『不羨五株封。』又云：『堪笑五株喬岳下，肯將直節事嬴秦。』誤以松之封大夫者五株。今泰山種五松，立石曰『五大夫。』沿而弗察也。

嶽廟對

京師市嶽廟對云：『雲行雨施，不崇朝而徧天下；理大物博，祖陽氣之發東方。』汪文端公——由敦——所書，句則趙甌北先生所撰也。

武廟對

西湖秋水觀祀武帝，在岳忠武廟之左，門對云：『德必有鄰，把臂呼岳家父子；忠能擇主，鼎足定漢室君臣。』繆昌期手筆也。

侍郎林

曲阜城東，有顏氏族葬之域，呼曰「侍郎林」。桂未谷曰：「侍郎者，石楠之轉語也。」引任昉述異記云：「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有石楠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子手植之木。」孔林植楷千載共云顏林樹石楠，人罕知者。」

親戚

史記宋世家：「箕子紂親戚也。」路史謂：「但言親戚，則非諸父昆弟之稱。」而不知非也。古人稱一家之人，亦曰親戚。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此以親戚爲父母也。左傳二十四年傳：「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此以親戚爲伯叔子弟也。昭二十年傳：「棠君尙謂其弟員曰：「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此以親戚爲兄弟也。戰國策：「蘇秦曰：「富貴則親戚畏懼。」」此以親戚爲妻嫂也。」

餞優詩

梁石癡——樞——順德人，工畫而嫻于詩。所識孔生，拉往珠江花舫，則與優人餞。優，衡陽人，依孔三載，至是首旋。或曰：「今日之酒，不可無詩，無則不許入席。」梁曰：「詩亦非難，但論工不工耳。余不工，故不作。今必欲強求，子不我工，亦不得入席。」因援筆立成四句，曰：「昔自衡陽來，今返衡陽去；風爭衡陽舟，目斷衡陽樹。」于是衆聘貽，而俱擱筆。

賊禿

今人罵僧曰「賊禿。」按梁荀濟表云：「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貪淫之賊禿。」則此語六朝亦有之。

擗

以手離物，俗謂之擗，擗卽斯也。說文，斯，析也。釋話，斯，離也。詩陳風「墓門有棘，斧以斯之。」箋，惟斧可以開析之。然此猶假物以爲用者。呂覽報更篇，「鑿孟見桑下餓人，與之脯，一胸曰：「斯食之。」注，斯，析也。此則以手離之證。

友

今人友朋相呼，稱其姓而帶以老字者，亦有所本。白香山詩，「每被老元偷格律。」謂微之也。「試覓老劉看。」謂夢得也。又有人稱字之一字而係以老者。東坡詩曰：「老可能爲竹寫真。」謂文與可也。

答

古無答字，合卽答也。釋詁，合，對也。左宣二年傳，「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杜注，合，猶答也。叔牂言畢遂奔魯。

烈皇慘訣

李自成陷京師，上命傅皇太子。二皇子至，猶盛服入。上曰：「此何時，而不易服乎？」亟命持衣來。上爲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帶，告之曰：「汝今日爲太子，明日爲平人。在亂離中，匿蹟藏名，見年老者呼之以翁，少者呼之以伯叔。萬一得全，報父母仇，毋忘吾今日戒也。」見王譽昌崇禎宮詞注。此語出自帝王之口，沈痛極矣！

一壯

醫人用艾一灼曰「一壯」。向以爲一撞，謂其事起如撞物然，而不知非也。埤雅：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壯者，爲壯人，當以此爲數年也。其餘老弱羸病，量力而減之耳。

四壬子圖

本朝方爾止畫四壬子圖，繪陶淵明、杜子美、白樂天，自執書卷請教。蓋仿後漢趙邠卿也。邠卿圖子產叔向、晏嬰、季札四人，居賓位，而自畫其像，居主位，皆模蠡鑄島之濫觴耳。

名姓之誤

齊將孫臏以臏爲名，非真名也；漢將黔布以黔爲姓，非真姓也，乃姓贖收黔爲姓。而今武人名孫再贖者，可發一笑也。

先臣先妾

人臣對君稱父曰「先臣」。晏嬰辭齊景公更宅曰：「君之先臣容焉。」稱母可曰「先妾」。戰國策匡章對齊威王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

顏子

高士傳：「顏回有郭外之田六十畝，以供饋粥；有郭內之園六十畝，以供絲麻。」若是則小康之家矣！何至簞瓢陋巷，不堪其憂耶？其說殊不足信。

大明湖酌突泉

二處皆濟南勝境。劉少宣詠「湖」句云：「舟行著色屏風裏，人在迴文錦字中。」張雲莊詠「泉」詩云：「平地忽堆三尺雪，四時長吼半空雷。」可想見兩地光景。

先大父央庵公傳

廬抱經學士所撰，敬錄于此：「梁君處素，名履繩，余益友也。善讀書，既攝其精，并正其誤。兵其兄耀北相躄錯，一時有元方季方之目。余老而衰，漫思考訂羣書，有所遺忘及錯誤，君率爲余審之。兩君皆厚余，其氣象，耀北侃侃然，君則闇闇然，和易近人，人尤樂親之。耀北棄舉子業，專精史記；學，乾隆戊申，預行己酉科。君舉浙江鄉試，人咸意其發名成業，正未有涯也。再試南宮不遇，歸途風

日燥烈，塵起漲天，熱毒往往中人，然抵家猶無恙也。會葬其先考侍郎公，在山關月餘，親程舂築之勞，維謹。瑩面富春江，時當秋末，江風射人作寒。君自以素疆壯，不爲意；然君之受病已深矣。兩害俱發，臥牀未幾，卽失音。越日而客傳其逝。余聞而驚訝，往視之，信爲之失聲長慟。悲夫！廣我見聞者，今少此一益友也。嗚呼！君生宦家，家門鼎盛。祖則大學士文莊公，父則工部侍郎冲泉公，伯祖編修蔭林公，伯父余同年友山舟侍講。設以常人處之，不爲裙屐風流，則爲裘馬清狂，以游戲徵逐爲事，不復知有文字之樂者，比比然矣！君獨蕭然若寒士，衣不求新，出則徒步，不以所病能人，不以所不知媿人，博學而孱守之，故名不涉於愛憎之口。自其曾大父谿父先生以來，學問文章，照耀海內。代精八法，得其片楮，珍同琪璧。君克自奮厲，繼承家學。其于衆經中，尤精左氏傳。蓋其舅氏元和陳君樹華，著有春秋內外傳證考。君復覺輯諸家之說，而折其衷，臚爲六門。先以其成者示余，余讀而善之。其續纂者，尙未竟也。遺草具在，檢拾而加以整比，將後之人是賴已。君詩清新越俗，有集若干卷，嘗與其兄及所親合刻梅竹聯吟，亦可見其崖略。書法雖不名家，然端謹不苟，如其人。且通說文，下筆無俗字。使老其材，其成就烏能測其所至？乃年僅四十有六而竟早世。時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三日也。在梁氏人一佳子弟，在字內少一讀書人，則又不獨老人失一益友也。哀哉！君娶於曲阜孔氏。孔氏多學人。余友孔君繼汾爲君之外舅。以君處族黨間，可以無愧色矣！一子曰祖恩，孫曰紹壬，在

再逝者或可無憾；而未死者，烏能免於憾也？余頹唐之筆，不足爲君重；但爲之志其略，亦聊以抒余之哀而已。」

雌雄牝牡

雌雄屬禽，牝牡屬獸，然而「雉鳴求牡」，「牝雞司晨」，禽亦可言牝牡。「雄狐綏綏，雌兔逐雌」，獸亦可言雌雄。至墨子非樂曰：「雄不耕稼，穡樹藝，雌不紡績織紵。」以男女爲雌雄，奇文也。

點心

今以午前午後小食曰「點心」。按唐書，鄭僂爲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此二字見紀載之始。又宋帝謂某臣曰：「朕當爲卿設點心。」

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俗諺豈稱富貴家有此二句，人俱以爲歌舞繁華景象，而不知上句乃極冷淡語也。寒食一節，古無賞心樂事，豪家俾畫作夜，中宵酣戲，比曉高眠。客之至其門者，見突虛竈冷，頗有若寒令禁烟之象，故以是比之也。

序班詩

鴻臚寺序班一官，皆考取大宛生員爲之。河間紀象庭二尹，曉嵐宗伯之少子，嘗爲此職。有自嘲詩云：「秀才每自嘆途窮，一進鴻臚氣便雄；金頂朝珠同太史，蟒袍補褂僭王公。螭頭告示雙行白，門角封皮二道紅；更有侍官儀仗狠，坐看道府打三躬。」

象膽獼肝

諺云：「人心象膽，世事獼肝。」象膽無定位，十二月屬徧體，故以比人心之難見也。獼肝凡十二析，月腐一析，則他一析更新，循環歲更。故以比世事之刻刻翻新也。

左右

人道尙右，以右爲尊，故尊文曰「右文」，尊武曰「右武」。莫能尙者，曰「無出其右」，「重右也」。失謀曰「左計」，異端曰「左道」，降秩曰「左遷」，卑左也。然今之序官及位次，則皆尙左矣。

者這

者回者，番者般者，時者邊者，箇者，「者」之爲言此也。今改爲這字。「這」乃魚戰切，迎也。郭忠愍佩鱗集云：「以迎這之這，爲者回之者，其爲非有如此者。」

制義礙詩

不從制義入手者，詩多不工，前輩多論之者。而工制義者，又往往不工詩；蓋魚熊本難兼美。且

一則妙索環中，一則神遊象外，其間固微有區別也。袁簡齋先生曰：「老子云：『仁義者，道德之蘆也，可一蹴而不可久處也。』其制義之謂乎！」

西域詩

長洲褚筠心——廷璋——官侍讀學士，賦西域詩八首序云：「璋備員史局，八載于茲，承修西域圖志，同文志，諸書考索印證，紀聖朝之疆域，闡前代之見聞，編次之餘，爰成此詩。志天山南北，都會城郭之大略，以補史乘所未備，且藉以詠歌盛烈，竊附於江漢常武之義云。烏魯木齊云：『額魯公孫此建瓴，（地爲額魯特公族噶爾丹多爾濟之昂吉）天戈萬里下風靈，山圍蒲類分西谷，（漢蒲類國地治天山西流榆谷）雲護沙陀拱北庭，（唐爲北庭大都護府，北接沙陀突厥地）不斷角聲橫，月白無邊草色入天青，輯懷城上（新建城名）舒雄眺，盡把耕疇換牧坳。』伊黎云：『人驅風雪獸驅煙，猶見烏孫立國年，（爲漢烏孫建廷處，烏孫爲行國逐水草）海氣萬重吞麗水，（伊黎河，唐時名伊麗河，亦曰伊黎水，西北流入巴爾喀什，淖爾彼海中也）山容三面負祁連，（伊黎爲計騰格里山，卽古祁連山，東西南三面，分支環抱）盤雕紅寺朝鳴角，（有海弩克固爾札兩廟）散馬青原夜控弦，紀績穹碑銜落日，（固爾札廟東，建有前後勒銘伊黎碑）玆靈班鄂想迴旋。』（定北將軍班第，驥政大臣鄂容安，盡節于此）雅爾云：『多遜川外夜吹蘆，雉蝶新城

披上朕，塞月已寒三葉護，（唐三姓葉護地，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澆風猶動五單于。（漢呼揭
 車黎麻藉振閩郅支五單于地）名藩甲捲烟消漠，（西北接左哈薩大界，大兵追阿木爾撒納入
 其地，哈薩克撒帳數千里，因而內附）健將弓開血灑燕，（巴圖魯侍衛奇徹布克敵制勝于此）
 不是皇威宣北徼，春光誰遣徧墳壇？（額爾齊斯云：「西州直北勢憑陵，瀚海迢遙渦白登，鈴澤風
 高奔怒馬，（今烘郭圖淖爾，譯言鈴澤）金山雪暗下饑鷹。（今阿勒坦鄂拉，譯言金山）曾傳舊
 壤開都伯，（舊爲都爾伯特游牧處，四衛拉特之一也。都爾伯特急讀則成都壇）僅見降王保策
 凌，（都爾伯特有三策凌者，首先歸附，封王爵，今存）四部蟲沙成底事，好將忠謹化驍騰。」吹
 一云：「梯空勁旅倚屏顏，（巴圖魯阿玉錫，以二十五人敗六千餘衆于格登山，在吹東境）逕出
 盤雕落鴈間；波浪遠翻圖庫水，（圖斯庫爾急讀即成圖庫，唐碎葉水也）風雲高護格登山。千屯
 此日開榆塞，（自圖斯庫爾北岸，傍吹河西，北行五百餘里，總名曰吹，今爲屯糧之所）十箭當年
 阻玉關，（唐沙鉢羅陞利失可汗，分十部，部授一箭，曰十箭，居碎葉東西境）碎葉長川流不極，（
 吹河爲唐碎葉川）猶懸邊月照潺湲。」哈喇沙爾云：「風雨猶疑鐵騎屯，至今沙戟有遺痕；焉耆
 鐵啓龍遊遠，（唐設焉耆郡會府，爲四鎮之一）都護城縣烏壘尊，（西境爲漢烏壘城，都護居于
 此，西域爲中）弓挂輪臺飛皎月，（西有地名王古爾漢輪臺地）劍磨蒲海射晴曛，（南有羅卜

淖爾爲古蒲昌海河源至此潛行。戍樓高處分襟帶，山水遺經費討論。阿爾蘇云：「天邊冰雪
 巒嵯峨，木素峯高朔氣多；（城北有木數爾嶺，多冰雪。回語，木數爾，冰也。）據上射生城落鴈，軍前
 覆士帳鳴鼙。東營姑墨千年積，（阿克蘇東塔里木河，北岸爲古墨國地。）南走于闐一綫河；（和
 闐河北流至此，入塔里木河。）待把方言垂竹筆，（同人用竹筆）阿蘇溫宿謾承訛。」（阿克蘇
 爲古溫宿地）和闐云：「毗沙府號古于闐，（和闐爲古于闐，唐設毗沙郡督府，西倚蔥嶺）蔥嶺
 千盤積翠連；大乘西來留法顯，（水經注，釋法顯至于闐，其國有大乘學）重源東下問張騫。（漢
 書，河有兩源，一出于闐）漁人秋採河邊玉。（于闐有綠玉河，黑玉河，卽今玉隴哈喇哈什諸河也
 ）戰馬春耕隴上田；今日六城歌舞地，（六城，曰額里齊，曰玉隴哈什，曰哈喇哈什，曰齊爾拉，曰塔
 克，曰克勒底雅）唐家風雨漢家烟。」八詩風格高舉，音調圓響，洵可傳之作也。

行狀

山舟學士遺命不作行狀，極高見也。通鑑注云：「行狀者，狀其生平之行實，上之朝廷以請諡
 也。今既不在諡典，何必作耶？」今尋常一命之員，亦立行狀，不識何所用語？

履歷

今之履歷，古之脚色也。通鑑隋虞世基掌選曹，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注色

者，注其入仕所歷之色也。宋末參選者具脚色狀，今謂之根脚。又宋人注狀，其始有「並非元祐黨人親戚」字樣，其後有「並非蔡京童貫親戚」字樣。

阮亭司寇對聯

殷彥參——譽慶——頌王文簡對聯：「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時賢士皆從之遊。」又錢亮功、名世游京師除夕以聯送文簡云：「尙書天北斗，司寇魯東家。」由是知名。

名字之妄

士希聖賢，竊比前人，于名字中寓意，往往有之。然尊如堯舜，聖若宣尼，夫誰敢比跡哉？而梁太常丞有唐堯，漢有臨武長虞舜，北隗自都督曹仲尼，唐武后時有拾遺魯孔丘，何其狂妄若是！

謙語成讖

陳桂林——文恭——性謙下。尹文端居首揆，素所推仰。一日，文恭病，文端往視曰：「吾輩均老，不知誰先作古人？」文恭拱手曰：「還讓中堂。」蓋習於撝謙，初不覺也。文端默然。及文恭予告歸，方戒途，傳聞文端騎箕之信，欲回京一弔。家人阻力，行至韓莊而薨。

相士

先六世祖谿父公，少時詣一相士問曰：「得一第乎？」答曰：「不僅是，更向上。」曰：「翰林乎？」

「曰：『更向上。』」曰：『京堂卿貳乎？』答如前。公曰：『然則作相矣！』對曰：『真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曰：『蓋協揆耳！』後以明經學博老，而以文莊貴，受大學士封。此事載阮吾山茶餘客話。偶閱唐李固曲閣鼓吹載苗晉卿落第，遇一老父知前事，問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變，然愛一郡，可得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曰：『將相更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公以爲怪誕，後果爲將相。及德宗昇遐，家宰居攝三日，二事古今絕相類。

相門對

相傳張文端予告歸里，勝門云：『綠水青山，讓老夫逍遙歲月；紫宸黃閣，看吾兒變埋陰陽。』此有所仿。明王文成父海，晚年偶書門聯云：『看見曹整頓乾坤，任老子婆婆風月。』愚謂此皆是謝太傅對客語中化來，特不如其蘊藉耳。

毛西河

西河先生，以騰口之辯才，而多師心之議論。嘗與閻百詩辨地理，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峯私造典禮，李天生杜撰故實，毛大可割裂經文，貽誤後學不淺。』

僧道

高宗御製詩，「御史有以「淘汰僧道」爲請者。朕謂「淘汰何難？卽盡去之不過一紙之煩。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實不比昔之橫姿，有賴于儒氏辭而闢之，蓋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養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旣不可行，將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遊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故爲詩以見意云：「頽波日下豈能迴，二氏于今亦可哀。何必闢邪猶泥古，留資畫景與詩材。」大哉王言，足以遏邪說而息迂談矣！

侯元經

侯元經——寫釋——號夷門，台州才士也。詞賦敏贍，屢困場屋。年五十，官江左懸丞。解餉戶部，爲庫吏，諸案不卽予批迴。侯大窘。時先文莊公爲侍郎，見侯名，曰：「夷門也。」顧司官曰：「某尙書祭文，諸君謙讓不下筆，盍屬之？」卽傳至戶部堂後，接筆札，不移晷，成駢體，極壯麗。某司官屬進曰：「此堂官祭文，諸曹司需一首，亦以相浼。」侯磨墨濡筆，復成四言韻文。一時堂上下稱旣不已。彼筦庫者已袖批文，俟侯出而卽付之，明日束裝成行矣！

賭空

今酒令猜枚，輒相請曰：「前後手，不賭空。」按此說，其來已久。元人姚文秀詩曰：「劍將蓮子拳猜子，玉手雙開不賭空。」正謂此也。

絕命詞

洪武中刑部尚書楊靖，字仲甯，有才識，乃未竟其用，以冤死。臨難之日，作詞云：「可惜跌破了照世界的軒轅鏡！可惜顛折了無私曲的量天秤！可惜吹熄了一盞須彌有道燈！可惜隕碎了龍鳳冠中白玉簪！三時三刻休，前世前緣定。」亦可悲矣！

金烏玉兔

張衡靈憲：「日者，太陽之精，積而成鳥，象鳥，陽之類，其數奇；月陰之精，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偶。」此分陰陽而言之。范育曰：「日出于卯，卯屬兔，而兔之宅乃在月中；月出于酉，酉屬雞，而雞之宅乃在日中。」此又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也。總之乃日月之積氣，非真有烏兔耳！

爺爺

玉篇，俗呼父曰「爺」。木蘭詩：「不聞爺孃喚女聲。」杜詩：「見爺背面啼。」「爺孃妻走相送。」俱以父爲爺也。今北人呼祖爲爺爺。宋燕山府永清縣大佛寺內，有石幢，係王土宗建。末云：「亡爺爺王安，孃孃劉氏。」是稱其大父大母也。則此稱自宋時已有之。然則當時北軍，有宗爺爺，岳爺爺之稱，直以尊祖之矣！

趙秋谷

趙宮贊本與阮亭有隙。罷職後，益修憾焉。嘗游吳中，與吳修齡為莫逆交。一日酒酣，語修齡曰：「爾來論詩，惟位尊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宋商邱方巡撫吳門，聞是語，遂述于阮翁。阮翁寄詩云：「尚書北闕霜侵鬢，關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語極蘊藉。

十萬卷樓

蕭山王穀陸先生——宗炎——釋褐後，遂不出山。里居數十年，閉戶著書，搜藏甚富。顏其居曰「十萬卷樓」。

三字獄

宰輔編年錄：「岳鄂王獄具。秦檜言：『岳雲與張憲書，其事必須有。』斬王爭曰：『必須有三字，何以使人甘心？』今皆作莫須有。檜以險狠，故入人罪，必欲使爰書有據，決不以模稜詰了事也。似宜從必須有為是。」

文罽酒

知稼翁集注，臨安人以黜卷「罽酒缸」可與「覆醬餗」作的對。

挂冠

挂冠之事，清時則鳴高，衰世則避禍，往往有之。紹興中周大理以不肯勘問岳飛獄，挂冠

天啓中林祭酒，以陸萬名請魏忠賢從祀孔廟，挂冠而去。此等挂冠，榮于錦旋多矣！

詩占身分

張南華——鵬翮——應制賦「湯圓」句云：「甘白俱能受，升沈總不驚。」度量可想。莊滋
 圖——有恭——朝考，「春鷺作繭」詩：「經綸猶有待，吐屬已非凡。」抱負可想。

藥別名

唐進士侯寧極撰藥譜一卷，盡出新意，改立別名，凡一百九十品。茲擇其雅而趣者錄之。黃芩曰「苦督郵」，石南葉曰「冷翠金剛」，沈香曰「遠秀卿」，神麩曰「化米先生」，白芷曰「三閻小王」，甘遂曰「隨陽給事中」，酸棗仁曰「調睡參軍」，紫蘇曰「水狀元」，藿香曰「玲瓏霍去病」，大黃曰「無聲虎」，蛇牀子曰「建陽八座」，半夏曰「痰宮劈歷」，艾曰「肚裏屏風」，細辛曰「綠鬚姜」，寄生曰「混沌螟蛉」，知母曰「孝梗」，甘草曰「偷蜜珊瑚」，肉豆寇曰「脾家瑞氣」，附子曰「正坐丹砂」，生薑曰「百辣雲」，枇杷葉曰「無憂扇」，皂夾曰「元房仲長統」，薄荷曰「冰侯尉」。俱有意義。德州田山薑癖好新奇，凡病醫以方進，書俗名者，不飲也。則知此書之作，千載後有知音者矣！

圓夢

蘇人於祝太守廟祈夢。有二人於秋闈前詣焉。夢神各予象棋卒子一枚，醒而不解所謂。一人曰：「隔河有圓夢者，君待此，吾往問焉。」至則占之者曰：「卒之爲言止也，非大吉兆，然象棋之卒，以渡河爲貴。君之卒已渡河，今秋後，將來可得一縣令，所以不大顯達者，以卒雖渡河，亦止準行一步也。彼不渡河之卒，一步不可行，其殆以諸生老乎！」已而果然。昔唐沈疇初求縣宰，夢渡江船覆，水分爲二，西則清，東則濁，遂沿東而過。占之友人賀曰：「君當授浙江分水縣矣！」後旬日果應，見謝于友。友勉之曰：「爲政宜清，昨夜入濁非佳。」後疇果以濫致命。事見唐于逖聞奇錄。此等圓夢，極有意味。

懷羸

晉文公取懷羸，于此言之，則姪婦也；于彼言之，則甥女也。名分之間，紊亂已極。較之乃翁烝齊姜，乃弟烝賈君，未達一間耳。

葡萄

北城葡萄最美。有客問：「南中何以敵此？」汪純翁曰：「橘柚秋黃，楊梅夏紫。」此與「千里尊絲，末下鹽鼓，春初早盡，秋末晚盡。」同一風致。

頤

牛羊稱着干頭，而食物亦可稱頭。晉元帝謝賜身德淨饌一頭，又謝賈功德食一頭，又劉李成謝果食一頭。奴亦可以稱頭。梁簡文帝書，言安成王餉胡子一頭，並見唐段公路北戶錄。

檳榔

南史，「劉穆之以金盤盛檳榔，宴妻兄弟。」則此品六朝已尚之。本草，「檳榔，大腹皮子也。」陶隱居曰：「尖長而有紫紋者曰檳，圓而矮者曰榔。出交州者小而味甘，出廣州者大而味澀。」粵人以蠟房灰染紅，包浮留藤葉（俗呼檳葉）食之。每一包曰一口。按梁陸倕謝安成王賜檳榔一千口，見北戶錄。則口之為稱，其來已久。其食也，滿口咀嚼，吐汁鮮紅。邱濟贈五羊太守詩云：「階下腥臊堆蜆子，口中膿血吐檳榔。」此言其鮮者。乾者，本地人不常食，多行于外省。京師人亦嗜此品。雜「砂仁」「荳蔻」貯荷包中，竟日細嚼，唇搖齒轉，惡狀可憎。漁洋山人調程給事詩云：「趨朝問夜未渠央，聽鼓應官有底忙；行到前門門未啓，轎中端坐吃檳榔。」讀之失笑。然程係南海人，固無足怪。今之士大夫往往就之。余三滯京師，兩遊嶺海，酒酣以往，手奉難辭，間一效顰，則蹙額攢眉，苦澀難忍。而甘之如飴者，別有肺腸耶？

文士淺陋

國朝磨勘諸生詩學策內，有稱唐之王阮亭，宋之白樂天，此亦可與問堯舜一人二人者，步後

塵矣！

林撫軍奏疏

江蘇賦稅，甲于天下，自元迄今，未之有改。豐年尙可支持，歉歲卽形拮据。比來連年水旱，勸捐議賑，一而再三。國帑多糜，民財告匱。巡撫林公一摺，剴切敷陳，因全錄之。道光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江蘇巡撫林則徐片奏。再江蘇連年災歉，民情踴躍異常，望歲之心，人人急切。今夏雨暘時若，滿望得一豐收，稍補從前積歉。乃自六月間江湖盛漲，沿江各縣，業已被災。其時蘇松等屬，棉稻青蔥，猶冀以江南之贏，補江北之絀。蓋本省漕賦，在江北僅十之一，而江南居十之九。故蘇松等屬，秋成關係尤重。惟所種俱係晚稻，成熟最遲。秋分後稻始揚花，偏值風雨陰寒，遂多秀而不實。然大概猶不失爲中稔。迨九月後，仍復晴少雨多，晝則霧氣迷濛，夜則霜威寒重。雖已結成顆粒，僅得半漿。鄉農傳說暗荒，臣猶不信。于立冬前後，親坐小舟，密往各處察看。見一穗所結，多屬空桴；半漿之禾，變成焦黑，實先前所不及料。然猶盼望晴霽，庶可收曬上糶。不意十日以來，滂沱不止，迅雷閃電，晝夜數番。自江寧以至蘇松，見聞如一。臣率屬虔成禮禱，悚懼滋深。雖中間偶爾見晴，而陽光熹微，不敵連旬盛雨。在田未割之稻，難免被淹；卽已割者，欲曬無從，亦多發芽霉爛。鄉民烘焙，勉強試糶，而米粒已酥，上糶卽碎。是以業戶至今未得收租，臣先因欽奉諭旨，新漕提前趕辦，當經欽遵，嚴飭各

屬，勒令先具限結。將何日開倉，何日徵兌，何日開行，登載結內，並聲明「如有逾期，願甘參辦」字樣呈送。如不具限，即以才力不勝，立予參撤，不使戀棧貽誤。各屬皆具結遵辦。然賦從租出，租未收納，賦自何來？當此情形屢變之際，實深焦灼。又各屬沙地，祇宜種植木棉，男婦織紡爲生者，十居五六，連歲棉荒歇業，生計維艱。今年早花已被風搖，而晚棉結鈴尙旺。如得晴暄天氣，猶可救之。桑榆乃以雨霧風霜，青苞腐脫，計收成僅止二分。小民紡織無資，停機坐食。且節候已交冬至，卽趕緊種麥，猶恐過時。况又雨雪紛乘，至今未已，田皆積水難種。春花接濟無資，民情更形窘迫。此在臣奏報秋災以後，歉象加增；日甚一日之情形也。地方以秋災不出九月，不許妄報，原係通守定例。然值連陰苦雨，人心難免惶惶；外縣城鄉，不無搶掠滋鬧之事。臣飭委文武大員，分投彈壓，現已安靜。除寶山鄉民，補報歉收，擠至縣署一案，另摺奏明，嚴拏提審外，其餘情節較輕，例不應奏者，亦當隨案照例懲辦，以戢刁頑。惟據續報歉收情形，勘明屬實，不得不照續被災傷之例，酌請緩徵。正在繕摺具奏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上諭：「近來江蘇等省，幾于無歲不緩，無年不賑，國家經費有常，豈容以展緩曠典，年復一年，視爲相沿成例？」並奉諭旨：「該督撫等不肯爲國任怨，不以國計爲重，是國家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無受惠之實。無非不堪官吏，私充囊橐，大吏祇知博取聲譽。」等因。欽此。臣跪誦之下，兢凜慚惶，莫能言狀。伏念臣渥蒙恩遇，任重封圻，且居此財賦最繁之地，乃不能

修明政事，盛召和甘，致地方屢有偏災，極知經費有常而不得不爲賑恤，綢綬之請，撫衷循省，已無時不汗背視顏，乃蒙皇上不加嚴譴，訓飭周詳，凡有人心，皆當如何感愧。况臣受恩深重，曷敢自昧天良？若避怨沽名，不以國計爲頭，則無以仰對君父，卽爲覆載之所不容。臣難至懇，何忍出此卽如上年臣到蘇之後，秋成僅六分有餘，而蘇松等四府一州，於徵兌新漕之外，尙帶運十一年留漕二十萬石，合計米數，將及一百八十萬，爲歷來所未有之多。原因天庾正宗，不敢不竭力籌辦，其辛卯年地丁，督同藩司陳鑾，催提嚴緊，亦手奏銷前掃數全完，業經專摺奏蒙聖鑒在案。竊惟盡職之道，原以國計爲最先，而國計與民生，實相維繫。朝廷之度支積貯，無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籌國計。所謂民惟邦本也。本年江湖盛漲，係由黔蜀湖廣江西安徽各省大水，併入長江。其破圩淹灌等處，原不止上元六縣。臣所請撫卹，第舉其最重者而言。仰蒙皇上天恩，准給口糧，災黎感淪肌髓，嗣經官紳捐資撫卹，臣卽復行奏請，毋庸動項，將所發上元江寧句容江浦儀徵五縣銀兩，留爲辦賑之需。其丹徒一縣，捐項已有五萬餘兩，並足以敷賑濟，當將前發之銀，提回司庫。凡此稍可節省之處，均不敢輕費帑金。惟于災分較重，又難猝集之區，則不得不酌給例賑。臣等另摺請撥之十三萬兩，僅分給十二縣衛軍民。雖地方廣而戶口多，亦只得挪節動撥。此外無非倡率勸捐，以冀隨時接濟。惟頻年屢勸捐輸，卽紳富之家，實亦力疲難繼。查道光三年大災，通省捐至一百九十五

萬餘兩。至道光十一年，災分較前相埒，僅能捐至一百四十六萬餘兩。其餘各年，捐項較絀。此時間閭閻乏，勸諭愈難。然觀此情形，待哺災黎，不能不勉籌推解。臣與督臣，率同司道等官，各先捐廉倡導，以冀官紳富戶，觀感樂施。凡此情形，皆人所共覩。不肖州縣，捏災冒賑，地方刁生劣監，豈肯不爲舉發。而紳富之家，又安肯聽其勸諭，捐資助賑。至再至三，且捏災而轉自捐廉，似亦無此愚拙之州縣也。至展緩之舉，祇能緩其目前，仍須徵于異日。非如蠲免之項，慮有侵吞。州縣之于錢漕，未有不願徵而願緩者。至必不得已而請。年復一年，則地方凋敝情形，早已難逃聖鑒。然臣初亦不料其凋敝之一至于此。是今漕務瀕于決裂，時刻可虞。臣不得不將現在實情，爲我皇上密陳梗概。查蘇松常鎮太倉四府一州之地，延袤僅五百餘里，歲徵地丁漕項正耗額二百數十萬兩。漕白正耗米一百五十餘萬石，又漕贈行月南屯局恤等米三十餘萬石。比較浙省徵糧，多至一倍。較江西則三倍。較湖廣且十餘倍不止。在米賤之年，一百八九十萬之米，即合銀五百數十萬兩。若米價昂，則暗增一二百萬兩，而人不覺。况有一石之米，即有一石之費。逐層推計，無非百姓脂膏。民間終歲勤勞，每畝所收，除完納錢漕外，豐年亦不過僅餘數斗。自道光三年水災以來，歲無上稔。十一年又經小水，民力愈見拮据。是以近年漕欠最多。州縣買米墊完，留串待徵，謂之漕尾。此則虧空之一端。曾經臣縷晰奏聞。然其勢已不可禁止矣。臣上冬督辦漕務，將新舊一併交幫。嗣因震澤縣張亨衡辦漕過

誤奏參革審；而漕米仍復設法起運，不任短少。皆因正供緊要，辦理不敢從寬也。今歲秋禾約收，已遜去年，茲復節節受傷，發芽霉爛。詢之老農云：「現在縱能即晴，趕曬糟朽之穀，比之上年，每畝已少收五六斗。」就蘇州一府額田六百萬畝計之，即已少米三百餘萬石，合之四府一州短少之米，有不堪設想者。民間積歉已久，蓋藏本極空虛。當此秋成之時，糧價日昂一日，實從來所未見。來歲青黃不接，不知更當何如？小民口食無資，而欲強其完納，即追呼敲扑，法令亦有時而窮。前此漕船臨開，有缺米州縣，尙能買補。近且累中加累，告貸無門。今冬情形，不但無墊米之銀，更恐無可買之米。曩時蘇松之繁富，由于百貨之流通，挹彼注茲，尙堪補救。近年以來，不獨江蘇屢歉，即鄰近各省偏災，布疋絲綢，銷售亦多。權子母者，挹無可謀之利；任筋力者，遂無可趁之工。故此大雖係勘不成災，其實困苦之情，竟與全災無異。臣既有一面多勸捐資，妥爲安撫；一面督同道府州縣，將漕務設法籌辦，總不使藉口耽延。但本年已請緩徵之處，尙不過十分中之一分有餘。此外常鎮等處亦已紛紛紉粟。臣核其情形，略輕者無請先行駁飭。但天時如此，日後情形如何，臣實不能預料。晝見陰霾之象，自省愆尤！宵聞風雨之聲，難安枕席。並與督臣陶澍書函往復，於捐賑辦漕等事，恩艱思易，反覆商籌，楮墨之間，聲淚俱下。從此即能晴霽，歉象尙不至更加。如其不然，臣惟有再行據實奏聞，仰求訓示遵辦。大江南北，各省通衢，且中外仕宦最多，一切實情，難瞞衆人之耳目。臣如捏飾，非無

可以告發之人。我聖主子惠黎元，恩施無已，正恐一夫不獲。是以察核務廣。但民間困苦顛連，倘非語言所能盡。本年漕務，自須極力督辦；而觀此景象，時時恐滋事端。至京倉儲蓄情形，臣本未能深悉。倘通盤籌畫，有可暫紓民力之處，總求恩出自天，多寬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氣。况天心與聖心相應，定見祥和普視，屢慶綏和；長使國計民生，悉臻饒裕，臣不勝延頸頌禱之至。」

東周

「吾其爲東周乎？」孫履齋——弈——示兒編云：「此是反辭，言必興起西周之盛，豈肯復爲東周之衰乎？」說本伊川，較舊注頗勝。

斫

斫之若切，今人讀若坎。張文潛明道雜志云：「世傳朱全忠作四鎮時，一日偶出遊，全忠忽指地訪曰：「此可建一神祠。」試召視地工驗之。工久不至，全忠怒甚，左右皆失色。良久工至，全忠指地示之。工再拜賀曰：「此所謂乾上龍尾地，建廟固宜；然非大貴人，不見此地。」全忠大喜，薄賜而遣之。工出，賓僚戲之曰：「爾若非乾上龍尾，便當坎下驢頭。」則知呼斫爲坎，此音之訛，由來已久。

破瓜

畫籍注與厚藏之所甚密，闕不以告，而思陵憂勤十七載，竟未之知也。

避諱

蕭文敏——方壽——官翰林學士，修四書講義。至「羔裘玄冠不以弔。」為聖諱，商于同儕，俱未有以對。翰林典簿穆維乾進曰：「大字當仍原字以尊經，小注改元字以避諱。」文敏問何所本，對曰：「中庸慎獨乃原字，小注改諱字。」文敏大悟曰：「余自幼疑此，始知朱子為避諱也。」課加敬禮。

公牘

公牘字義，有不可解者。查浮木也。今云「查理」、「查勘」，有切實義。弔，傷也，慙也。今云「弔勞」，「弔冊」，有索取意。綽，寬也。今云「巡綽」、「查綽」，有嚴緊義。當有所本，未之攷也。嘉應楊滋圃游幕南陽，作楹帖云：「勞形于詳驗，關沓移檄牒，寓目在欽蒙，奉准據為承。」

隋唐演義

隋唐演義，小說也，叙煬帝明皇宮闈事甚悉，而皆有所本。其敘土木之功，御女之車，矮民玉體，及侯夫人自經詩詞，則見于迷樓記。其敘楊素密謀，西苑十六院名處，美人名姓，泛舟北海遇陳後主，楊梅玉李開花，及司馬遼逼帝，朱貴兒殉節等事，並見于海山記。其敘宮中閱廣陵圖，麻叔謀開

河食小兒，冢中見宋襄公，狄去邪入地穴，皇甫君擊大鼠，殿脚女，挽龍舟等事，並見于開河記。（二記皆韓偓撰）其敘唐宮事，則難採劉餗隋唐嘉話，曹鄴梅妃傳，鄭處誨明皇雜錄，柳理常侍言，鄭榮開天傳信記，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無名氏大唐傳載，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史官樂史之太真外傳，陳鴻之長恨歌傳，復緯之以本紀列傳而成者，可謂無一字無來歷矣！

言可樵

常熟言可樵——尙焜——著雨翠山房詩鈔四卷。五言云：「池平魚意靜，稻熟鳥聲酣。」七言云：「長風勁與松楸戰，秋氣逼成江海潮。」

父母稱呼

稱父曰「爺」曰「翁」曰「爹」曰「爸」。而惟閩人之稱「郎罷」爲最奇。稱母曰「嫗」曰「姥」曰「嬭」曰「嬈」。而惟粵人之稱「阿吉」爲最奇。（按滿人亦呼阿吉，然彼則有翻譯也。）宋高宗稱徽宗曰「爹爹」，見四朝聞見錄。宋太祖稱杜太后曰「娘娘」，見鐵圍山叢談。近日杭人大族之稱，大約本此。舊唐書王琚傳，明皇稱睿宗爲四哥，明皇子棣王傳，棣王稱明皇爲三哥。四朝聞見錄，高宗稱章太后曰大姊姊，此舊時習慣，不可爲訓耳。

殺人

嘗聞先輩云：「士君子無操刀殺人之事。然有不手刃而甚于殺者：一曰「授徒」一曰「行醫」。」「言之凜然，不可不慎也。」

函丈方丈

曲禮，「席間函丈。」函，容也，謂席間之地，可容一丈也。孟子，「食前方丈。」謂羅列饌品，寬至一丈也。若僧舍曰「方丈。」則取維摩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名方丈室，與孟子方丈異。

無稽之談

釋文，堯殺長子考監明，尸子，舜兄，狂弟，傲，竹書紀年，太甲，殺伊尹，韓詩外傳，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淮南人間訓，曹共公，觀晉文公駢脅，使袒而捕魚。墨子明鬼，鄭穆公，見勾芒神，錫壽十九。史通雜說，自古刑餘之人，惟以彌子瑕爲始。風俗通，秦穆公，殺百里奚，而非其罪。說苑尊賢，介之推，十五相荆，仲尼，使人往視。墨子非儒，下篇，晏子對齊景公，曰：「孔丘之荆，知自公之謀，而奉以石乞。」論衡問孔篇，孔子見陽貨，汗流却走。癸辛雜識，仲尼本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筆。論衡龍虛篇，子貢滅纘，爲婦人，何休公羊注，定姜服五加皮不死。顏氏家訓勸學篇，曾子七十乃學，齊宣王見屠羊者，哀其無罪，以豕易之，此見幽求子，皆無稽之談也。

佛誕

春秋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相傳是日爲佛降生之日。按辛卯月初五，然則初八浴佛，乃循世俗三朝洗兒之說也。

紙褥

雲南騰越州善製紙褥，一牀可用六七年，堅滑馴軟，無其匹也。廣東始興清化山人，亦能作之，然不如滇製。洞庭蔡洗凡——廷棟——爲余言。又貴州出紙硯。先伯祖諫庵公有一方，用之歷年，余曾見之，可入水滌，亦一奇也。

女媧

金檜門宗伯奉命祭古帝陵，歸奏「女媧聖皇，乃陵殿塑女像。邨婦咸往祈祀，殊駭見聞。請有司更正。」奉旨「照所請行。」後數年，中州人至京，好事者問之曰：「像雖議改，尙未舉行。緣彼處香火之盛，皆由女像，故可聳動婦女。廟祝以爲奇貨，卽地方官吏亦有裨焉。若更易男像，恐香火頓衰。」于冰璜曰：「何不另立男像，而以原像爲帝后，其香稅不更盛耶？」事見阮吾山茶餘客語。調傳之論，實足解頤。然考女媧氏，三墳以爲伏羲后。盧同與馬異結交詩，以爲伏羲婦。風俗通以爲伏羲妹。而路史稱爲皇母。易繫疏引世紀稱曰女皇。外紀稱曰女帝。淮南覽冥注稱曰陰帝。須彌四城經稱爲齊吉祥菩薩。列子注云：「女媧古天子。」山海經注云：「女媧古神女而帝者。而唐人買繡」

武氏，遂有吉祥御宇之語。又論衡順韻鼓云：董仲舒言「久雨不霽則農社祭女媧」俗圖女媧之像作婦人形。審是則以女媧爲女，自漢已然，不自近世始也。積重難返，更屬匪易矣！

敗子

今人呼不肖子曰「敗子」。或曰：「敗當作稗；稗所以害苗也。」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譬如田中生稗子，其形不可分別也。」此說亦通。

達語不可爲訓

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云：「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子孫也。」歐陽公謂其庸愚。唐杜暹家藏書，每卷後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爲不孝。」後人謂其所見不廣。然余謂達觀之見，止可自擴心胸，不可垂訓孫子。三代鼎鍾，皆聖賢之制，款識具在，不曰「永寶用」則曰「子子孫孫永享用」。豈聖人超然遠覽，不能忘情于一物耶？彼李杜二公，亦豈不知身後之保守與否，不能逆料，而故作是語者，以爲垂訓之體，不得不然也。自莊列之說興，遂以天地爲逆旋，形骸爲外物，創浮雲蔽麗之談，而不爲碩果苞桑之想，是烏可以爲法哉？惟向若水盡納寶器書畫于壙內，米海嶽悉焚法書名繪于生前，則真不遠觀耳。

銀槎

道光乙酉，胡書農學士敬——以朱碧山銀槎飲客，上鐫至正乙酉年造，有碧山款識。計翻花甲第九巡矣。學士首唱詠之。諸秋士明府——嘉樂——莊芝階舍人——仲芳——吳子律——衡照——孫雨人——同元——兩學博，汪小米中翰——遠孫——暨家大人，皆有和作。因考王阮亭朱竹垞皆有碧山銀槎歌。詩序注中言之甚詳。係元至正壬寅年所造。朱以鍛銀出名，所造固不止一槎也。今閱茶餘客話云：「見一槎杯，首有『嶽壽無疆』四字，左朱華玉造，右至正乙酉年，底鐫『槎杯』二字，杯尾詩云：『欲造明河隔上闌，時人浪說貫銀灣；如河不覓天孫錦，只帶支機片石還。』圖書『碧山』二字。此槎本孫北海所藏，後歸宋玉叔。施愚山曹實庵各賦長歌。玉叔沒，流落至京，高江村復于市上得之，亦賦長歌紀事。所謂『二十年中聚散，宋孫墓木拱可悲。』此杯後歸陸費丹叔——擘——是又一銀槎也。按碧山特一尋常銀工，當日與陸子綱治玉，濮仲謙治竹，歸懋德治錫，呂愛山治金，王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時大彬治砂，江千里治嵌漆，屈尚鈞治圖章，顧青娘治硯，李馬勳治扇，齊名。而手澤留傳，代有題詠，何其幸歟！

定風螺蛳蚣劍

孫雨人學博家藏右旋定風螺一枚，又舊劍一柄，其鞘係螺蛳巨殼所爲，百足之痕，猶隱隱焉。二物皆寶庫中滿出者。

耳誦

凡讀書聰敏者曰：「過目成誦。」唐宋若昭牛應貞傳云：「少而聰穎，經耳必誦。」耳誦甚新，可與耳學作證。應貞，牛肅女，年十三。一夜夢中讀左傳三十卷，醒而成誦，亦一奇也！

櫻桃青衣

湯玉茗邯鄲夢全組織唐李泌枕中記而成。而豈知枕中記又與任蕃夢遊錄中櫻桃青衣一則，形影相似。一曰開元，一曰天寶，不知孰相沿襲也？

聖穀篇語

國朝嶺南文鈔，張南山聖穀篇語云：「果中有核，肉中有骨，言中有物。」三語括盡要旨。修辭家宜奉爲玉圭金臬。

楊訥庵

其論二蘇文云：「東坡得浩然之氣，穎濱得粹然之氣。」句山先生以爲名論。

米價

槐郊錄，溫公曰：「太平興國時，米一斗十餘錢。」此其至賤者也。明史李樞傳：「永寧宣撫奢崇明反攻貴陽，官廩告竭，米升值二十金。」此其至貴者也。

東坡行二

世稱東坡爲長公，而實則行二也。公字和仲，序次顯然。黃涪翁題李氏園詩云：「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騎仙蘇二來。」歐陽公蘇明元墓誌云：「生三子，曰景早卒，公又字子平。」見文丹淵集。

測字

崇禎末年，流寇信急，上日夜憂勤。一夕遣內臣易服出禁，探聽民間消息。遇一測字者，因舉一友字詢之。問：「何占？」曰：「國事。」曰：「不佳，反賊早出頭了。」急改口曰：「非此友字，乃有無之有。」曰：「更不佳。大明已去其半矣！」又改口曰：「非也，申酉之酉耳。」曰：「愈不佳。天子爲至尊，至尊已斬頭截脚。」內臣咋舌而還。又南昌張曼霄——儲——大學士張位之弟，醫卜堪輿，風鑑之術，靡不通曉。萬歷間遊遼東，歸語人云：「吾觀王氣在遼左。」又觀人家葬地，謂「三十年後，當大富貴，閭巷兒童走卒，往往多王侯將相，天下其多事乎！」人以爲狂。旣而果一一皆驗。乃知真龍之興，非偶然也。

朝鮮詩

康熙十七年，命一等待衛狼曠、頌孝、昭皇后尊諡于朝鮮，因令采東國詩歸奏。副行孫致彌、鄭撰、朝鮮采風錄。詩多近體。漁洋山人采之，不下數十首。余于其中愛三人焉，因節錄之。金淨「江南

春思」云：「江南殘日夢惺惺，愁逐年華日日添；雙燕來時春欲暮，杏花微雨下重簾。」鄭知常「醉後」云：「桃花紅雨燕呢喃，繞屋春山問翠嵐；一頂烏紗慵不整，醉眠花塢夢江南。」李植「泊漢江」云：「春風急水 downstream 輕燂，朝發驪陽暮漢江；篙子熟眠雙鷁靜，青山無數過船窗。」雖中華能爲詩者，何以過此？

驚燕

凡畫軸裝裱既成，以紙二條附于上，若垂帶然，名曰「驚燕」。其紙條古人不粘。因恐燕泥點污，故使因風飛動以恐之也。見高江邨天祿識餘。

賒抵折

無錢取物曰「賒」，以物質物曰「抵」，買物減價曰「折」。周禮地官司市，「以泉府同貨而飲賒。」注云：「無貨則賒貨而予之。」此賒字之始也。又泉府「買者各從其抵。」此抵字之始也。尙書「關石和鈞。」注，關者，謂彼此通同無折閱。此折字之始也。

詩魔

「先後筍簞藤薛長，往來鷗背晉秦盟。」句纖已極；然猶有巧思。偶閱宋人詩，有云：「嶺松立雪周官束塢竹，藏雲商易深。」求新至此，真魔道矣！

須臾

儀禮聘禮，通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其解餘協。而丹鉛錄云：「須待也。左傳：『寡君須矣。』是也。臾者，從申從乙。乙，屈也。猶今人言恭候屈降也。」其說未免牽強。

棖懷詞

余中年喪偶，不欲再娶，因子粵中置一妾，張姓，順德人，貌端雅，性亦柔順。以故三載以來，上下帷闥，俱無閒言。先君棄世，余以官事留逗穗城，眷屬先歸，因命其侍太夫人啓行，亦唯唯無異詞。會當改歲，乞賦歸寧。余以新年而兼將遠離，勉從所請。孰意杯酒之間，密謀起矣！太夫人定于上元次日起身。屈期僕婢在舟，行李在道，車馬在門，母來送行，堅辭不去。再三諭之，遂翦髮自誓。余不得已遣之。酒闌燈灺，未免有情，因賦棖懷詞四章云：「紅綃翠歇惹愁多，悶倚闌十喚奈何！月徂雨前微有暈，風行水上易生波。椰兒酒熟迷么妹，棟子花開逞孟婆；十二金鈴齊墜地，曉來飛報有鸚哥。」

「桃花流水碧沈沈，知比愁深比恨深；齒澗青梅太酸楚，手拈紅豆費沈吟。剖脾已見蜂腰斷，到骨空將雀腦尋；卿是張星儂是角，迢迢銀漢兩般心。」

「飛燕生生避伯勞，非關撒李入尋桃；可憐明月新團扇，斷送春風快剪刀。銜木鵲巢欹不穩，鬻花蛛網溼難牢；尊前莫唱章臺柳，容易星星感鬢

毛』「悔將花網一分寬，鳩鳥飛來崇合歡；強弩末難穿魯縞，空箱秋忍棄齊紈。茶丁綠比蓮心苦，梅子黃嫌聚樹酸；聞說蓬山今不遠，教人何處覓青鸞？」

一丁

談徵云：「唐書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按續世說，此乃个字，蓋丁與个似，誤傳寫也。」其說頗得。

釐毫絲忽

釐，易緯通卦驗謂馬尾也。十馬尾爲一分毫。孟康注漢書曰：「免毫也。十毫爲釐。」忽，孫子算術曰：「蠶絲也。蠶所吐絲爲一忽。」

大大

此二字，陵東始興人呼之互易。如稱太陽曰「大陽」。太爺曰「大爺」。大兄大弟反曰「太兄」。「太弟」。若欲稱大人大老爺，視其所書，則必曰「太人」。「太老爺」。百口論之，終不可破。因錄東谷所見一則，以資笑柄。一主一僕，行役忽登一山，穹碑大書大行山三字。主欣然曰：「今日得見太行山。」僕笑曰：「官人不識字，只有大行山，安得太行山？」主叱之。僕曰：「官人試問此間土人。若是太行山，某罰一貫；若是大行山，官人賞一貫。」主人笑而許之。至一頓學，老儒出接。主具

述其事。老儒笑曰：「主常賞僕矣！此只是大行山。」主不得已，退而賞之，僕即欣然沾飲而主意卒不能平。復見老儒曰：「將謂公土居，又有書可證，何亦如蠢僕之言耶？」老儒大笑曰：「公可謂不曉事，一貫錢，細事耳！好教此輩，永不識太行山。」是老儒之言，頗有真味。蓋有真是非，遇無識者，正不必與之辨也。（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行山，則二字本當如字讀。此僕之考覈，勝乃主多多矣！）

題驛詩

「帆力劈開千頃浪，馬蹄踏破五陵青；浮名浮利過于酒，醉得人間死不醒。」此題驛亭詩也，讀之使人豪氣頓消。

稱名

林稷庵——明倫——云：「孔子之語門人，亦曰丘。韓子之答後進，亦曰愈，足見聖賢真摯。」

命名雙聲疊韻

錢竹汀宮詹云：「古人以二字命名者，多取雙聲疊韻。與夷，萃來，濤塗，彌牟，滅明，由余，餘姚，皆雙聲也；危隆，嘉駘，鈕吾，圍龜，且居，髡頑，州仇，魁疊，皆疊韻也。」

四書令

憶少時集駕部許周生先生宅，爲長夜之飲。席間舉四子書爲令，以兩句湊成古人姓名，而此二字只許書中一見者。『曹交問曰：植其杖而耘。』（曹植）『爰及姜女，曲肱而枕之。』（姜肱）『孟子自范之齊，以追蠹。』（范蠹）『會計當而已矣，反其施倪。』（計倪）『昔者公劉好貨，晨門曰。』（劉晨）『井上有李，文理密察。』（李密）『而在蕭牆之內也，公孫衍。』（蕭衍）諸如此類。又集四聲句，『何以報德。』（康子饋藥）『天下大悅。』（君子上達）『兄弟既翕。』（妻子好合）『兵刃既接。』（能者在職）『諸人苦思，僅得八句耳。

晉文公夢

城濮，文公之夢，子犯解得極巧。而潛夫夢列篇云：『晉文夢楚子伏已而鹽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極反之夢也。』又說文：『夢字繁，傳王符曰：『夢寐徵怪，所以警人。』晉文夢伏已鹽腦，以其有文德之教，能自警戒，故能敗楚。』此說極其迂闊。

宋孝宗

光堯內禪，壽皇窮大下之養以奉，經營德壽宮，數倍大內，巧麗無匹。宮內設立小市，因不免有私議者，右言正哀，孚奏北內私酷，光堯大怒。帝謂袁曰：『昨太上怒甚，宮中夜宴，太上遣賜酒一壺，御筆親書「德壽私酒」四字，因寢其奏。』事見程史。又當時征斂無節，裝載者必須黃綠宮掖字。

樣，乃可以免。辛稼軒云：「曾見蠶船旗號。」見朱稗類鈔。於此見高宗之庇護，而孝宗之體貼入微也。乃其後不得于其子婦。「天寒官家且飲酒」一語，惡婦口吻，千載猶堪切齒矣！

異才戾氣

呂不韋以陽翟大賈，而文學如此淵博；石季倫以江洋大盜，而詩筆如此奇麗。同一富貴而卒歸烏有。此天生一種異才，亦天生一種戾氣也。

大行

宮車晏駕曰「大行」。大行者，不返之詞也。宋理宗之喪，湖州教官劉億讀祝，行字作去聲。以爲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者，證法也。天子新崩，尙未有諡，故且稱太行皇帝也。其說于義亦通見。癸辛雜職。

汲冢書

汲冢書出魏安釐王墓中，共七十五篇。其言大盧與經史相反。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夏歷多于殷，安得此無稽之談。至謂文王殺季歷，則以大聖人而譏以弑父弑君，是誠何心哉？此種書借出秦火之後。

酒廬

前漢食貨志：「作酒一斗，開盧以賣。」臣瓚注：「盧，酒甕。」非也。盧者，賣酒之處，累土所築，形如鍛爐，所以溫酒者。文君嘗盧，黃公酒廬是也。且開盧以賣，其文甚明，即今店家熱拆零沽酒耳。

化鶴

丁令威化鶴，見干寶搜神記，此人人知之也。又神仙傳，蘇仙公，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人或彈之，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我是蘇君，彈我何為？」故黃滔翁次韻蘇翰林出遊詩云：「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並用蘇家典故也。

子呼公

晁錯父呼子爲公，陸賈呼子爲公，蔡京呼子爲公，蔡猶帶呼羗，陸則專呼也。

酒價酒味

唐人白樂天詩：「共把十千沽斗酒。」李白詩：「金尊斗酒沽十千。」王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許渾詩：「十千沽酒留春醉。」一斗酒賣十千錢，價乃昂貴若是。惟少陵詩：「速令相飲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此則近理。按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每斛收值三千。」又楊松玠談藝載北齊盧思道常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此皆可證也。漢酒價每斗一千，輿論曰：「季靈帝末年，有司酒酒，一斗直千文。」較之唐且三倍有奇矣。或曰：「唐人好

飲甜酒。」引子美詩曰：「人生幾何春與夏，不放醅酒如密甜。」退之詩曰：「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爲證。不知以酒比蜜飴者，謂其醅耳，非謂甜也。白公詩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又曰：「巨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又曰：「甕揭鬪是香醪烈，餅封貯後味甘辛。」然則不好甜酒之證明矣！皆曰好之，亦非巨大可知。古時口味，豈有異嗜哉？

二形一聲

一身具二形者，俗呼陰陽人。晉五行志謂之「人癩」；遺教經謂之「半變」；佛書謂之「博叉車釋迦」；一人具二聲者，古謂之「譯」，今俗呼「通事」。南蕃海船謂之「唐帕」；西方蠻獠謂之「蒲叉」。

精靈

宋盛大監助，紹興初，知襄陽府，治有一樓爲公退時燕息之所。大監常獨居樓上，命一老兵守其下。臥榻前置小浴斛，取漢江水滿注其中，日易新水。老兵久而疑之，隙壁梯而竊視，乃一大鯉魚，金鱗頰鬣，游泳斛中，如覺有人注目窺者，凝然久之。老兵驚懼趨下，自是撤斛不復取水。見宋郭象賸車志。宋楊戩爲節度使，署後一樓，戩屏左古獨處其上。一日，有偷兒晝伏其室之梁間，見浴盆中有一金色大蝦蟆，奮迅而戲，轉瞬不見，而楊已偃息在牀。偷兒驚墮于地，楊若預見之者，擲一銀絃

與之似囑其勿洩。自楊公去任後，殆敢稍稍言之。見宋稗類鈔。宋米海岳知無爲軍，晨興呼譙門鼓吏問：「夜來三更，何以不聞鼓聲？」對曰：「中夜有巨白蛇纏繞其鼓，故不敢擊。」米領之叱吏去，不復問。人于是皆疑其爲蟒精。見襄陽志林。錢武肅王宮中一日有人見一甚巨蠍，金睛閃爍，伏于油缸之上，吸油，大懼而退。次日，王謂宮人曰：「吾昨夜三更，夢有人請食麻膏，過飽。」宮中有人洩昨言于上者，亦領之而不責也。見鶴林玉露。蓋轉輪中有所謂星精僧者，並皆有之，此其精類也。阿婆大鼠，祿山豬龍，豈妄紀哉？

王介

宋王介性輕率，喜怒易形于色。與人鮮有合者，而獨與荆公友善。工詩，除湖州知府。一日，謁荆公。荆公口占一絕贈之曰：「果與太守美如何？太守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癩一夜起蒼波。」蓋以其性易觸怒，亦以規勸之也。介得詩悻悻而去，和云：「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視蛇；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署閻羅。」明日盛氣而誦于荆公。荆公笑曰：「閻羅現缺，請速赴任。」不意以荆公之剛愎躁率，而居然猶有過之者。

互用典故

李滉撰東林寺舍利碑云：「胤統以才高位下，遂滯題輿；陳蕃以德峻名沈，初膺展驥。」展驥

且龐統事，與是陳蕃事，而乃顛倒用之。其誤耶？抑兩典並用，故以爲文之錯綜耶？

經語談諧

閒談以經語談諧，亦是侮聖人之言，然有足以捧腹者。臧友家有素事，余弔後，適坐帳房。司帳者時不在。有姚姓老翁，取酒獨飲，誤斟於几。倉猝間，取几上謝帖巽之。（俗以紙禦水曰巽。）司帳者來，問曰：「是誰手閒糟場一張謝帖？」旁有一人曰：「堯老而舜攝也。」又有兄弟二人雙生，其友人某往往誤認，一日遇其兄，遽呼之曰：「二老老。」旁有知之者曰：「渠太老也。」其人曰：「總是一般的，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又有一商家子舉殯，車馬引導之盛，窮極侈靡。有述之者曰：「今日某家喪事，從未見有如是之闊者。」（杭俗以盛爲闊。）座中一人曰：「此所謂『吁嗟闔兮，不我活兮』是也。」

安吉

湖州以南，宋潘丙之亂，改名安吉。潘安丙吉，仍寓人名，此史相之狡獪也。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魯直黃州，同一心智。

卑之無甚高論

「卑之無甚高論。」今人以爲所論甚卑，非也。漢張釋之傳：「釋之朝舉，因前言便宜。」

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張因陳秦漢問得失，文帝稱善。蓋文帝懼釋之言三皇五帝之事，無益于時，故使卑其語而勿煩高論。自當分作兩句讀，今人連讀之，故失古人言下之意也。」

望帝

「杜鵑」向以爲蜀帝之魂，非也。華陽圖志蜀志云：「蠶叢魚鳧之後，有王曰「杜宇」稱帝。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于諸王，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禪位于開明，乃升西山隱居焉。時適二月子規鳴，蜀人悲之，聞杜鵑之聲，則曰「望帝也。」然則因鳥思帝，非帝之化鳥矣！」

太字通世

太世二字，大約古人有時而通。明堂世室，公羊穀梁俱作太室。衛大叔儀，公羊作世叔。齊樂太心，作樂世心。鄭子太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曰太子，而春秋傳曰：「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曰世子，而申生子華終生等，並稱太子。

忽親

今俗乘凶納婦，名曰「忽親」。又曰「拜材頭」。古者居父母喪而婚娶，見于經傳者，惟宣公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一事，所謂不待貶絕而自見也。舊唐書張茂宗傳：「德宗曰：

「如今人家有借吉爲婚嫁者。」諫官蔣又曰：「人家有不甚知禮教者，或女居父母服，借吉就親。男子借吉婚娶，從古未聞。」宗時，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人侍奉，子孫居喪，聽尊長自陳驗實，方許婚娶。未有居然冒喪易吉而婚娶者。此俗不可不禁也。

陰壽

陰壽者，生忌也。陰而係之以壽，壽而冠之以陰，奇文也。人以喜喪爲對，工切無比。（杭人以福壽備而死者，俗呼喜喪。）陰壽之說，各省不行，而吾杭爲甚。二十年前，不過營齋營奠，至親素服展拜而已。近則笙歌宴席，無異稱觴；子若孫者，綵衣將事，忍乎？

首陽山

詩唐風「首陽之巔」，論語「餓于首陽之下」。馬融曰：「首陽山在蒲阪河曲之中。」一曰首山，左傳「宣子田於首山」。寰宇記云：「首陽即雷首之南阜，或稱首山。」漢地理志：「蒲反肴首山。」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一曰獨頭山，水經注闕駟曰：「首陽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一曰襄山，穆天子傳云：「東巡自何首襄山。」一名薄山，穆天子傳：「登薄山，望輪之墜。」一名堯山，水經注云：「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阪三十里，俗亦謂之堯山也。」一名中條山，元和志云：「雷首一名中條，在河東縣南十五里，永樂縣北三十里。」一名陋山，湯伐桀，升自陋，注在河曲南。

寰宇記云：「堯山即雷首山，山有九名，亦即陋山。」一名歷山，一名甘棗山，一名渠豬山，並見括地志。總名之曰雷首山，禹貢曰：「壺口雷首。」是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長亘數百里，故隨地異名也。

左傳對

先大父好讀左傳。山舟學士集句手書以賜云：「行遣有福，能勤有繼；居安思危，在約思純。」
余太君

小說稱楊老令婆曰：「余太君。」不知何本。按畢尚書沅關中金石記云：「楊業妻，乃折德辰之女，世以爲折太君。」

戒殺生

戒殺，亦善事也。虔奉之，固不必痛關之，亦不可。裴晉公曰：「雞豬魚蒜，逢著便吃；生老病死，時至即行。」此妙法也。又某相問僧曰：「戒殺如何？」曰：「不殺是慈悲，殺是解脫。」曰：「然則儘食無害乎？」曰：「食是相公的祿，不食是相公的福。」此妙解也。經言：「菩薩元制食三淨肉。」謂不見爲我殺，不聲爲我殺，不疑爲我殺，復益之以自死鳥殘爲五淨肉，是佛亦未嘗食素也。然必窮極珍異，變法烹炮，則固不可。袁簡齋隨園食單云：「鉤刀取生鷄之肝，燒地炙熟鵝之掌，至爲慘毒。物爲人用，使之死可也，使之求死不可也。」至哉言乎！

山魃儵儵

張船山太守有二僕：一曰劉升，甚長，名之曰山魃；一曰張芳，甚矮，名之曰儵儵。太守作詩合詠之云：「一儵短小如儵儵，一奴長細如山魃；奴能抄書懂識字，一屋高低有奇致。」先生或賦詩，儵儵磨墨，亦若有所思。詩成，乘其草，山魃繕寫，儵儵作牀頭稿。先生燕居常閉門，儵儵侍立如無人。先生山游行頗速，山魃一過市人縮。先生醉後，山魃扶，儵儵趨，猶提壺。先生貧極，儵儵瘦，山魃搖搖如學究。儵儵喜，山魃愁，笑唬幻作雙獼猴。山魃立，儵儵坐，俯仰雲泥人兩個。山魃一嗽，儵儵驚，忽如天半聞雷聲。儵儵一怒，山魃伏，左右如葵衛其足。吁嗟乎！先生無聊只好奇，儵儵山魃亦願落落無威儀。無威儀，先生怒，山魃文，儵儵趣。」詩諠而雋。

願爲人婦

船山先生詩才超妙，性格風流，四海騷人，靡不傾仰。秀水金筠泉——孝繼——忽告其所親，願化作絕代麗姝，爲船山執箕帚。又無錫馬雲題——燦——贈詩云：「我願來生作君婦，只愁清不到梅花。」以船山夫人有「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之句也。其傾倒之心，愛才而兼種情，可謂至矣！先生戲成二律，以謝云：「飛來綺語太纏綿，不獨青娥愛少年；人盡願其夫子妾，天教多結再生緣。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癡情欲放顛；爲告山妻預料理，典衣早蓄買花錢。」名

流爭現女郎身，一笑殘冬四座春。擊壁此時無妒婦，傾城他日盡詩人。只愁隔世紅裙小，未免先生白髮新。宋玉年來傷積毀，登牆何事苦窺臣。亦詞壇一則雅贖也。

蔗蟲

蔗蟲性涼，吾杭極貴。出痘險者，賴以助漿。然不可多得也。廣東潮州蔗田接壤，蔗蟲往往有之。形似蠶蛹而小，味極甘美，居人每炙以佐酒。姚秋芷丈——承憲——嘗賦二律詠之。其次首云：「蘊隆連日賦蟲蟲，濁念寒漿解熱中；佳境不須疑有蠱，蔗生原可慶斯蠶。」凡草植之則正生，此嫡出也。甘蔗以斜生，所謂蔗出也。呂惠卿對宋仁宗語：似誰折箭吟腰細，笑彼銜花密口空；畢竟冰心難共說，一樽愁絕對蠻風。」狀物極工。

徐中山女

中山第三女，名妙秀，當靖難時，金川門失守，宮中火起，傳言鸞崩。女憤痛曰：「當御正殿以後之，奈何出此？」高見卓論。此與姚少師之姊，同為一時奇女。

野合

男女私奔，名曰「野合」。高江村天祿識餘云：「女子七七四十九而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而陽絕。過此為婚，則為野合。」此又一說也。

寓錢

寓錢，紙錢也。寓者，謂寄形象于紙也。見唐唐臨冥報錄。

步

周書「王朝步自周。」黃公紹曰：「步，輦也；人荷不駕馬也。」殆卽後世輦之權輿。

三蘇祠對

閩有三蘇祠。其聯云：「一門父子三詞客，千古文章八大家。」長泰戴方伯——燦——手筆。

見周樸園先生閩小紀。

腹葬

遐黎生婺嶺以北，椰瓢蔽體。父母過五十，則烹而食之，云：「葬于腹中。」謂之得所。見陸次雲嗣谿織志。此較之天葬、火葬、鳥葬、水葬，尤爲箴倫絕理。真禽獸之不若矣！

鬼畏桃

殲除桃菊，門設桃符。相傳桃可辟鬼。按淮南詮言訓：「羿死于桃楸。」注：「楸，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矣。

方夫人詩卷

山舟學士嘉慶丁卯，重赴鹿鳴，賦紀恩詩四章。一時和者，不下百餘人。學士品題，以芷齋方夫人爲最。夫人時年八十，手書和章，筆力蒼勁，出入南宮，宜其福與慧兼，爲吾杭閨秀弁冕。是卷，學士沒後年餘，先君於故紙中檢得之，亟莊褱以供珍玩。後吾妹右，紉適方莒堂明府——懋嗣——令郎，實夫人之從孫婦也。遂以此卷贖之。詩云：「公堂濟濟肅冠裳，白髮當筵倍有光。蕊榜曾占芝草秀，宮袍重染桂枝香。但論才望無前輩，若在朝班亦首行。共道鳳皇將九子，晚晴顏色似朝陽。」前賢也復遇賓興，主眷如斯，得未曾揮翰玉堂干氣象，感恩金闕夢觚梭。（公答客詩云：「他生願作銜環雀，飛上觚梭高處來。」）春風語吉看重聽，冬集書存有夙微。（公有前丁卯題名錄詩）天子知公文福大，頭銜仍賜一條冰。」四詩清越夏瑤瑛，才算昇平雅頌聲，有識盡能知姓氏，重公原不爲科名。已傳鳳詔傾當世，定說龍門與後生，最是老懷欣阿買，得隨杖履拜恩榮。」（猶子懋嗣，今科中式）三篇真不愧作手。

蛻岩詞

夏日訪姚丈秋芷於羊城寓舍，滴逢其啓篋曝書，手詩餘一帙示余曰：「余不工此而子嗜之篤，盡舉以贈。」余欣然受賜，歸而讀之，鈔錄未精，而校讎甚嚴，丹黃點筆，意義燦然。首顏曰「蛻岩詞」。署曰「河東張蕘仲非填」。取觀跋尾，則樊榭老人手筆也。跋云：「蛻岩河東人，幼從父官于

杭與貞居子張伯雨俱學于仇山村先生之門。故詩文俱有源本，而詞筆亦復俊雅不凡，足繼白石梅溪草窗玉田之後。惜山村伯雨詩集僅存，而詞止三數闕，使人有零珠斷璧之恨。不若蛻岩詞二卷，一百二十餘首之完好無恙也。是木爲余友金君繪卣鈔于龔田居侍御家。余從繪卣令子以甯借鈔，遂得充几席研玩之娛。侍御所藏，異書甚多。生平清介自處，罷官後絕不竿牘當事，貧苦致食粥。聞其後，書籍大半散佚矣！爲之累歎。雍正改元十月二十三日，樊榭生厲鶚書後。又二行云：「近得張外史賁居詞一卷，又校定蛻岩詞訛字。消遣餘春，殊不冷落。」第一卷內水龍吟，詠「西池敗荷」一闕，尾亦有二跋詞云：「水宮仙子歸來，爲詩獨立西風背。凌波夢斷，可憐零落，一奩環佩。雨葉敲寒，露房倒影，秋聲驚碎。問西亭翠被，將愁何處，空留得餘香在。最愛雙飛白鷺，鎖相依，蓼邊蘋外。舞衫歌扇，有絹繡出水情雲態。西子湖邊，越娘舟上，憶曾同采。甚人今（以上四十字龔氏原鈔本缺）未老？花應依舊約明年。」再跋云：「此詞前段妙絕，後段不全，令人悶恨不已。」又超云：「雍正甲辰，在趙谷林小山堂，得李西涯南詞本校，添爲之大快。」其他佳詞，不及備錄。此本未知已付梓與否，常攜歸以俟好事者之采摭焉。

知訓見字

古人於知字，往往作見字解。左傳：「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注云：「喜見於顏色。」呂氏

解。春秋「文侯不悅，知于顏色。」注，「知，猶見也。」淮南修務訓，「奉一爵酒，不知于色。」亦作見字。

程少山

程少山——晉——杭之名諸生也。連試秋闈不售，遂棄筆遨遊，始而江西，繼而廣東。名公鉅卿，爭迎倒屣。余在家，初未識面。至粵中，始得訂交，深相結契。雅善作書，行楷篆隸，靡不精妙。尤工鐵筆，嘗爲余作「七十二鴛鴦樓」印一方，章法勻整，筆意適媚，邊跋古雅，直造山堂小松之室。詩詞多不自收拾，曾爲余書聚頭扇，因錄存數首。「莫愁湖」云：「春愁鄉思兩模糊，怕憶家山好畫圖，剛把西湖拋撇了，又教儂見莫愁湖。」「幼婦新詞四壁收，至今爭說舊風流，美人不是無情物，未必當時竟莫愁。」「無題」云：「卅字欄杆亞字牆，玉梅花下小蘭房，金鑰低扣聲先透，銀燭輕搖影故藏。入座漸聞香子細，隔簾徐聽佩丁當，等閒未肯輕相見，半是銷磨杜牧狂。」「沈沈良夜解明璫，細數閒愁睡不遑，慣作長吁眉鎖黛，時聞小語口生香，銀釵焰冷還相對，鐵馬聲淒更自傷，知道夜深寒氣重，褪將半臂却分郎。」亦可以見一斑矣！

鷺粟

說文「鷺，羌人吹角也。其聲悲粟，故名鷺粟。冬月寒氣驟發，其聲似之。」豳風「一之日發發，

二之日栗烈。」注云：「發，風寒發也；栗，烈風寒也。」吳下田家志引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發栗。」正謂風吹籬落，聲似發栗，與詩意合。田家之歌詠，可以上媿風騷矣！

袍

逸雅：「袍，丈夫著，下至附者也。」事物紀原，以為始於宇文護困學紀聞，以為始於隋大業。皆非也。漢輿服志，周公抱成王燕居，故以袍。物原傳說作袍。古今注：「袍者，有虞氏即有之。」則其制由來遠矣！

尖頭鞞

釋名，鞞本武服，趙武靈王所制，常短鞞，以黃皮為之。後漸以長鞞。唐馬周以麻為之，殺其鞞，如以氈。開元中，裴叔通以羊毛為之。筆談曰：「此齊全用長鞞靴。」續事記曰：「原來皮靴不許著入殿省，馬周加飾，乃許也。」周輝北轅錄，淳熙中，張子政往賀金國生辰，其俗無貴賤，皆著尖頭鞞。又釘鞞，見明史禮志：「百官入廟，遇雨皆躡釘鞞，聲徹殿陛。太祖令為軟底皮鞞，冒于鞞外，出朝則釋之。」

頻羅庵詩

山舟學士，以書名海內，而詩為所掄。然一篇之成，名流膾炙，雋詞獨絕，逸趣橫生。洪程存太史

評其詩，「如山半鐘魚，響參天籟」是也。公嘗曰：「吾已爲人役書，那堪更爲人役詩。」因不書作。公又自言：「吾詩無所師承。」而許周生獨謂其「瓣香丹淵」。學士以爲知言也。

雲貞寄外書

毛雲貞，楚人，夫戍伊犁，毛以書寄至山東道上。有人拆而閱之，遂流傳其稿。洋洋數千言，詞意條鬯，神情悽婉，真好家書也。是書繆蓮仙先生——良——曾刻入文章游戲中。近廣東有人于隨筆詩話中采列，點竄塗改，全不成文。後之讀者，宜從繆本爲是。

河東山西

河東山西，一地也。唐京師在關中，而其東則河，故曰河東，元京師在蘇門，而其西則山，故曰山西。各就幾句所近言之也。

雙聲

南史：「既佳光景，當得劇甚。」一語四雙聲。以今音考之，光景二字不協。景字須作耿字音，方合。然考隋避丙字以景字代之，則音又不同。究未知景字六朝作何音也。

黃雀銀魚

明史言：「桂文襄——尊——在位，有素絲之卽。」按文襄當軸，其故人自家遣僕人至京，

地送黃雀銀魚二壘，其實中皆黃白蠶也。桂謂僕人曰：「此地不好，傳語而主，南京去罷！」不日，除南京大理寺卿，故時有句云：「若非黃雀銀魚刀，安得南京大理卿。」審是則史言不實矣！

土饅詩

古語云：「總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謂墳也。近有人又有句云：「城外多少土饅頭，中盡是饅頭餡。」更警動。

罷官詩

王笠舫大令——符梅——罷官後，贈李芸甫水部句云：「春在花光濃淡裏，官如山色有無中。」讀之失笑。嚴少峯太守罷守杭州，許周生鴛部宴之于孤山蘇公祠，贈長律一首，句云：「無端冷暖天難測，如此湖山感易生。」讀之發慨。

饅婦吟詩

東坡開新會有仙，訪之。至古博里，遇村婦肩饅具，蓬髮短衣，胸露兩乳。口占詩曰：「蓬髮星眉兩乳烏，朝朝擔飯去尋夫。」婦應聲曰：「是非只爲多開口，記得朝廷貶汝無。」言訖不見。見考職志。

廣東番禺白雲山，有百花冢。明季有彭夢陽者，眷一妓，曰張喬。喬歿後，埋葬于此。諸名士各執一花，環植其墓，因謂之曰「百花冢」。今已頽圯。有鎮君者，糾同志重修之。

翰苑吏

前明翰林院有孔目吏，每學士制草出，必據案細讀，疑誤輒告。劉嗣明嘗作「臯子剗胎髮文」，內用「克長克君」之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爲長，堪爲君」，真善頌也。」吏曰：「內中讀文書，不如是最以語忌爲嫌。既克長，又克君，殆不可用也。」劉乃悚然易之。此吏可謂深識體裁者矣！

西施封神

蕭山土地祠，爲西施。閩百詩有詩紀之。見潛邱劄記。又毛西河九懷詞，載宋淳熙中，勅封西施爲土穀神，曰蘿蘿村土地，先施娘娘。

朝儷

陳士元孟子雜記，「轉附朝儷。朝，常讀如朝夕之朝。衛有朝歌，齊有朝儷，皆以俗好嬉遊，故名其地。」其說甚新。

郭汾陽

郭子儀封汾陽王，而郭淮亦封汾陽子，是古今有兩郭汾陽矣！然以令公之勳，空前絕後，則伯濟之蹟不足言也。

通文

李太白尋常談論，俱成文理。此其天才蕩逸，豈人所能及者。今有人信口談吐，好爲藻飾，而又鉤棘格磔，舌本連螿，使聽者倦而思臥。無怪宋義康王云：「身不讀書，毋庸以才語相對也。」

家弟家孫

今人於尊者言家，於卑者不言家。晉戴逵呼戴逵曰：「家弟。」班固書集稱孫曰：「家孫。」則知古人反不拘此。又謝安石謂王獻之曰：「君書何如家尊？」謂其父右軍也。則稱人之父，亦可曰「家尊」。

李東白

京山李東白以能詩名，黃鶴樓七律最佳。後舟過雲夢，吟時拍手一笑，躍入水死。見漁洋香祖筆記。何姓名蹤，俱與太白相類耶？

物理

物理之精微，多有不可解者。石脾入水則乾，出水則溼。獨活有風不動，無風則動。南倭海蚌溼

箸色，晝隱夜顯。沃山石滴水著色，夜隱晝顯。禾結實于野，而粟缺于倉。蠶珥絲于室，而絃絕于戶。狐夜察蚊蚋，而晝不辨山岳。龍目昧諸物，而力能破金石。他如雪至潔也，而有蛆；銀至堅也，而有蟻；火至熱也，而有鼠；冰至寒也，而有蠶。虻以掌，蟹孕以目。水母目蝦，環珞腹蟹，蟻以倒行，蠅以仰栖。華薺化銅，胡桃斷鐵，翡翠屑金，羚羊破鑽，角遇甘草而堅，牙遇木賊而軟。水之冷而有溫泉，火之炎而有寒燄。橘踰淮爲枳，棹過轅而化樛。蜒軸至弱而殺蜈蚣，鼯鼠至小而制獼象。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則窮理之功難矣！

舉皋陶

也。呂望舉于釣，夫人知之。後漢書馮衍顯志賦，「皋陶釣於雷澤，今得虞舜而後親。」亦舉于釣也。

冥婚

今俗男女已聘未婚而死者，女或抱主成親，男或迎柩歸葬。此雖俗情，亦有禮意。宋康譽之昨夢錄云：「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則冥婚之說，似古已有之。地官媒氏禁嫁殤者。則冥婚之說，似古已有之。

名字通用

甲第，貴宅也。科目也。蒲蘆，蒲葦也。蜃也。（夏小正，元雉入于淮，爲蜃，注，蜃，蒲蘆也。）果，贏也。隸中，大內也。囹圄也。闌干，廊蔽也。眼眶也。夜深也。圖書，經史也。印章也。玉版，牋也。帖也。筍也。葳蕤，花也。贖也。鷓鴣，盛物器也。何豚也。黃門，奄人也。給事也。貂璫，貴戚也。近侍也。典刑，老成人也。大辟也。飛廉，人名也。獸名也。管仲，人名也。藥名也。皋陶，人名也。古木也。（考工記，鱗人爲皋陶，鄭司農注，古木也。）閨內，閨門也。國門也。樽蒲，博具也。海蜃也。首稽，馬芻也。訓士，官祿也。緇衣，僧號也。詩禮，篇名也。王孫，芳草也。蟋蟀也。杜鵑，花名也。鳥名也。龍鍾，竹也。老態也。芙蓉，水花也。木花也。山峯也。劍也。面也。鏡也。帳也。琅玕，美石也。竹也。船舟也。衣領也。三尺劍也。刑法也。玳瑁，美石也。龜甲也。玉環，貴妃名也。唐睿宗所御琵琶名也。夜光，螢光也。珠也。璧也。月也。酒盃也。玉樓，仙人所居也。兩肩也。胸（鷓）（鷓）（鷓）（鷓）也。玉堂，壁幸之舍也。翰林也。夕陽，山西也。斜日也。郎中，官名也。醫士也。五更，養老名也。譙鼓也。麻子，官名也。支子也。庸峭，簪拔也。承梁，小木也。小蠻，美人名也。酒榼也。一流，人品也。銀數也。律令，國法也。咒語也。枇杷，果名也。農器也。金井，井欄也。梧桐，葉上花紋也。秋水，劍也。眼也。繡毬，獅卵也。花名也。滿官星，花名也。爆竹也。過山龍，吸酒器也。山驕也。虞美人，花名也。人名也。詞牌名也。元宵，節名也。湯糲也。九華，山也。塔也。燈也。牙籤，剔齒也。響篋也。參差，不齊也。笙也。消息，周易卦氣也。花名也。詞牌名也。

魚目，假珠也。漢武，馬名也。

十二時

古無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日而不言時；周禮馮相氏言歲月日辰而不言時。古所謂時者，三時四時，皆指春夏秋冬也。後世歷法漸密，于是乎日分爲時。左傳下楚邱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杜注則以爲十二時。雖不立干支之名目，然其曰夜半者，卽今之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禺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昃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日分爲時，始見于此。後世一日分十二時，每時又分爲二：曰初，曰正。而還擇家以子初爲壬時，丑初爲癸時，寅初爲艮時，卯初爲甲時，辰初爲乙時，巳初爲巽時，午初爲丙時，未初爲丁時，申初爲坤時，酉初爲庚時，戌初爲辛時，亥初爲乾時。卽今憲書所謂寅申巳亥月宜用甲丙庚壬時，子午酉卯月宜用艮巽坤乾時，辰戌丑未月宜用癸乙丁辛時是也。錢辛楣曰：「都門法源寺，見遼舍利函後題甲時；又戒壇寺遼法禪師碑後題乾時；又遼石幢二：一題庚時，一題坤時；蓋金遼石刻多用斯爲記也。」

薛荔

薛荔，蔓生牆桓，俗名巴山虎，山谷間多有之。楚詞山鬼云：「被薛荔兮帶女蘿」是也。梵言薛

荔，猶此言餓鬼，出大藏服字函。漁洋山人香祖筆記載之。因思薛荔所結之果，俗呼鬼蓮。蓬杭人取其子沁作涼菜，名曰連荳腐，皆有所本也。

侏儒

人之形貌由于天賦。晏子不滿七尺，而為齊相；裴公不滿七尺，而為唐相，夫何害焉？然古人往往貴長而賤短。詩曰：「碩而長兮。」又曰：「碩人碩頤。」鄒忌八尺而自娛，曹交九尺而自負。至藏武仲則魯人有侏儒之誚。侏儒本訓短柱，廣雅作侏儒，即椀也。故以况短人。初學記「人部」下引「占夢」書曰：「凡夢侏儒事不成，舉事中止後無名，百姓所笑人所輕。」矮子之為人，姍笑如此，可怪也！

對聯

嘗見有人寫對句云：「峯石畫臨黃子久，膽瓶花插紫丁香。」愛其工功，不知為何人之句。頗羅老人嘗集蘇句，屢喜書之。「獨攜天上小團月（茶也），自撥牀頭一壺書（酒也）。」

妯娌

娣姒，廣雅始作妯娌，方言作築娌。郭璞曰：「關東兄弟婦，相呼曰築里。」

妻作夫誌銘

妻作夫誌銘，古今止一見。高文虎蓼花洲閒錄載云：「熙寧末，洛中有人，耕于鳳皇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餘，乃婦人撰夫誌銘。其文曰：『君姓曹氏，名禮，字禮夫。世爲洛陽人。三十歲，兩舉不第，卒于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鄉闕故老聞之，莫不哀其孝友睦嫺，篤行能文，何其天之如此！惟余聞之也，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陰陽之間者，生死數不可逃，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卒。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于鳳皇山之原。余姓周氏，君妻也，歸君室八載。生子一人，尚幼。以其恩義之不可忘，故爲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哉何言？其生也浮，其歸也休；終何爲哉？慰母之憂。』婦人而能文達理如此，亦所罕見。按此誌，洪容齋五筆亦載之，而較此爲略。豈傳聞異詞耶？」

帳

今謂簿籍曰帳目。按漢武帝記：「明堂朝諸侯受郡國計。」注，顏師古曰：「計若今諸州之計帳。」則此字之來已古。然韻書只訓幃帷，而無以簿籍爲者義。俗作賬非。

葵扇

廣東新會縣出葵扇。葵，非蕉也。騷人詩詞，往往俱賦蕉扇。其實蕉不可以爲扇，故並無是物。且古人亦止言蒲葵，不知何以訛爲蕉耳。

柴窠

「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想見當日出樣之巧。陸魯望詩：「九秋風露越窠開，奪得千峯翠色來。」此尚在柴窠之先，不知何時所作。漁洋山人言：曾見一貴人買一柴窠，盤其色正碧，流光四溢。余昔見何夢華丈，爲芸臺宮保辦買，得柴窠一片，鑲作墨牀色，亦蔥青可愛，而光采殊晦。成尙是均窠混真，然價二十金矣！

詩評

洪穉存太史作詩評，共一百餘人，每人系以八字。中惟孫淵如先生獨加「少日」二字，曰：「孫觀察星衍少日詩，如『天仙化人，足不履地』。豈以晚年癖耽金石，有傷風雅耶？」

詠旗亭畫壁詩

田大令溥句云：「地當梅市宜浮白，詩入梨園亦汗青。」對仗工切。

秩

王制，九十日曰秩，故以九十爲九秩。據此亦止九十可稱，餘不當通用也。然容齋隨筆云：「十年爲一秩。」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蓋秩有次序之義，故借作十字用也。今人曰：「七表八表。」又改秩爲表，表，袞衣也，並未有作十字解者。不

知何以傳說也。或曰：「唐蕭至忠傳：『官秩益輕。』杜少陵賦：『六官咸秩。』本秩序之秩，誤從衣從失。今之僞，亦由此來耳。」

任城太白酒樓詩

任城太白酒樓詩多矣。余最愛大興舒鐵雲先生七古一篇云：「結客須結賀知章，相士須相郭汾陽。此時當浮三大白，天地中間一酒國。公不必飲酒樓上，眠樓不必因公被酒傳；但道公會飲此地，至今往往有酒氣。七尺之軀百尺樓，出亦愁入亦愁，作詩尚有杜工部，上書安得韓荆州。除非天津橋南董糟邱，爲公屈注廬山瀑。橫卷滄海流，漢江三百綠鴨頭，黃河之水天上不再收。感公痛飲日，惜公狂吟身，讀公古樂府，知公謫仙人。一斗亦醉一石醉，萬古長愁無價賣。海上釣鯨鯨無竿，江上騎鯨鯨無鞍。身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脫千金裘。飛上鳳皇臺，踢翻鸚鵡洲。沈香亭，花見羞，夜郎國，鬼與謀。須臾湯泉火城貉一邱，惟有青蓮花開一秋。我欲醉折花枝當酒籌，而乃眼前突兀見此樓。」奇氣鬱勃，讀之可下酒一斗。

硯瓦

漢繁露：唐以前無石硯，多用瓦硯。今天下通用石，而猶概言硯瓦也。一說：唐用鳳池硯，中凹如瓦，故曰硯瓦。米元章云：唐鳳池硯，中凹受墨，故用筆一掇，墨飽而筆鋒已圓，作書無不如志。今硯

面平正一經醮墨筆鋒或扁或側此其所以不如古制也」是非精於書者不能知之

太公

孟子曰：「若太公望。」是太公名望也。史記齊世家云：「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封于呂。尚其苗裔，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是又名尚也。「索隱」引臧周曰：「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是又名牙也。路史炎帝紀云：「呂渭字子牙。」是又名渭也。太平御覽鱗介部，七引符子曰：「太公渭釣于隱溪。」是又名渭也。一人五名，將何適之？從以臆斷之，望是其名，子牙是其字，尚是其官名，所謂師尚父是。渭則以得太公于渭陽，因以名渭，附會之。渭則「渭」字之訛也。

行酒之法

行酒以碧筩爲最雅，鞋盃則俗矣。魏夫人以鹿腸懸于梁間，結其兩頭，實酒其中；欲飲則去其結，而以口就吸之。雖豪而實不韻。金章宗以軟金葉薄如冬瓜片，製爲酒器，令飲者愈吸愈不盡，名曰「醉如泥」。但不知其製法若何。宋楊某諂事卞繪，令其妻以兩手捧酒，就其口飲之，名曰「白玉蓮花盞」。抑何無恥！

鄧會

吾杭學使者去任後，例于西湖設長生祿位。門弟子春秋瓣香，名曰某會，而其始則權輿于鄞會也。聊城鄧東長宗伯——鐘岳——督學浙江，山舟學士，于其歲試，補博士弟子員。去後因糾集同門，創爲此舉。迄今幾及八十年，香火不衰。春秋來者，皆本人之孫曾輩矣！鄧公督學江左，時有童生年四十餘，視其卷，署祖名可法，詢之，真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寄筆白下有孕妾，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脈，因家焉。閱其文，疵累百出。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

伏波

今人但知馬援爲伏波將軍，不知漢武帝時，路博德討南越，封伏波將軍。又三國志，魏將夏侯惇亦封伏波將軍。

壽堂

今人於父母誕辰，鋪陳慶祝之地，名曰「壽堂」。大不可也。陸士衡輓歌云：「壽堂延魍魎。」注，壽堂，祭祀之所也。又和靖先生「壽堂」詩曰：「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疏；茂林他日求遺藁，猶喜會無封禪書。」讀此可知矣！

姬

葉石林燕語曰：「婦人無名，以姓爲名。如王姬，伯姬，皆姓也。後世不知，遂以姬爲通稱。甚至虞」

美人，亦稱虞姬。」然按左氏「太伯處仲，大王之昭也。」虞，獨非姬姓乎？美人虞國之後，猶不稱姬，姬乎？惟後人以爲姬妾之姬，則失其初耳。

馬精化蠶

千寶搜神記，謂「馬皮卷女而化爲蠶。」其說不經。然馬之與蠶，兩相感召。古者后妃享先蠶，天駟也。又蠶神曰「馬頭娘。」又周禮禁原蠶者，恐傷馬也。又僵蠶擦馬齒，馬卽不食。又蠶蛹治馬瘡。其理不可解。馬精化蠶，或者有之。而千寶之說，則與槃弧娶鬪項女，生男爲犬戎，一例荒唐也。

白髮

說郛載有人詠「緝髮」云：「勸君莫緝髮，毛斑，髮到斑時也自難；多少朱門年少客，被風吹上北邙山。」較坡翁「白髮」詩，尤爲婉摯。又「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別有感慨。袁簡齋大令詩云：「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此另是一副議論。文人之筆，何所不可？

蘇小小

蘇小小，有二人，皆錢唐名倡。一南齊人，人人所知也；一宋人，見武林紀事。明郎仁寶七修類稿述其事云：「蘇小小，錢唐名倡也。容俊麗，工詩詞。姊名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款洽二年。趙益貧，盼奴周之，使爲于業，遂捷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能落籍，不能偕行。趙赴官，三載卒。有祿俸。」

餘資，囑其弟趙院判分作二分：一以與弟，一致盼奴。且言：「盼奴妹小小，可謀致之佳偶也。」院判如言。至錢唐，有宗人爲杭倅，託召盼奴。而盼奴已一月前沒矣！小小亦爲於潛官絹，事繫廳監。倅遂呼小小詰之，曰：「於潛官絹，汝誘商人百疋，何以償之？」小小曰：「此亡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小感生成之德，盼奴泉下亦不忘也。」倅喜其言婉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耶？」小小曰：「趙司戶未仕之日，盼奴周給。後授官去久，盼奴想念，因是致疾不起。」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及餘物一緘。外有伊弟院判寄汝一緘。」乃拆書，惟一詩云：「昔時名妓鎮東吳，不戀黃金只好書；試問錢唐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小默然。倅令和之，和云：「君住襄陽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事無？」倅乃盡以所寄與之，力主命小小歸院判偕老焉。元遺山「虞美人」詞云：「槐陰別院宜清晝，人坐春風秀，美人鬪子阿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此趙氏之蘇小小也。春渚紀聞載南齊蘇小小墓，在錢唐縣廨舍後。（縣原在錢唐門邊，去西冷橋不遠）而元人張光弼詩：「香骨沈埋縣治前，西陵魂夢隔風烟，好花好月年年在，潮落潮生最可憐！」注：項在嘉興縣前，此必宋小小墳耳。院判吳人，安知不住嘉興耶？竹垞老人力辨小小墳在秀州，以錢唐之墓爲妝點。若知此條，則杭嘉各得其一，何必蹈爭墩之習耶？

邱嫂

楚元王傳：「高祖過邱嫂，聞其義聲。」張晏曰：「邱者，大也，長嫂之稱也。」應邵曰：「邱者，嫂之姓也。」孟康曰：「西方呼亡塔曰『邱塔』。邱者，空也，言兄已亡，空有嫂也。」三說似張爲長。

吳日章

七修類藁：「吳日章，成化時溇浦軍人，恆以詩句斷人禍福。有縣倭問之，批曰：『癸巳年，喜連，正月十五打秋千。』至期，縊死。有書手方六七歲，其父以命問之，批曰：『袖中一管羊毫筆，寫得杭城神鬼驚。』後乃擅書名手。一舉人問之，批曰：『人間金榜出，天上玉樓成。』後會試放榜之次日，病卒。」陶篁村全浙詩話，引某書亦載此人，但吳作胡。判一人云：「一雙紫燕落池塘，紅粉佳人繞畫梁。」後二子戲於池邊，同時溺死，其妻悲憤自縊。又判一人云：「待等明年五月五，枯竹叢中苦又苦。」果以次年端午日山行，竹根刺足，墜崖而死。術亦神矣哉！

進士不讀史記

宋荔裳方伯，在塾讀書時，有岸然而來者，則一老甲榜也。問小兒讀何書，以史記對。問何人所作，曰：「太史公。」問史公是何科進士，曰：「漢太史，非今進士也。」遂取書閱之，不數行，輒棄去，曰：「亦不見佳，讀之何益！」乃昂然而出。此事王新城尙書香祖筆記中載之。夫方伯，非妄語者也，尙

書，非妄記者也。世果有如是之甲榜耶？異矣！

口語成讖

金主亮制尖靴極長，取于便鑿。足底處不及指，時謂之「不到頭」。又制短鞭，時謂之「沒下稍」。宜和間，婦人鞵底，以二色帛合成之，名曰「錯到底」。理宗朝，宮人梳髻曰「快上馬」。曰「不走落」。後俱成讖，皆服妖也。

虎狼

人之剛烈過分者，固猝不可近，然尚有可解。而陰柔者，遇之則有死無生。夫虎性，至剛烈也。然歷觀類書所載，義虎救人之事，不一而足；而狼則從無聞焉。此虎所以或有比大人君子之時，而狼則亘古得小人之目也。

後身

輪迴之說，釋氏樂道，而儒者勿言。然古今記載，往往有之。如周穆王爲丹朱後身，草率爲諸葛後身，王曾爲曾子後身，蘇軾爲鄆陽後身，王十朋爲嚴伯威後身，張方平爲瑯琊寺僧後身，岳武穆張睢陽爲張桓侯後身，宋高宗爲錢武肅後身，趙鼎爲李德裕後身，南唐後主爲錢俶後身，真西山爲草庵和尚後身，史彌遠爲覺開黎後身，胡濙爲天池僧後身，常遇春爲關壯繆後身，王陽明爲天

台僧後身，史關部爲文信國後身。則再來之說，或亦有之，未可以爲盡渺茫也。

同氣之異

伍員伍尚之各行其志，孔明子瑾之各事其主，皆並行而不悖也。而文文溪——壁——則異是信國之忠義，照曜天壤。爲之弟者，不死猶可也；從而仕元，無恥甚矣！當時譏以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其實兄難而弟不難也。

阿蠻

楊妃小字，外傳及諸書，皆曰「玉環」。而唐狄昌詩云：「馬嵬烟柳正依依，又見變與辛蜀歸；地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似妃又小字阿蠻。然徧考他書，未有見者。且阿蠻楊妃並用，文法亦似重疊。若以蠻瞞音近，明皇小字阿瞞，則本朝天子，臣下不應如此輕薄。姑存之以待博識者。

妒律

嘗見妒律一書，頗廣野居士述，不知何人。雖屬遊戲，亦頗組織，因全錄之以資笑劇。

名例。一凡婦梳頭臨鏡，鴛言從鏡中見夫與婢目挑，遂生嗔毒罵，併及丈夫者。擬坐以斷罪，不以律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迷網沈淪，聞蟻聲而驚夢；疑團莫解，飲弓影而成疴。是以披畫

圖而含哀，詢洛神而起水。羣狐滿腹，載鬼一車。以莫須有之情，比將毋同之律。罪由自召，人亦何尤？
 一凡婦允夫宿妾，日間反覆誡明；及至更深，猶令妾針紉，若或忘之者。擬坐以公事應行稽程律，笞二十；遲至三更者加一等。判曰：「春秋盟會，成事定於一言；戰國縱橫，趨向決於片語。乃爾拘牽薄務，似存退悔之心；演習虛文，無非出納之吝。雖曰健亡，當不至此。爰引律法，猶覺從寬。」
 一夫與婢染，妻乃去婢小衣，以秦椒等辛辣之物，納入婢女私處，比照以穢污入人口律，加等發黑龍江給披甲爲奴。判曰：「葷葱猶含，殊苦鹽梅之味；牡丹初放，何堪姜桂之投。卽蛇蝎以爲心，無此毒也。本豺狼而成性，豈其然乎！按律無可援引，加等從嚴究擬。」

吏部。一凡婦見夫外入，故拈針線，兀坐不語；及再三詢之，一推而起。擬坐以無故不朝參公座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慵拈倦繡，祇念遠人；默座低頭，爲懷遊子。未有室家靜好，琴瑟和諧，見良人而轉噴，聞溫言而添恨者也。婦德無極，女怨無終。律以朝參，正斯靈也。」
 一凡婦有病在牀，沈沈藥餌，乃令腹婢稽查丈夫與妾偶語等情。擬坐以納交近侍官員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珠沈玉碎，肯使鸞鏡塵埋；柳折花殘，不許鴛鴦舌轉。卽曰關心者亂，奚須壁後置人。若云在家必聞，夫豈沙中偶語？今乃輾轉反側，殊多密探之煩；迷夢沈吟，祇慮他山之慮。百箴有玷，自當屏絕於遐荒；靈範斯懲，勿致悍成於跋扈。」
 一凡婦每爲人之內眷，必苦勸不可令夫納妾；媿媿不倦。擬坐

以同僚代判文案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畫樓秘閣，共談閩內之私；密室柔情，細訴胸中之蠱。聯牀握手，附耳訂謀。豈誠永漏話長，祇爲深閨計遠。老瑞衣鉢，官家勿使空閒；少婦傳燈，阿郎決難二色。比目何堪瘤贅，並頭那許駢枝。第彼婦各具肺腸，漫勞人別參帷幄。家有制度，罕屬越庖；自謀已非，代人難恕。」

戶部。一凡婦每同婢妾觸牌點韻，嘻笑一堂；忽聞主人聲息，悉皆屏去。擬坐以脫漏戶口律，杖六十，徒一年。判曰：「紫闥平鋪，象牌齊翻玉筍；霞箋試展，班管漫揆瑤詞。乃老子興復不淺，而羣芳吹散因何？是豈空卒聞歌，競解中宵之甲；抑亦蘇生揆策，惟深兼併之防。罪坐發縱，奔逸免究。」

一凡婦值夫偶宿妾室，使偃臥不起，只推有病；及再三安慰，不覺盈盈淚下。擬坐以戶役不均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自是桃食結子，故尋樹底留紅；原非浪逐癡兒，疑作草間戀蝶。不知樛木下逮，方可蠡斯衍慶。爾乃烏啼殘夢，憐春色之將闌；花擾猶愁，恨秋梧之早落。猶然心懷固寵，念舊愛而情傷；志切專房，分新恩而腸斷。菀枯頓異，徒杖有歸。」

一凡婦容夫納妾，限夫往妾所，止以一更爲率；遲歸則怨望詈罵，擬坐以丁夫差遣不平律，杖六十。判曰：「命將出師，最忌從中掣肘；濟人利物，應須忘分推心。如其箝制刻期，恐致工多限促；必欲束縛計晷，定然此怨彼嗔。苟發縱之不公，會獲律而予杖。」

一凡婦無子，畏人清語，陽爲妾妾，私禁冷室，不令丈夫見面。擬坐以田地荒蕪

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歷歲深耕，既無薄稷；憎人多口，爰挾陰謀。縱不學司馬公夫人，飾之入院；何至如白太傅內子，不使進帷。鴉過長門，夢斷朝陽日影；魚封永巷，魂消巫峽雲蹤。女有罪而幽囚，郎何辜而乏後？荒我田疇，律難輕貸。」

一凡婦見妾生子，故將家業施捨僧尼，搬運母家，併與出嫁女，狼藉無度。擬坐以盜冑田宅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珠非蚌出，笑憐金穴銅山；篋自我操，即欲沙揮泥洒。綺執蔽野，翠玉成塵。神誕佛生，結福緣於渺渺；老嫗少婦，填谿壑於年年。甘心若敖之鬼，甯惜叔孫之兒。惡其縱恣，律以攘竊。」

一凡婦聞親戚朋友娶妾，即行毒罵，併自咒以及丈夫。擬坐以把持行市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城門失火，未嘗殃及池魚；滕國防危，使爾憂先築薛。含沙射影，起微鬼蜮之衷；打草驚蛇，預作網繆之計。罪狀似難比擬，情形那可姑容？律以把持，實爲允協。」

一凡婦無子，恐夫買妾，強立己姪，或抱螟蛉。擬坐以斬人宗祀律，杖一百，刺配寧古塔，絕產沒官；父母兄弟不行解勸，連坐。判曰：「妒蚌難胎，久慮蛾眉之入室；化狐幻術，陰謀螺負之良圖。乃欲代馬以牛，更恐以武繼李。科其罪狀，投豺虎而誰憐？揆厥私衷，餒祖宗而莫顧。擬減等於大辟，宏施法外之仁；籍絕產而入官，詎賈異姓之孽。在昔設謀決計，事雖首自妖姬；然而黨惡模稜，罰難逭於醜類。禍因滋蔓，惡坐非苛。」

一凡婦歸甯父母，必將丈夫愛妾，挈之同去。擬坐以拐帶人口律，杖七十，徒一年。判曰：「情懷水火，原非蘭茝之和；意介干戈，素乏瓠箠之雅。攜手同歸，是何心也？」

與子皆往，保無他乎？察其略取之情，治彼杖徒之罪。」一凡婦與夫讓明，或三六九，或二八日，分潤於妾；乃至期齟齬，不令夫往。擬坐以收支留難律，笞五十；再犯，加一等；三次，杖六十；徒一年。判曰：「三分有二，宜加服事之誡；取二用三，古有貪殘之戒。爾乃渝盟割地，輒懷猶豫之衷；役志侵漁，漸現饕餮之態。當與不與，律固有條；初犯從輕，再犯加等。」一凡婦故令陋婢，強夫枕席，以塞妾妾之念。擬坐以良賤為婚律，主婚者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錦衾璀璨，自宜軟玉溫香；繡帳氤氳，可無櫻桃翠柳。雖實命不同，尤共葑菲薄采；而承恩非貌，奚堪魍魎偕歡？因濁酒麤布之謔，豈醜妻惡妾之解。進以匪匹，實為亂羣；責有攸歸，誰司其咎？」一凡婦使婢，年已長大，不令蓄髮，恐丈夫有見獵之喜。擬坐以嫁妻失時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芳草無情，隨春來而漸茂；綠楊何意，因時至而垂絲。惡竹筍之衝簷，刪其鳳羽；噴薔薇之踰架，翦彼蓬心。自崔夫人不許麗服，而袁紹妻遂使髡頭，乃虜擲果而禁投桃，未咏標梅而歌冰泮。不疑他意，祇問失時。」

禮部。

一凡婦年已衰邁，猶脂粉翠鈿，以固寵幸。擬坐以服飾違式律，笞五十；逐出免供。判曰：

「翠鬢香雲，豔質曾邀帝寵；柳眉桃靨，嬌姿準擬人看。不知出塞明妃，顏華已非舊日；抱疴婕妤，形容頓異當時。乞憐未必希恩，掩袖殊令憎惡。能固難堪，情猶可憫。」一凡婦蓄妾，原非得已，乃自誇賢德，冀人贊美。擬坐以現任官輒自立碑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青雨和風，令望應流於萬里；

深仁厚澤，芳譽自播於千秋。故口碑載道，逢人惟說峴山，而尸祝由心，至今歐思棠蒂。何乃事因情，近名與實違；詔向人言，攘爲己德。苟傳聞不察，幾欲勒之貞珉，久假不歸，竟爾廁於賢哲。盜名有禁，功令宜遵。」

一凡婦暗令腹婢，借名罵奴僕，因及夫妾，併及子之妾。擬坐以公差人員役，欺凌長官律，杖六十，徒一年。主婦辨非主使，記過一次。判曰：「浪蝶狂蜂，奚顧新蓓嫩蕊；暴風驟雨，那管細果花胎。猶如狐假虎威，豈惜鼠投器忌。雖護身有符，苟犯法無赦。主婦記過，牙爪必懲。」

一凡婦買妾入門，必使鑿鑿；或挂已碑於門首，或置棒槌于門限內，種種不一。擬坐以禁止師巫說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玉顏未入，輪迴九轉之腸；象管初吹，聲斷百年之夢。不用千金買賦，陰求片鐵鑄符。一紙硃書，宜投蛛網；數行秘錄，忽墜迷途。性情制以鸚哥，精爽攝爲虎狼。是蓋幻而無跡，即或殺之泯蹤者也。浮覲邪巫，痛懲遠屏。」

一凡婦因夫買妾，便設經堂，修齋禮懺，惟同僧尼往來。擬坐在左遺惑衆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楊柳新栽，昨夜幾番風雨；茶蘼初架，曉來無數葛藤。蛾眉入而粉黛衰，鴉鬢添而鸞鏡掩。妝閣因而繡佛，琴堂用以緡經。寄怨毒於盟壘，發幽憤於般若。淫豔妲尼，藉禪和而入室；貪癡釋子，披緇戒而踰門。閨闈從此險閉，性情由之難制。是用履霜杜漸，故爲首禁嚴懲。」

一凡婦嫉夫有妾，從旁嫁禍，造作流言。擬坐以術士妄言禍福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深情厚貌，鬚眉誤中其猜嫌；伏阱隱機，脂粉亦忘其伎忌。是以不言掩鼻，鄭哀以巧愛而

斃楚姬，覆被殺兒，武墨以忍心而殞唐後。臨風搗毒，向影吹沙。不禁讒言離間，蓋實溺陷死者也。所當滿杖，遠配遐陬。」

兵部。

一凡婦每夜臥，必將牀前暗置桌椅等物，周而布密，以防夫有他適。擬坐以假宿衛人儀杖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秦王宮裏，未失白狐之裘；後禁中，誰通賭馬之跡？不虞竊符之魏姬，特恐偷香之韓壽。豈乏防意如城之謀，爰效入立招豚之計。坐以假借，罰其愚騷。」一凡婦因夫夜起溲溺，不行通知，即疑其私婢生噴毒罵。擬坐以夜禁不嚴律，笞五十。判曰：「牀內青銅，原屬懷姙之具；枕邊玉盒，用爲護身之符。乃崇垣何處飛奴，簾外勿驚人影。醒來夢話，郎已夢到高唐。醉後消魂，身趁魂遊楚館。彼固失察，此則疎防。」一凡婦使用婢女，不許面粉髮油，止令破衣敝履。充作夜不收，打聽丈夫外事。擬坐以私渡關津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粉黛三千，既無藏嬌之屋；金釵十二，屈爲下陳之材。况羅刹夜叉，分途勾攝；而山精水怪，匿影潛窺。出入自有關防，內外豈容飛越。爰書有禁，城旦何辭。」一凡婦見夫入妾房言語，即假借公事，突人衝散。擬坐以擅闖轅門律，如止諱擾，不作噴狀，引例未減，笞五十，免供。判曰：「翡翠牀前，方調鸚鵡之舌；水晶簾外，忽來獅吼之聲。不徒花上晒衣，未免腹中藏劍。有心心術不端，無心心見識不到。」一凡婦度妾與夫，正值綢繆之際，忽喚妾起，屬以他事。擬坐以擅調官軍律，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判曰：「酣戰方深，浪子春

風一度，金牌忽召，夫人號令三申。既撤白登之圍，詎有黃龍之望。墮功西微，先軫之唾固宜；掣肘東騰，長舌之罪難賞。宥以生令，猶爲寬典。」

督捕。一凡夫入妾室，妾慮主母之噴，因而逃入妻所；妻遂閉之，不令出戶。擬坐以窩隱逃人律，杖一百，流徙尙陽堡。判曰：「桃源有路，本期接引漁郎；梅子多酸，未便相延洞口。效紅拂之宵征，非得已也；豈文君之私奔，意何爲乎？爾乃冥心已會，故託於李；上蔡逐客之書，妙諦全窺，竟不學魯男子閉戶之美。汝既有意於窩逃，吾將按律而問擬。」

刑部。一凡婦見夫與妾就寢，故意不臥，隔房頻問瑣屑事務。擬坐以聽訟應迴避不迴避律，笞四十。判曰：「鴛夢初諧，正慮窺簾鸚喚；蝶棲未穩，何堪聒耳蛙鳴。既于迴避之條，難辭擄法之譴。量從薄儆，以蔽厥辜。」一凡婦設榻於自己臥房，妾侍夫寢，必把衾禍以就；即便合歡，不令暢遂，併不得諱語一字。擬坐以不應禁而禁律，杖六十。判曰：「臥榻之側，本非駢睡之鄉；忌者之前，又豈談諧之地？桃花三汲，猶虞浪動潛鱗；鶯囀一聲，更怕驚翻宿蝶。是宜通禁，尤此嚴懲。」一凡婦因夫偶飲妓家，遂令端跪牀前，自仍假寐，更餘不允發放。擬坐以告狀不受理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蚊蝶偶入花叢，原非貪宿；蜻蜓薄游水際，未免沾濡。况風過帶香，何關薄倖；而衣沾刺粉，聊以娛情。爾乃頓發嬌噴，罔顧金黃之膝；居然假寐，任憑玉漏之催。真變羊之巫可誑，而迪鱗之怒難批矣！」

縣案過情，杖遣不枉。」一凡夫調婢，極力酒脫，以致頰紅肉顫，妻乃不察，仍搏婢毒打。擬坐以官司故出入人罪律，杖六十，以增減輕重論。判曰：「狹路相逢，幾餌身於豺虎；投梭峻拒，得幸脫於鷹鷂。顫斷香肌，蓋爲雲橫烟鎖；紅堆粉面，豈關雨後霞生？不申法於強梁，反宣威於弱質。故出故入，按律何辭？」一夫與妾寢，旦入妻房，妻乃託故啓疊，需索首飾衣服。擬坐以因公科斂律，計贓從重論；贓未入手者，杖六十。判曰：「終年交頸，曾無感於寸衷；一旦分甘，遂矜懷於大賚。翠環金縷，非可要挾而求；寶鈿綉衣，務在隨宜而錫。爾需索既出於機心，將擬罪應同於科斂。」一凡婦因夫妻妾，假病臥牀，不吃茶飯。其夫委曲勸解，仍忿言詬罵。反腹婢私進飲食，則啖之人至，輒復藏匿。擬坐以竊緣作弊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銀牙正辟，何心翠釜紫駝；繡戶無人，輒噉命蠶玉粒。若彼陰險之情，爲鬼爲蜮，業已覘其一斑；矧其閉藏之跡，如虺時蛇，甯能防之久後。縱茲不治，長此安窮。」一凡婢薄有姿色，見其稍修容，輒以誘漢痛詆。擬坐以故勘平人律，杖八十。判曰：「桃花沐雨，夫豈有意呈嬌；梅子含酸，遽謂揉脂獻媚。必丫頭盡屬花面，卽毒口見其蛇心。爾太多疑，罪同故勘。」一凡婦看戲，見有演及妾妓者，怒嘵嘵不止，併罵點戲之人，以及自己丈夫。擬坐以決罰不當律，笞五十。笞曰：「雅劇新聲，不過逢場作喜；芳姿艷質，藉以合席同歡。事爭選靡麗之情，詞必出佳人之口。爾乃觀花容而色沮，聞鶯囀而神傷。觸目驚心，當歌疑謔。塵家薄倖，故開作俑之端。郎實堪

狂，冀效跳梁之習。衾禍鼎沸，媼友波騰；鼓焰無端，笞懲有律。」一凡婦責婢，憤及下體私處，擬坐以決罰不如法；於人虛怯處，非法毆打律，成傷者，笞四十。判曰：「前代腐刑，爰書久削；編民閹割，憲典嚴懲。在男子而已然，况女子乎？何有爾乃借公洩忿，聲罪討於包茅；乘興宣威，肆戈矛於夾谷。如驗有傷，按律究擬。」一凡婦值夫外出，即將夫妾，併有姪之妾陰賣，並不擇人論價。迨妾知覺，不從，或以燒香等事誑騙出門。擬坐以監守自盜律，杖一百，發尙陽堡。同謀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小往大來，本蓄分甘之怨；母以子貴，愈深固寵之憂。詎料君子遠行，恰值紅顏之薄命。一頓狼心辣手，早定調虎離山。拔去眼釘，推入火坑。辱當繡面不惜，雖換馬亦欣然。傷情極矣！慘何如之！其最毒之元凶，固應遠徙；即爲徒之惡黨，勿令網遺。」一凡婦端坐，令夫跪受刑杖，如不依從，即號哭不已。擬坐以威勢制服人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毒龍飛怒，白日晦而海水竭；乳虎橫行，谷風生而孤兔伏。吼聲正厲，鼻息敢舒。彼既肆_註忌憚，我持律以重懲。」一凡婦多畜婢女，每同夫對飲，不許婢立已後；恐美目之盼，向夫傳情。擬坐以誘人犯法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錦繡成行，勿使肉屏障後；鴛鴦羅列，莫教花陣當前。蓋防對面芙蓉，密訂同心之約；燈前秋水，暗邀月下之期。不知埋藏之招，實爲冶容之誨。爾故陷之，罪還責爾。」一凡婦毒打婢女，其夫一言勸解，便謂私婢，愈如鞭笞。擬坐以冤屈平民爲盜律，杖六十，徒一年。判曰：「毒手老拳，勢難坐視；櫻冠披髮，跡涉嫌疑。」

乃詞以情遷，卦因變動，貪非資璧，浪指懷春，屈法枉賊，擬徒杖決。」一凡婦不能容妾，反飾嗔作喜，以市賢名，願稱姊妹，無分大小，及妾入門，非禁即留，擬坐以欺詐官私取財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夢中之瑯玉未占，被底之鴛鴦頭共。琵琶隔院，聲已遠而莫疑；鸚鵡異籠，語屢調而勿覺。願耳屬於垣，趾不旋踵。王丞相之驅車，為凌諸婢；戚少保之肉袒，奚獲二雛。爾乃蜜裏藏刀，必欲花間逐蝶。狡亦甚矣！罰豈容輕。」一凡婦與夫小有間言，便呼兄喚弟，肆行強橫，以壓制夫妾。擬坐以假冒官兵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日麗雲閑，風忽變成颶；波恬浪靜，石偶激生瀾。巧令如虎如狼，閃然吠聲吠影。恍若猛鷲搏鷹，不啻羣鴉噪鳳。蠢茲醜類，法所必懲。孰為主謀，訊明發遣。」一凡婦舉動恣肆，因夫稍遠，輒指稱聽信婢妾之言，哭訴妯娌鄉黨。擬坐以越訴律，如汚人名節，杖一百，發烟瘴充軍。判曰：「冀握大權在手，先以蜚語螫人。蓋因蠱惑於心，奚肯含沙於口。不知盜嫂之事，猶可解也；至若通妹之誣，豈臨堪乎？天譴難逃，王章莫貸。」一凡婦見夫有恙，便歸罪婢妾，醜言播告衆人。擬坐以假公營私律，杖六十，徒一年。判曰：「紙帳呻吟，遽稱此風之始；竹林偃仰，遂生爲厲之階。豈知闔閭之事，甚於畫眉；乃以中箚之言，指爲牆茨。意欲如將軍體體，凶人言而驅姬；恐難同太傅暮年，以老病而放妾。假借愛誑，誑誑加等。」一凡婦打罵婢妾，吼聲震外，罵及親友者。擬坐以辱罵尊長律，無服，笞二十；有服，笞五十。期親同胞，杖一百；伯叔帥友，各加一等。判曰：「虎牙橫

噫，豈避賢豪，烈火蔓延，甯分玉石。西楚大呼，鐵騎重圍，辟易河東一吼，拄村落手茫然。魚無耳而深藏，鳥高飛而色舉。此蓋司晨之牝，非特門內之妖已也。就族黨之尊卑，定科條之輕重。量從分別，予以自新。」

一凡婢年利大，婦恐夫沾染，即行鬻賣，另買小者供用。擬坐以略賣人口律，杖八十，徒二年。若略賣至三口以上，枷號一個月，發邊衛充軍，並追價入官。判曰：「絲柳初垂，便關心於黃鳥；天桃未放，早留意於遊蜂。以防微杜漸之懷，作出陳易新之舉。刈葉竹以植黃楊，驅修翎而蓄蚱蜢。律以略賣，允蔽厥辜。」

一凡婦見婢垂髻，夫或屬意，竟不謀之於夫，擅配家奴。擬坐以屏去人服食律，杖八十。判曰：「桃花含蕊，何須便嫁東風；蚌孕獨胎，豈遂揚輝北渚。預作納履之猜，何其遽也！陰爲揜襲之計，不亦泰乎？擬以重杖，抑彼機心。」

一凡婦知妾有孕，故使勞力以致墮胎，令產中飲食失時。擬坐以窩弓殺傷人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海棠新放，將有色而無香；萱草初含，幸漸開而結實。滿園春色，誰是宜男？共祝天生，若爲乞巧。甫徵蘭夢，旋起鳩謀。致使瓜未熟而蒂已離，木向榮而心先蠹。覆巢豈容完卵，殺母必更傷兒。詎止暗地害人，是且明欲絕後。置之徵墨，大快人心。」

一凡婦因事與夫反目，即罵言寵妾，身投尼室，經宿不回。擬坐以背夫逃走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久蓄疑猜，苦無半隙；稔懷怨恨，巧瀆片言。禪關藍室，尤爲解脫之門；妖廟淫祠，本是藏姦之藪。縱以紅拂之奔，難洗緇流之辱。投之有北，永絕南還。」

一凡婦抓碎丈夫面皮，併嚼傷肌膚

擬坐」以妻毆夫律杖一百徒三年。願離者聽。判曰：「情緒偶乘，笑裂千端，錦繡幽思乍觸，怒風尺珊瑚。狂飈發而松柏摧，驚濤轟而蘭蕙損。金閨虎坐，玉潤羊眠。既昧三從，須嚴七出。」一凡婦特令腹婢私行窺探，互相談論，以致婦之面色忽白忽青，微微冷笑。擬坐以竊盜不得財律，笞五十，免刺。判曰：「紗牕隙底，潛聆蟻鬪之聲；脂粉傷中，化作鴟張之態。百螢怒眼，千蟲崇心。蜀碎芙蓉，吹上桃花之面；南香含笑，如啼漢女之妝。薄笞少懲，姑免深究。」一凡婦聞妓女送天扇巾等物，必搜尋裂碎。擬坐以毀棄器物律，准竊盜已行而不得財律，笞四十。判曰：「朱蘭贈芍，雖屬淫風；煮鶴焚琴，殊虧大雅。况適情引趣，非盡溪水之妙；始管呈愁，悞認江臬之珮。留之增爲習事，毀之自取其尤。」

工部。一凡婦置妾衾裯牀第，故令窄小，止堪一人獨臥者。擬坐以造作不如法律，笞四十。判曰：「花萼誼重，曾傳大被之風；燕雀情深，夙著聯牀之美。卽眉公之新式，未聞狹彼規模；非楚宮之細腰，可放減其繩尺。既稽古而無徵，曷據律以示戒。」一凡婦因夫欲往妾所，乃身先誘敵；及酣戰良久，已挫其鋒，始令就妾。擬坐以虛費工力，採取不堪用律，坐賊論罪，杖一百徒三年。判曰：「嫩柳堪折，方圖良夜佳期；而老蚌饒涎，反欲爭先奪食。壯哉，銳進之氣，此處不饒！休矣，罷乏之兵，彼將何補？罪不止於阻撓，律應坐以虛費。粵稽賊跡，雖城旦而猶輕；究厥姦謀，迅決杖以發遣。」（勸曰：

「讀者僅以其文字讀可也。」

史閣部書

順治元年六月，攝政王遣南來副將韓拱薇等，致書明大學士史可法，曰：「予向在藩陽，卽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托其手，溲平安，拳致衷曲，未審以可能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必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荼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界在東，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業，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鉅縶之勞，悉安敵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羈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祟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

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敵國。予嘗簡西行之銳卒，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耆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懷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殺禍祿。朝廷常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與滅繼絕之初心也。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惟終始，寧忍輟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同以討賊爲心，毋貧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余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希腹心，佇聞明教。江天正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

可法旋答書曰：「大明國督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啓。大國攝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仇，敏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待罪羈縲，

救援莫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折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兇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端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桡楫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向，頂禮叩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具篋篋，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運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承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言乎！然推而言之，此文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清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不廢山陽，烈昭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續統，是皆於國仇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

率皆以正統予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卒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上歲輸以金縷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孳難，棄好崇仇，窺此幅帽，爲德不卒，是以義始面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乎？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武，刻刻以復讎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天誅，謀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防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其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弘光甲申九月十五日。」按史閣部答書，用紅帖寫，皮面寫啓字，蓋印卽係「督師輔臣之印」六字。每頁四行，連撞頭共二十字。原書存內閣。攝政王書載本傳，而閣部覆書不載，想當時諱

之也。高宗純皇帝聖諭云：「朕幼年卽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以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皆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旋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姦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卽信用可法，其守長江而爲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况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餉頓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爲力，惟有一死以報國，不亦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詬辭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強辭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之意也。予以爲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于後。」夫可法卽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天祥而生，則出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恭讀一過，仰見我烈祖聖度之大。（勸曰：「此篇與今之思想大背，讀者可勿受其惑。」）

萬歲

馬伏波平蠻，吏民皆伏呼萬歲。此猶曰：「對將軍而頌天子耳。」吳良傳，註東觀記曰：「門下

椽王望，詔稱太守功德，椽吏皆呼萬歲。則誕妄矣。又新序：「梁君出獵，見白雁羣，公孫捷下車拂矢……梁君援其手上車，入廟門，自呼萬歲，曰：『幸哉，他人獵得禽獸，吾獵得善言也。』」自稱萬歲更奇。

鋼

世所謂鋼鐵者，用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鍊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曰「灌鋼」。此乃偽鋼也。鐵之有鋼也，如麵中之有筋，濯盡桀麵，則麵筋乃見。練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次，每鍛稱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矣。見宋沈存中括夢溪筆談。

修竹楊家

唐楊相國收，江洲人。四子發、假、收、嚴。發以春爲義，其房子以祝以乘爲名。假以夏爲義，其房子以爽爲名。收以秋爲義，其房子以鉅、鱗、鐺、鑑爲名。嚴以冬爲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爲名。盡有文學。登高第，人呼修竹楊家，所以別於靜恭諸楊，亦猶桐樹韓家也。其取子名，亦有謝莊風月山水景之意。

古字

古字不全，往往借字。如古無順字，若順也。古無真字，誠真也。古無是字，時是也。又古未有雙聲，而其機已見。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此二合之音，切字之原，與

聲俱生，莫知所從來也。

李赤

李赤自比李白，後爲廟神所祟而死。見柳子厚集。赤有十詩，在姑熟堂下，署李白名。東坡讀之，以爲淺陋，不類太白也。

丹青引

杜子美丹青引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說者曰：「帝喜霸之能寫真，故催金賜之。而圉人太僕，自愧歎無技以蒙恩賞耳。」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此深譏肅宗也。考是詩始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闔闔生長風。』帝旣見先帝之馬，當軫羹牆之念，反含笑而賜金，曾不若圉人太僕，見馬能惆悵而懷先帝也。」此解新奇而有理。

蓴菜

漫錄又載：「杜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藕蓴鱖之奠。』晉張翰亦以秋風思蓴鱖。蓴生于春，至秋則不可食。何二公皆用于秋……」不知蓴菜春秋二生，秋蓴更肥于春蓴，江南人於早秋宴客，必薦此品。北產固不解也。

繡帳錦帳

司馬溫公，娶子婦，聞其家有繡帳陪贈，毅然不許入門。王荆公嫁女子蔡卞，以錦爲帳，未成禮而華俊已聞于外。一日，神宗問介甫云：「卿大儒之家，亦用錦帳嫁女。」急捨之，開寶寺福勝閣下爲佛帳。夫以宰相之尊，一帳之間，矜重如此。近日蘇杭嫁資，麀，帷帳而有飾以珠玉者，其他之價侈無論已。傷哉！誰挽此頹風也？

禽獸殉難

唐明皇每大朝會，有舞象。祿山在長安見而羨之。及篡位，欲以誘諸胡，宴凝碧池，令漆象出。象見非帝，不肯拜舞。鞭之，號叫徹殿陛，遂以不食死。唐昭宗蓄一猿，善詬戲，帝愛之，名孫供奉。後全忠憲位，此猴見座上非帝，跳躍號哭，觸階而死。宋帝昺蓄一白鸚，後見帝蹈海，遂連籠自投于海中。余謂毛羽之屬，盡義者多，盡忠者少。此可以立一廟合而祭之，以愧夫天下之人而獸心者。

帝王別號

宋高宗自標其室曰「損齋」。後人以爲帝王別號之始。閱莊漫錄載，宣和間，蔡寶臣——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內有發願看經文，自稱蓮峯居士，則五代已有之。

成語對

「劉蕡下第，我輩登科，雍齒日侯，吾屬何患？」成語天然，東坡所對。見釋惠洪冷齋夜話。

學僧詩

廣東海幢寺僧，今稱魯。遊臺詩，沈文愨收入別裁。此外又有約游山陰五律一首云：「最恨秦淮柳，長條復短條；秋風吹落葉，一夜別南朝。范蠡湖邊客，相將薄畫橈。言尋大禹穴，直溯浙江潮。」一片神行，有不可揮擊之勢。

文人詩

從來工制藝者，未必工詩，以心無二用也。然余謂非真文人耳。若真文人，未有不能詩者；且文人之詩，方能入細。有明至今，騷壇之卓卓者，非卽幕閣之錚錚者乎？熊鍾陵姑蘇懷古詩云：「舊時江水舊時潮，難怪行人說六朝；飛過夕陽鴉點點，散來秋草馬蕭蕭。多年王氣山頭寂，昨夜鐘聲夢裏消；欲問興亡向何處，秦淮沽酒破無聊。」風流悲壯，何嘗有一點學究氣也。

動物出土

寧波奉化，瀕海一帶，有業種蚶者。血肉之品，出以種種奇矣！然猶溼生化生之物耳。至西域種羊，理尤難解。又大竹林中有物，名「筍根稚子」。鼯鼠之類，略似人形，烹食極其鮮美。江西饒州一路多有之。東坡有「筍根椰子」詩。

公隴

孫伯純知蘇州，有不逞子弟，與人爭伏字，犬當從大，因而搆訟。靖康中小民易子而食，有以肥瘠不均，因而涉訟。此等公牘甚奇。

誤出經題

乾隆甲寅浙江鄉試，易經題，誤出離爲目爲火。宋方勺泊宅編載符建中浙江鄉試易經題，誤出爲布爲金，無獨有偶如此。

錫字

懶真子載，唐人作「寒食」詩，欲押錫字，以無出處，遂不用。按劉夢得不敢押糕字，人人知之。押錫字不敢者，不知何人？

押木字

王禹玉秋解試瑚璉賦，「上希顏氏，願爲可鑄之金；下笑宰予，恥作不雕之木。」木，端木官韻，他卷率云：「粵惟孔門，厥有端木。」並押于第二韻。此獨于第六韻別意押之，無不以爲奇巧。

太公年

太公八十遇文王，相傳之說也。宋玉楚祠云：「太公九十乃顯榮，仍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大公體仁行義，年七十二，乃試用于文武。」剛遇東方朔，減了八歲，卻被宋玉硬展了十年。幸

而此老壽長，拚再釣魚三千六百日可也。

里老答縣官

前明怒溪令某公下車，欲厲威嚴，乃進里老謂之曰：「汝曹知滅門刺史，破家縣令乎？」有桂姓者答曰：「邑士多習詩，但知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他未之前聞也。」令默然。

諱

國諱，公法也；憲諱，私情也。下爲上諱，下之盡禮也；上責下諱，上之不情也。宋田登作郡，自諱其名；人有觸之者，卽怒。于是舉州皆諱燈爲火。上元收花燈，吏入遂將榜揭于鬧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又宋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曰：「兵士。」其妻齋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人傳語曰：「今日夫人供十八阿羅兵士，太保請官點兵士書。」都下哄然傳以爲笑。刻意爲此，必有爾許話柄。又某朝官諂事蔡京，呼之爲父，合家不許犯京字。眷屬犯申飭，奴婢犯箠笞，賓客犯罰酒，自犯手披其頰。其無恥乃至于此。宋種類鈔載，有上官某名申，最惡人犯其名。一日，有知縣進見，問曰：「某案如何矣？」曰：「業申申郡。」上官微露其意，曰：「汝便不申也能！」對曰：「此事斷舍纔不得。卑職申郡守不理，卽申監司；申監司不理，卽申臺院。一次不理，申二次；二次不理，申三次。申來申去，直待申死方休。上官雖怒之而無如何，反笑而遣之。惹人搶白，是亦何苦。善乎杜祁公之言曰：「

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則所諱在我而已，他人何預焉？公師邠州，三日，孔目吏請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惟諱枉法取贓。」吏悚然而退。父母之諱且不必，而况己名乎？

學生次序

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爲長，謂受胎在前也；或以先生者爲長，謂先後有序也。愚謂當以先生者爲兄。夫紀年者，紀生者將來所得之年。假令二人一生于除夕亥時，一生于元旦子時，則先生者不但長一時一日，而且長一歲矣。即使將來同年月日時死，而紀壽總高一歲，烏得不爲兄耶？

四克

宋張汝弼——大正——鄉試。主司命題，「平康正直，嚮邪友剛克，愛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榜發被放，夢神人告曰：「汝若再遇四克，始克有濟。」自以爲經中再無四克，此生科名休矣！後淳熙丁酉題云：「撫于五辰，庶績其疑，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揚中同舍有與張相識者，厲聲曰：「汝弼可賀，題中有四克矣！」遂獲薦。

日月燈

王荆公在經義局，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呂惠卿曰：「日燈乎？晝，月燈乎？夜，燈燈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首肯。見宋永亨搜采異聞錄。

拾遺記

王于年收遺記云：「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游，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爲白帝之子，卽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譌戲，奏媿娟之樂，游漾忘歸。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堪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泛于海上，以桂枝爲表，結薰茅爲旌，刻玉爲鳩，置于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像也。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琴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浩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其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世俗謂游譌之處，爲桑中也。詩中衛風云：『期我乎桑中。』蓋類此也。白帝子答歌：『四維八埏渺難測，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栖息。』及皇娥生少昊，曰『窮桑氏。』亦曰『桑邱。』此等事蹟，原屬渺茫不足信。而所寫則一，則淫豔浮詞也。然其筆墨之間，何等空靈縹渺！自是晉人吐屬。若使唐人寫之，不免冗長。若使宋以後人寫之，便黏皮帶骨，惡狀難堪矣！故前人以小說惟漢爲最雅趣，觀極猥褻如秘辛一錄，可知。

尙主

前五代諸駙馬，以尙主爲苦。宋孝武朝，至有連名具寃單者，可笑也。天子之女，驕貴自不必言。然特勢凌虐，則不可也。唐宣宗選于琮爲婿，連拜祕書省校書郎，右拾遺賜緋，左補闕賜紫，尙永福公主事，忽中寢。丞相上審聖旨，上曰：「朕此女子，近因會食一處，對朕輒折七箸。性情如此，恐不可爲士大夫妻。」許琮別尙廣德公主，亦上次女也。天子之女，且不可任性，况其下者乎？

臺閣詩

高文良公謝恩賜花翠黃馬褂詩云：「冠飄雀衣天風細，換染鵝黃御氣濃。」齊次風宗伯觀御射詩云：「容節中和天子射，弛張高下聖人弓。」何等正大！先文莊公恭和御製「行窳」詩云：「依山列幔隨疏密，因地爲壇各淺深；穿穴不須陶冶埴，拾薪端可旣烹薰；升烟遙給千廬白，移壘空存萬突黔；莫訝風餐兼露饗，自來增減重韜鈴。」當時爲人所稱。孰謂應制體不能工也？

奇逢

國初浙東亂時，諸賢陳氏女年甫十八，爲杭鎮撥什庫所得，鬻于銀工，逼之，堅不肯從。杭人朱膽生尙御郭宗臣，翹義，贖金贖難民，知女之義贖之。方至，忽友人某，贖一童子，問之，卽其夫也。翼日，贖一嫗，至，乃其母也。繼又贖一嫗，至，乃其姑也。有兩翁覓妻，踉蹌而至門，卽其父及翁也。兩家骨肉，一時完聚，遂合奩結裝而歸之。此較李笠翁巧團圓更奇。莫謂天下無異事也。

日月如丸如扇

夢溪筆談，「或問余日月之形，如丸如扇耶？（卽平圓渾圓）余曰：「如丸。以月盈虧可驗也。月無光，日之曜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塗粉之喻，明顯之至。

陽朔縣

阮芸臺協揆督粵時，有屬吏欲求劇縣，託宮保相知某公道地。宮保曰：「官可見擇乎？可白擇則吾舍節鉞而爲陽朔令矣。」某問故。公曰：「陽朔荔蒲，山水奇秀，甲于寰區。吾於閱兵時經過，今猶夢寐不忘。」向以爲一時戲言，而不知語有所本。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云：「王侍郎贊中朝名士，有弘農楊遵者，曾到嶺外，見陽朔荔蒲山水，談不容口。一日，不覺從容形于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蒲山水乎？」公曰：「某未曾高打行人脣綻齒落，何由而見？」因之大笑。後楊宰求選彼邑，掣家南去。亦州縣官中士也。」乃知才人吐屬，真無一字無來歷者。

典政歧出

聞黎飯後鐘事，及御溝流紅葉事，屢見記載。而各異其人，究不知當以何爲據。